



J
10914
3
21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一十二第

碑 殘

沈 起 予 作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1935

No. 397

一九二×年——漢口。

前花樓的鳳台旅館正被濃密的夜霧包圍着。已是午夜過了兩點，但客廳上的牌局還不會散，各間客房內的鴉片聲也嗤々嗤々的正響得起勁。

旅館的一間狹隘房中，棧着一個初由農村逃出的大病後的青年。每在夜間很早，茶房便來把門外的電門給他關上，使他祇無聊賴地躺在黑暗中輾轉，讓一切的嘈聲在耳膜上打鬧。

這一晚上，他也聽過了窗洞外的往來的步腳聲，小販敲打的銅鑼或竹梆聲，也聽過了街聲漸次稀薄後的那位老乞丐從胸肺的深處所湧出來的似

哭泣又似歌唱的乞討聲。

然而，這些早已聽熟了的聲音，並麻木不了那略碰作響的空腹，他最後等待着的，還是那客廳上的「拍」「拍」的麻將聲早完。……

「噫，可惜可惜！」突的，牌棹上有一個人說。

「要是張翁的紅中遲打一手呀！」

「那末，這回要歸對面了。」

又是兩個人這樣附和。

繼續是一些銀錢聲和一些呵欠聲響應在客廳上。孫丘立（這位農村來的青年的姓名）知道是牌已經打完，胸前的脈膊，便不知不覺地加緊跳了幾下。他急忙翻身起來，但已經虛弱到了極點的身體，經這樣一動，眼內不覺現了幾個火圈；於是他急忙把眼簾緊閉着。但這時隔壁的房間又竄來幾股鴉片的氣味，使他口腔內跟着湧出了幾股涎液，幾乎昏暈過去。

過了一晌，他便輕輕地躡足到客廳來；麻將棹已經收好，祇有一個茶

房呼呼地睡在角落上。他高興這回不致有人來打擾他的動作了，但一回首過去，他瞥見着另一個茶房還坐在茶棹旁邊打盹。他急忙想偷過這重難關，但事情偏不湊巧，壁上的時鐘，這時忽然鐘鏗地繼續打了三下，坐着的茶房醒過來了。他仔細看去，幸好這是素來忠厚而對他很好的田煥章，所以他雖在窘迫中，却能比較安心地說：

「田司夫，毛房的電燈關了沒有？」

「已經打了三點鐘了，那有還不關的，你去打開好了。」

茶房說了過後，打了個欠呻，即把頭倚到棹上去睡了。

孫丘立走出了客廳，暫時順着往側所的路走去，但待把門壁上的電燈扭開後，他却舉起後踵輕輕地後退轉來了。

正是三月的夜陰。外面的冷風，還一陣一陣的向屋內吹送，使孫丘立的病後的身軀，打了無數個寒噤。他轉到走廊的半途，即迷也似的，從側門內溜去，再過一個天井，即走到廚房裏去了。屋內泛着一股食物氣味，

這氣味通過他的嗅覺而侵到腸胃時，他祇覺得舌下的涎液一股股地奔湧，心胸不由得不益加慌亂地跳動起。於是他很熟習地走近了廚案旁邊，伸手去摸了一個瓦器的大鉢。這鉢子雖然與昨晚的位置無變更，但上面却多蓋了一塊木板。孫丘立戰兢兢地把這個木板揭下，兩個指頭便本能地往鉢內伸下去了。待他接連把鉢內的殘菜撻起來嚼了幾口，他纔覺得耳鼓上蓋着的薄膜一鬆，頭腦就比較清晰了些。於是他又走到廚案的另一傍，這里是磚石砌成的一個大灶；灶上的煤火，雖然已用濕泥封去，但泥口中間，尙留有一個小小的空隙。這樣他便急忙轉來又在鉢內擇了幾塊較大的肉槽，拿到爐灶的泥口上烘熱過後，再行食去，他覺得這帶着微溫的油脂，更是芳香得多了。

得着了物質營養的孫丘立的身體，這纔稍微平靜，兩隻腿已沒有從前那樣抖戰得厲害了。可是得着了物質的補充的腦經，這時却忽地恢復了思考作用；他一想起自己是在餓食有錢人唾棄下來的殘羹時，一種恐被人發

現的恐懼，便又使他不得不把那「生的要求」暫時抑壓下去，而即刻鬆手輕腳地轉到自己的房間來了。

一一

風台旅館的隔壁，是一家海產貨物的堆棧，孫丘立的一間狹窄的房間，特別地緊接着這堆棧的門口。所以他轉到房間後還不會睡上幾時，便被堆棧前的一陣槓担聲，落貨聲，以及一些與重荷掙扎的從胸肺中迸出來的嘶叫聲，與勞動者所特有的互相咒罵的粗暴聲所惹醒了。

一時茶房提了一壺開水進來，即向他說：

「孫先生，你家昨晚起夜的時候，在廚房那面，見着有貓子的形跡沒有呀？」

突被這樣一問，孫丘立便覺得臉上有些發紅；但他還不會回答時，田

煥章又繼續說道：

「不知是那家的猫子，真厲害；從前兩晚起就來偷我們的『番菜』喫，昨晚連我們特別蓋上的木板也都弄翻了。夥計們以爲是在夜裏有人起來偷去私賣，現在都在那邊圍。但是昨晚是我守夜，那裏有人起來偷呢！」

孫丘立不知道這話是在爲他辯護，抑是由於真的不知道；可是他的發跳的胸窩，却隨着這一段話而暫時安定下去了。於是他帶着無事的口吻說：

「猫子我倒不曾見過；不過我知道你們開的飯，都是客人們喫剩了的東西，還有什麼番菜給猫子偷呢？」

「是的呢，你家。但是你不見我們喫了過後，再剩得有魚刺，肉骨頭，油煎菜等時，我們都要拿來合併在一起的麼？就是因爲要這樣一碗一碗的翻併起來的原故，所以夥計們都叫它『番菜』。據說別的地方還有稱它爲『龍虎鬥』的呢。」

孫丘立也滑稽地笑了。他乘興又故意說道：

「那末，就給貓子儉一點又何妨呢！總不外是肚子餓纔去儉呀！」

可是他即刻見着田茶房不惟無他那樣滑稽的語調，而且更板起勁來說了：

「孫先生，你那能知道。一般有錢人們見着菜不合口胃時，就要罵廚房，打下人；殊不知他們喫剩了的菜，那些窮光蛋們却不能任意地喫個飽呢。你猜！你隔壁的那些力夫們，整天被那些外國運來的貨包子壓得精疲力盡之後，喫了些什麼！……」

孫丘立暫時把耳朵側了過去，果然那整天不斷的，用杵槓拍着節奏的「噹啾！噹啾！噹！噹！」的苦力們的急迫而呻吟的喊聲，又重新鼓進他的耳朵來了。但茶房即刻又把話繼續下去：

「你以為那些殘羹剩菜不值錢麼？把它拿到前花樓或河街去加上幾桶水，再用點乾柴燒滾，你看那些力夫們都拚命地化費兩個銅板來

搶！」

這樣談呀談的，孫丘立纔知道他昨夜所偷喫的殘羹，竟是勞動者們所食的「番菜」；而且茶房們的販賣這樣的「番菜」，竟是一筆很大的外水。不過事情的逼迫，並不會使他有推想這些仔細的餘裕，因為田茶房把話題一轉，這回的確是關乎他自身的事了：

「孫先生，我看你還是早些設法到南京去好了。你的病雖然還待調養一會，但我想你在這裏祇有把病拖延下去的。」

「是的，路費一到我就起程，這裏的伙食，我也忍耐不下了。」

「伙食麼！現在連拿點開水，賬房都要說閒話了！」

「啊？我的棧房錢纔一個禮拜未付，賬房就可惡到這樣麼？」

「噫！這種地方，認得的祇是錢；有錢的來棧，就稱呼得大人上大人下的，對無錢的人，他們就什麼事也做得出來。」

田茶房的話剛說到這裏，祇聽見「你把那……」的京調聲音，拍和着

一雙拖鞋的踏響，另一個茶房彈着指頭，搖擺地走進來了。半新舊的棉袍，斜掛在肩上，都市流痞的特徵，十足地表現在臉上。這人名叫王金華。

王金華雖然是在這旅館中當茶房，但他却有不明不白的一手，使旅館的賬房也不敢得罪他——與其說是不敢得罪，寧說還要利用他。譬如旅館中棧下了缺少事故的學生，或初次出門的旅客之類的人，偶一粗心時他總會使你的銀錢或重要行李損失一點數目，但如有闊綽而勢大的客人們偶然失掉了什麼東西時，他却也有即刻去清察回來的本事。譬如與孫丘立一同來這裏的朱大人，有一次從娼妓桂紅的房中轉來見着自己的手提皮包失了踪時，他即去追問賬房，賬房便即刻去託附王金華，王金華於三小時內便去把替他捉拿回來了。他爲何有這樣的路數，一般人都不知道；大家對他的這種本領的懷疑，往往被他是什麼「幫」的小首領一句話解釋了。

「喂，是你在這裏麼；昨晚上好不快活呀！她媽的，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傢伙！哈哈……」

王金華走進這窄小的房中，一見着田煥章也在這裏，便放着粗糙的嗓音這樣連說帶笑起來。

「從來獨安里的窩子我沒有遇過一個好的；你看那龜蛋們滿臉的胭脂，滿身的綢緞，但祇要你上床去把她的上下衣服一脫，她媽的，纔不是腳下的疖瘡，就是腰間的梅毒……一身都是爛肉！噯，老田，昨晚那隻鄉下貓真舒服，年紀又小，肉又好，又……」

「噯，你開心了！」

田煥章勉強這樣回答了一句，即把開水壺提在手上，在床上的孫丘立，也一面注視着王金華的做丑角似的姿式，一面好奇地聽着。喜不可忍的王金華又繼續比起手勢來說了：

「媽的，我見她還有些害羞，我纔曉得她的生意做得不久；我偶然間起她的來歷，她纔說她的老子要抽大烟，五十塊錢就把她賣進城來了。我見着她七呀八的說得要哭了，便即刻止住了她的口，媽的，莫花了錢賣個

「不開心！」

本來這一段話，照例是不會向田煥章講的，因為旅館內還有好幾野雞的茶房，纔是王金華談話的對手。但今天他一從獨安里轉來時，即湊巧遇着賬房吩咐了他一件事，他就毫不遲延地——他對於這些事從來不會遲延過——一直走進了孫丘立的房間，田煥章即成了不得不聽他這一段開心話的人了。

可是王金華雖然爽快地說了一大堆，却祇見田煥章老是回答得不起勁；這沒趣的感覺，纔使他想起賬房吩咐他的事情來；於是他的眼睛突然變成了陰險，一回頭過來便擰掄地向着孫丘立說：

「喂，孫先生……錢還不來麼？賬房看朱大人的面下，纔承認等你家中的錢來，現在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怎樣呢？」

事情雖然不過是催賬而已，但這樣的口調，却頗有些令人難過；於是孫丘立祇得窮窘地回答道：

「我想，過幾天總可以來的。」

「你要曉得，朱大人昨晚到賬房去打過招呼，說他不能再担保你的旅館了。賬房老板要你一兩天內設法，不然就請你把被窩留下，另外高昇。」

王金華吩咐式地說了過後即出去了，似乎頗有不願與這樣窮極無聊的人多談的樣子。繼續田煥章亦出去了，房中仍然祇賸下孫丘立躺在床上，以病後的身軀，抱着愁憤的心情。壁後的街頭，仍然湧着苦力們運貨的喊聲，和用着杵槓擊地的律響……

孫丘立的腦海正幻閃着旅館的賬房就要來搶奪他的被窩，驅逐他到露天去的兇惡的景象，一下他果然聽見門外有腳步聲逼近了；神經已變敏感了的他，心臟馬上加緊地跳動起來。但待門開後，他纔又放下了心：進來的仍然是田煥章。

「孫先生你家不要作急，過了兩天之後再看罷。我們這裏的夥計都是

些窮人，但也祇會專門欺侮窮人——」

田茶房一面打掃房間，一面這樣說。正在窘迫和憤恨中的孫丘立，忽然得了這樣的安慰，幾乎使他感激得下淚；而且他想着這樣的茶房，或者是所謂江湖上的俠義者了。於是他憤憤地急搶着田煥章的話說：

「王金華也不過是幫旅館的人，爲什麼剛纔竟裝得那樣的討厭呢？」

「你那會曉得；他雖是在當茶房，他的不三不四的朋友却多得很。那一『幫』人窮雖是窮，但却是不仇恨有錢人的。他們要用要穿的時候，祇知道偷扒騙取，上他們的當的，反是無錢的人居多。」

田煥章整理好了房間後便又出去了。望着快要到了正午，旅館中許多莊客，商人，閑暇者，消費者們，都漸漸地從鴉片的昏醉或麻將的疲勞中回醒過來，起來不斷地打着呵欠，吐着一口一口的濃痰，等待着開飯。

孫丘立知道他的一碟鹹菜，一碗豈芽湯及冷飯之類的飲食，必定要待其餘的客人都喫完過後，纔會擺在他面前來，所以他祇好仍然躺在床上，

腦內交替地印着田煥章及王金華的兩個不同的姿影。他一想起前一個時，他覺得自己雖是在烏暗的黑焰中，却有一道毅然的紅光點耀着，一憶及後一個時，便覺得四周又是迷濛密罔起來了。不過即在這樣的幻想中，那牢牢地抓住他的心的，還是「你要曉得，朱大人昨晚到賬房去打過招呼，說他不能再担保你的旅館錢了。賬房老板要你一兩天內設法，不然就請你把被窩留下，另外高昇。」的兇狠狠的「一段話」。

三

這是一月以前的事。

四川有一個縣立中學，正值新學期開始。孫丘立也從鄉下懷着四十元的宿膳費走進城來。可是一進了城後，他並不進學校去繳費入校，却打聽確實了河下汽船的拔錨時刻，便馬上把行李搬上船去了。

這時縣城的學生，還受着五四運動的餘潮，大家都憧憬着向外求學；有錢的到了外國，但大多數還是趨向北京，上海，南京一帶。學生的這種勃勃向外的空氣，雖然孫丘立也感染了一些，但是一個小農的兒子的他，這回却是另外有一個直接的動機。當他在這次的春假回家時，父親便對他

說：

「丘立，像我們這樣人家，本來是讀不起書的；都是因為你的叔叔相勸，纔設法拿你去讀；你已經中學都讀了一年，還生不出效用來，就還是不再讀的好吧。」

生來祇會揉泥巴的丘立的父親，也深知道種田的辛苦；所以他平常總想使兒子這一輩要喫個飽，穿個暖。可是他見着手上所打的一百兩會銀已完，而兒子還沒有人來請，便使他有些作急了。孫丘立知道父親是不懂得作事要畢業文憑的，他很想詳細地為父親解釋一下，但父親的嘮叨又開始了：

「我想是空的；起初我以為不拿你讀幾個字，你的叔叔將來做了大事，就想用你你也夠不上；現在他遊了洋學轉來，却遠遠地住在南京，也不會寫信來說要你去做事。我看那一類人穿那一類衣，你還是回來一同揉泥巴的好吧。」

「叔父就不管我，祇要畢了業我自己也可找事做的。」

孫丘立終於這樣的爭持了一句，可是父親祇是搖頭：

「噫！家裏哪有幾多錢來供你用呢；會銀早已用完，現在還要一會一會地上出去；糧餉又大；連民國二十幾年的糧都豫徵了去，還有什麼圍防稅，臨時捐。你想幾顆穀子夠哪一椿！」

丘立說一句，父親便是一長篇。而一說到家中的窮困時，丘立便無法對付了。可是幾年來的學校生活，不特使他已不甘永遠屈伏在這破產的農村，而且外來的新空氣的燻淘，又早已暗暗地在心田上種了叛逆的根苗。於是從前在報紙雜誌上所讀的「青年逃婚」，「青年反叛家庭」等等的記載，現在便成了他的應用的好資料，而「挺而走險」的計劃，便也在這時決定了。這計劃是：執拗地要求再讀一學期的書；能把一學期的宿膳費從父親處詐取得來，偷跑的路費便有着落了；偷跑的目的地是南京，因為他知道那遠房的叔父是在一個大學內當教授，他想這樣的新人物一定是樂於

提拔他的。

路過縣城的汽船，僅在河中停兩個鐘頭。孫丘立上船時，統艙的舖位已經被人佔滿了。所以他不得不到賬房去打一張房船票。他把床位佔好後，即暫時到甲板上，去沉默地憑着欄杆往河中凝望。他想着這次的行動既增加了家中的無限的耽憂，眼前擺着一條初登的道路，又不知究有什麼荆棘與否。這兩個暗影簇在他的心頭，使他感覺了一些漠然的不安。但一回想塾居鄉村的無出路，便又仍然克服了這種不安的心情而決意勇邁地前進。

孫丘立回到艙位時，房內已經又來了一個面青骨瘦的客人；一個着軍服的小兵，正在垂頭低耳的整理床舖和安置行李。這一見便知是一個軍事機關的辦事人和一個勤務兵。這位客人見着孫丘立時，即將他橫身打量了一眼，但初次出門的他，祇好謹慎不作聲的到自己的舖上去躺下了。

不久勤務兵即下船去了。剩下的客人雖在收檢自己的零碎物件，但孫丘立仍覺得他在不斷地打量自己，而且終於先開口與自己談問起來了：

「你是到哪裏？」

「漢口。」

「貴幹嘍？」

「打算出去住學校。」

「漢口是很熱的嗎？」

「不熱，初次去。」

客人這樣簡單地問談了幾句，即從皮包內取出手掌大的名片來遞與孫丘立。孫丘立接過來一看，上面是「四川靖國聯軍第×師師部駐漢採辦委員朱武盛」的官銜。

「那末，朱先生也是到漢口的嗎？」

「自然是的；因為公事的關係，差不多一年三百六十天都是住在漢口。」

一問一答，結果說到了他們一同到漢口，朱武盛並約丘立在漢口不必

另外找棧房，即暫時住在他那裏，然後找船到南京；人生路不熟的丘立，自然樂於承認了。

一時朱武盛從他的一個大網籃內的雜物中，取出了兩個包裹，一面又把皮箱提到身邊，豫備從腰包內取鑰匙來開。但他在包內摸索一陣，彷彿竟尋不着；待躊躇了片刻後，他即把兩個包裹拿來向着孫丘立說：

「我的鑰匙彷彿是勤務兵忘了交與我一樣，這兩件東西與我代為收檢一下，好麼？」

孫丘立的一口竹扁箱中，除了幾件換洗的衣服和幾本舊書而外，什麼也不會裝着，所以他馬上即把兩個包裹塞到箱內去了。一心祇想得一個熟路人的提攜的丘立，自然看不出這是兩大包塵土，至對於朱武盛想利用他是學生來偷過檢查的詭計，他更是無從知道了。

船快到了開頭的時候，復有一位穿西裝的中年人帶着行李進來；他很昂揚地先把朱武盛的臉譜打量了一下，然後把視線移到孫丘立的身上，終

於把房內的最後一個舖位佔領了。他們商談了過後，知道這人是一家洋行內的買辦，也是因公務要到漢口去的。這樣，一間船內裝着一個軍閥的爪牙，一個買辦階級，一個從破產的農村逃出來的學生出發了。

可是船剛走不遠，這一船內的三個人的談話，顯然有些不投機：買辦聽不來朱武盛的「師長上師長下」的口吻，而且最討厭那一口一口的濃痰和那套穢黑的牙板。朱武盛也有些看不慣買辦的「假洋人」的神氣，胸脯總是直挺挺的，而且愛把一隻手插在褲袋裏。孫丘立則很少參加談話。這時他算是一個傍觀者。

「浮圖關那一仗，全靠我們師長花錢買敢死隊，不然全城的百姓又要遭殃不淺啦！」

談了談的，朱武盛又說到師長，而且顯然有些誇耀。可是買辦却不肯甘拜下風，他冷笑一聲，也說出了他的權勢來：

「打進來也不與我們相干，我們到處都有 *Foreigners* 保護的。」

不久朱武盛忽然聯續不斷地打了幾個呵欠，眼淚鼻涕一齊交流起來；他急忙取出烟盤來打開，使勁地吐了一口痰在地下，便像狗一樣彎到狹小的艙舖上去了。

「嘿，我進來時就猜你一定抽大烟；喫烟人總是那樣臉青面黑的。」

朱武盛又有些不高興這樣的說法，可是買辦又面對着丘立把話繼續下去了：

「喫烟人頂不好：辦事一點趨趕性也沒有，總是你忙他不忙。」

丘立笑了笑，不置可否。但朱武盛却不能再忍了；他一手拿着鐵鍬子，一手擒住「打石」，說：

「那呀！就是大總統也禁止不了我的抽烟！」

接着便是鐵鍬尖上的黑膏在打石上滾個不休，一個烟泡子很快就成功了。以後他抱着烟槍吸了一個氣醒，纔閉著眼睛慢慢地吐了一網白霧出

來，瀰漫了滿屋。朱武盛這樣接續吞吐了幾槍過後，彷彿鴉片的毒劑浸透了他的全身，以後便閉起眼睛，像死屍似的躺着不動了。這種伴死的狀態，一直遇着茶房的扣門聲音響來，纔被打破了。進來的茶房，臉上浮着詭笑，說：

「朱大人在安神哪！」

「啊啊；都收檢好了麼？」

「是的。都檢到底艙去放好了。」

「你想這一回怎樣呢？」

「不要緊！宜昌查關的是打好了招呼的，漢口是晚上兩點鐘到，恐怕也不會有人來檢查。」

茶房報告完後即退出去了。這樣層號似的會話，孫丘立不明白是什麼，但買辦却一聽就領會了：這是在販運朱武盛剛才的吞吐的東西，而且朱武盛的「駐漢採辦委員」的職務，他也明白了大半。

「這回的貨很多嗎？」

茶房出去後，買辦的臉上泛着微笑，很內行地這樣問，但他的口氣，不知怎的已經與從前是兩樣了。而朱武盛據江湖上的經驗，亦知道這是與事無礙，所以也便直言不諱地說：

「這一批不算多，不過都是公家的貨。」

「大概師長方面還要添購槍支的嗎？」這回買辦也說「師長」了。

「自然；這一次手鎗幾乎損失了一大半，所以許多都要補充的。」

「這回打算向哪一方接洽呢？」

「從來都是買的東洋貨；不過，他媽的，東洋手鎗太不經打，依師長的意思，這次想買些德國製的。」

「手鎗的市價是如何呀？」

「東洋手鎗大概是七十塊錢一支，不過德國貨聽說要在一百五十塊左右。」

「啊；那何不如買美國貨；價錢還不及德國貨貴呀！」

「大概每支要多少呢？」

朱武盛知道了這買辦也是內行；一面又想起師長的吩咐，是要他出來探詢那一種鎗頂合算，所以他急翻身起來與買辦面對面地坐着，更熱心地這樣談問起來了。

「一百塊錢上下就可以啦。如果怎樣的話，我還可以介紹的。」這時買辦兜羅生意的真面目亦完全顯露出來了。

「啊，那好極了。你認識的是哪一家？」

「就是敝行！敝行也是作大批買賣的；有時真不知是在作洋油生意呢，還是在作軍火生意！」

「啊，那更好了。但是介紹一次，可以得幾多回扣呢？」

「那要看生意的大小回話。朱先生這次大概有多大的數目呢？」

朱武盛遲疑了一會，終於曖昧地回答：

「那要看師長這次的貨的賣價如何。不過千把支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紅利的分配是怎樣呢？」

「那當然是要照規矩的。不過詳細的情形，要到漢口見過大買辦後纔能決定，因為要他纔能直接與外國人接頭。」

朱武盛與買辦的這筆生意，結果是到了漢口再談。但是現在他們已經加速度地成爲情投意合了：朱武盛打開煙盤子時，買辦已不說喫烟人是如何如何的唾棄話，朱武盛自然也不向着買辦誇口自己的權勢了。總之這一船內的軍閥與買辦成了一夥，而孫丘立則成了另外一個存在。

這船果然無事地過了宜昌，又於一個深夜的兩點鐘時到了漢口；朱武盛與買辦分手，便和孫丘立一同上岸了。

江邊完全被濃霧籠罩，濃霧中的寒氣，使衣薄的丘立冷得發抖。馬路傍邊的租界的房子，在這濃霧中威嚴地聳立着，屋腳的柏油路上，則停着一串串的黃包車；車夫們都用黃褐色的防雨油布把頭裹起來放在車棚內，

讓兩條赤銅色的腿子沒露在拖柄的中間；孫丘立隨着朱武盛等走過時，若不是聽着「要車子麼？」的從假睡中叫出來的慌張的聲音，他幾乎疑惑這是擺露着的一串串的死屍了。江邊的瓦斯燈冷寂地射着街路樹的尖梢，樹腳下面微現着青色的茸草與遊眺的椅座。沿岸所遇的行人，都是把頭縮到襖襟的衣襟內，掛起繩索，肩着槓担，到剛來船上去卸貨的苦力。他們一個個都彎腰駝背，現出營養不良的畸態和沉默受難的悽愴來。

——外國人住居的房子確是精緻而華偉，但是房子下面的無家可歸的車夫却太像露屍了！

——外國人佈置的風景確是清潔而美麗，但是夜半時，在這風景中走着苦力却太醜惡了！

可是這時孫丘立也並不會對此起了若何的感想，便被朱大人引到這風台旅館來了。一進門口，便有人應聲說道：「啊，朱大人轉來了！」但朱大人並不作聲，便又把丘立引上了二樓；從過道上的半掩着的帷簾望去，

許多房內，還有些睡眼矇矓的客人，正坐在零亂的雀牌棹邊，伴着妓女打呵欠。

朱大人走進了房間後，第一件事就是：從棹子的抽屜內取了一張紅條出來，在上面印着的「大人」兩個字上添了一個「朱」字，在「叫」字下面又寫了「四成里三三號桂紅」的幾個字後即遞與茶房去了。

可是大約是受了江邊的寒氣的侵襲罷，孫丘立進了旅館後，即覺得身上不住地打寒噤；繼而便是頭疼，繼而全身也發燒起來了。起初他還努力地掙扎着。但後來終久使他不得不躺倒在床上了。他一面用被窩緊緊地蒙着頸部喘息，但朱大人從對面床上吐來的一口口的鴉片，仍時時攻進他的被窩內來。孫丘立在這樣的昏暈中過了一會，忽然聽得有一陣女子的淫蕩的喧笑聲傳來，繼續即有三四個人開門進來了。從聲音中聽來，可以辨得出是兩個女子伴着一個男子。

「我怕你不回來了呢！嘻嘻。」一個女子——大概也就是桂紅——的

聲音。

「哪的話，不過這回的公務多一點。」這是朱大人的話。

「呀！恩愛嘞，一來就坐上廳去哪。」這是另一個女子說的。

「爛嘴呢！」

「哈哈哈哈哈……」一同的淫笑。

「看呀 我說不來你要來，你看她的嘴那樣厲害嘞。」另一個女子向着同來的男子這樣說。

「因為我們許久不見朱老爺了——」男子的回答。

「你都許久不見，你想別人心裏念得很不哪？你看她不是在埋怨我們麼？」

「來就來，誰叫你多嘴呢；喲，王老爺，自家的人都招呼不住了嘞！」這大約又是桂紅的話。

「哈哈哈哈哈……」又是一同的淫笑。

這樣男女混同的謔談喧笑，對於頭疼發燒的孫丘立，確是一件殘酷的事；他的胸間益加煩燥，兩股惡氣逆湧上來，使他本能地把頭探出被蓋外來。從帳子的合縫看去，他見着朱大人仍然橫在床上打烟，腿邊坐着一個比較身體肥滿的女子；朱大人的對面則另坐一個男子，身上穿着背心，頭上戴一頂瓜皮帽，傍邊也偎靠着一個女人。那種狎邪淫蕩的醜狀，使孫丘立亦可以決定是妓女來。

「老王，近來你那方面還好麼？」朱大人吐了一口烟過後，即轉過話題，向所謂王老爺的男子說。

「近來部下對於師長的風聲很不好，說不定是受了運動罷，恐不久又要打的。」

「想來不關緊要罷；近來你那方有貨到麼？」

「信是來了，但貨還不會來。」

「啊，老王，」這回朱大人暫時放下煙槍，彷彿想起了一件重要事要

脫似的，「我這次在船上竟碰着了——一個好買賣……」

「烟價賣得很好麼？」王老爺聽不出下文來，便這樣催問了一句。

「不是……」朱大人又把烟槍拿到手上去了。「他媽的，東洋手槍不經打，德國貨又貴……」

「……」

「這次在船上竟遇着有人能夠介紹買美國貨，這人不久就要到旅館來，老王，我還可以介紹給你。」

可是聽完了朱大人的這樣間斷的話，王老爺似乎並不怎樣起勁，過一時他纔略帶唏噓的口氣說：

「老朱，不過我近來倒要想改行了！倒不是開玩笑，我想等這批烟到了過後，我想到上海去走一走。我看這次部下反對師長的消息如果確實，想來是難得打勝的。所以——莫鬧得將來一個錢都不會抓到手就倒台了。」

「噫，老王，你我知道心人；我看現在這儘可以不必要。打仗祇要有軍餉，一面既可以買收敵人的兵變，不然至少也可以買得一些敢死隊。這次我們不是在重慶危險一次麼！望着敵人要打過浮圖關了，師長纔急忙用二十塊錢一條命去衝鋒；你看！出城去就中一槍，手上還拿着白翻翻的洋錢的人不知有多少呀！」說到這裏，朱大人也嘆息起來，不過這嘆息顯然不是憐憫這些死者，而乃是羨慕這裏有一個奇蹟，所以他下結論似的，說：「那回，望着是敗仗也打勝了；所以祇要把地盤保守住了，便可多徵收兩年糧，多增加一點稅，你還愁將來撈不起本錢來麼！」

「那自然是；不過賣鴉片來買外國軍火，現在各處的軍隊都知道這個辦法了——」

但這樣的知心話，是不能多使兩個妓女增加興趣的，所以王老爺的話還未完，他所要好的一個娼妓便先撒起嬌來了：

「我們走呀！人家幾個月不見面了，何必多討人厭嘞。」

「好啦；老朱我們還有四圈牌不會打完，今晚上請來決個勝負罷，現在不久爲難你們了。」

「哈哈哈哈哈……」

他們果然一同出去了。房內暫時的沉寂，使孫丘立鬆了一口氣。但那些「賣烟土……坐上腿去……買外國軍火……多徵收兩年糧……保守地盤……抓本錢……」等等的聲音，還在他的耳鼓內不曾消失盡淨時，朱大人與他的妓女即送了客轉來了。這次兩人的談話突然縮小，一種帶粘性的語調，使人感出異樣的肉麻。

「桂紅，妳變了心沒有？」

「說話莫昧良心喲，我哪天不等着你。」

「那末妳是那家的人？」

「我是朱家人。」

從衣服的擦響聲聽來，很明白地知道朱大人是摟抱着桂紅的。一時他

們的話聲更縮小爲喑語，終於祇聽得床褥的札擦聲了。這時孫丘立彷彿全身都不能轉轉一下，除了感覺胸前的激跳而外，一切神經末梢都完全麻木無知。

無疑的，這樣醜惡的刺激，把孫丘立的病增加了。他悔恨不應當與朱大人一路，但這時他已經感覺無法了。

後來他的病果然愈厲害了。朱大人見着醫生來診察是癩寒帶痢，他遂不客氣地要丘立另移一間房住，丘立亦樂得免於嗅他的大烟氣和聽他的白晝宣淫，結果遂搬到樓下的這間久無人住的房間來了。但還不曾住上兩個禮拜，孫丘立的路費早已變成醫藥費和棧房費，到限房第一次來逼迫他的欠賬時，他又祇得忍着憤怒去找朱大人暫時替他担保了……

孫丘立立鼓起眼睛望着屋頂，把朱大人和他的關係回憶到這裏，他感覺了憤怒。而一股幾近乎「無賴子」所常有感情，亦簇湧上心來，使他本能地舉起腳來用勁地把床板打了一下，同時自言自語地說：

「叱！不再担保了也罷；老子們滾到哪裏算哪裏，看你這曹吸血鬼把我怎樣！」

四

翌日盤旋在丘立心中的，祇有一件事：他不相信硬有強剃去衣服，把人推到露天去的事，但假如硬有這樣一來，又將怎樣對付呢？這個不願有的「假如」，在他的狹窄的思路中碰了壁時，有時竟會忽然一閃而得了一個解決似的，不過這個「解決」還是「假如」——他想「假如」這旅館內的住客都是不能付賬的，那便用不着他一人來作急。這樣一想，於是便有一羣形勢洶洶的人，連喊帶罵地打進賬房去的影子，在他的腦內旋轉，同時也覺得胸前鬱積的東西往下一鬆而暢適了。

不過這種假想，畢竟祇是一時，合乎理性的期待，還是祇望家中的來

信。丘立的兩個手腕，托着他的沉重的腦壳，俯靠在床邊的棹上，腦內正不斷地閃映着一個紅格內裝有自己的姓名的信封，他恍惚中聽得有一陣足音響來，真的有寫着「孫丘立先生收」的一封信，奇蹟似的擺在他的面前。他的發花的眼睛，若不見着田茶房站在面前，他真疑惑這是一個幻夢。

抱着性急的心情，丘立抖戰地拆開了信的封口。可是不久他的兩頰便由興奮而漸次轉到蒼白了。信中不會帶來錢的消息，而乃是裝滿了「窮」和「封建思想」。父親的不善表現的字句上，那「騙款潛逃」「不肖子孫」等等的意思，却可以明白地看得出來。他的眼睛更漸發花了。

「沒有寄錢來麼？」早已猜透大半的田煥章含笑地問。

「沒有。」這是過了半晌，丘立纔回答出來的兩個字。

「沒有也不要緊。我倒與你家想了一個辦法，你看可好不好。」

「你想怎樣呢？」丘立下意識地把頭腦放清晰過來，很熱心地問。

「我想你頂好馬上搭船到南京的親戚處去；在此處祇有愈拖愈長的。

船錢可不要耽心，我去與你辦一個「黃魚」就是。」

「嗯？怎樣黃魚？」丘立鼓着眼睛，有些不懂。

「我有一個熟人，在一條東洋船上當伙食老板；這船明天就開，你可以到他那裏去找個地方住，船票和伙食都不必出錢，察票的來了呢，祇要躲一下就對了。伙食老板自然會關照你的。這就叫搭『黃魚』。」

田煥章見丘立還不甚了了，於是他又繼續說：

「至於棧房錢，這也沒有幾個，算我與你招呼了就是，到了南京你再兌來還我好了。」

「不必！」丘立瞭然了一會，忽然提高了嗓子擺着頭說，「我倒要看那些怎樣來要我的被蓋，要我另外高昇的人。」

自然覺得田煥章這樣俠義的提議，在他是頂好不過的了，但突地他覺得這又有些下不去；他想不亂衝已經是亂衝出來了，倒寧得更亂衝個到底。可是田煥章的滿腔好意，突然碰了這一個釘，不特感到了意外，而且

胸內開始了鼓動，腦內也起了些混亂；他想解釋一下：

「或者我這話說得太唐突了，是不是；不過這也用不着介意；人生路不熟，吃點眼前虧也不合算。」

「但是你並不是有錢人，那能這樣來！」

「對了，我不是有錢人，我纔曉得無錢人受道的苦處。我還不是從鄉下來的！咳，愈有錢的人總是愈想錢，我倒經過得多，你看朱大人，還不是！王八蛋，我從前還來得慘……」

田煥章本想把他的初意說給丘立聽，不料他的過去的一場倒楣事情，却一下湧上心來，使他兩眼發紅，前額上突起了一兩股青筋，說得特別零亂。

但是這一段分岔的話和他的臉色的突然變異，倒夠使丘立愈瞠目起來，他在田煥章擺着頭把話中斷了的時候，有些摸不着頭腦的，問了一句：

「啊，你家從前也在鄉下麼？」

「還不是！我還更倒楣咧。」但他也着實感得自己有些興奮，一下又把話轉過來，「說來太長，已往的事不管它的好；你曉得，窮人纔知道窮人苦，祇有窮人纔幫窮人的忙，對的，無錢要想混過有錢人那裏去，是這樣，一定要被一脚踢下來；真的，我剛才並不是想要學那些施恩的，我不過想我們這樣的人，是有飯大家喫，你家不必客氣，也不必多心。」

田煥章裝了很大一個心來說明他的初意，還想要說點道理出來，現在總算是說完了。但是他馬上感覺說得不好：說的時候，腦內不停地打轉，嘴巴總是不跟着來。

可是這些不十分清晰的話，却把丘立的心抓住，而使他的覺得下不去的心意，竟因此而釋然了：

「好的。那我就領你的盛情了；我到了南京就兌來還你。」

丘立這時候的感情複雜極了。賬房，王金華，朱大人等給他的重壓，

却被一個不可測量的人與他解放下來。從話中聽來，他覺得田煥章倒也不甚像一個江湖上的俠義者，然而那零亂直爽的口吻、自然又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到他想再要知道些田煥章的來歷時，田煥章已經不在他的眼前了。不知怎的，現在他纔起了一些感傷的心意，他瞳然地在屋內鵲立了一會，忽然抱着頭斜倒上床去。把臉緊緊地貼着被條，流了一陣眼淚。

五

伙食老板的一個錢櫃，當成確位來把丘立截起走了過後，荏苒地已經過了幾天。鳳台旅館中一切都依然。商旅莊客等繼續作市僧的打算，未大人們仍然周旋着鴉片和手槍的買賣。連那雀牌的聲音也仍是時時響到午夜，許多黑牙腔內吐出來的鴉片的毒烟，仍不分晝夜的繚繞在屋內。若要在這些長流不息的繼續中，勉強找一點變化來，那便是殘廢過兩次的「番菜」，再已無人來偷食，四街的苦力們，可以多買得一點油脂的羹湯了。

一晚上，守夜的班次，又輪到了田煥章。他深夜坐在一把陳舊的木椅上，偶然想起了那個去了的病後的青年。當丘立在旅館時，他曾問過丘立

的家境，知道丘立的家是栽種自己的幾畝田園，說起來是比他從前個「二老太爺」的房子和土地要富裕一點。但他又知道了丘立們的收穫是分給團防和徵收局等，自己的收穫是大半歸「二老太爺」受用，結果完全是一模一樣。所能自己的湊成丘立到南京，不外是幫助了一個同類。

可是他這樣一想，過去的舊事，竟又打動了他的舊恨。報私仇的心意，雖然早已打消，但這舊事仍然挑撥着他要去斫了「二老太爺」的頭，挖了「大少爺」的心時纔足以甘心。

「噫！妻子也真可憐；現在還在侍奉大少爺，或者已經討了厭惡，早被逐出去了昵？」

「恐怕已經不在世上了嗎；她提起包袱起身的時候，不是哭得那樣厲害麼！」

「還有那個獨眼王婆，也真是可厭！」
舊事使他重重疊疊地這樣回想，妻，二老太爺，大少爺，王婆等等，

都一幕一幕地在腦內再映出來。

x
x
x
x

二老太爺是田煥章的舊東家，也是滿清時代的一個作不起八股文章的秀才。他後來用錢去捐了一個「頂子」，纔名利雙全，從此一鄉人都稱他爲二老太爺了。

二老太爺的樂趣，就是常站在住宅的石朝門外觀看周圍的土地一天一天的膨脹，及到了晚上，等「二老太婆」也睡了過後，纔把床邊老銀櫃打開，小心地取出白亮亮的銀子來點數一次等事。他平常的極偉大的志向，就是想由家到鎮上時，路上不經過別人的田廬，而這個志向，他以爲是很容易達到的，因爲平常總是那般的：人在賺錢，錢也賺錢，土地更找錢：他正在向着這個志向邁進的時候，可是有一年却乾旱起來了。插秧的時份，田水既不深，到第二次耘秧時，泥餅已經露出水面來了。

這種旱魃將臨的豫兆，不特使二老太爺作急，而尤其心焦的，還是他

的佃戶田煥章。他每次望着天上的雲霓起而又被風吹散，他便每次在晚飯後要向妻嘮叨出他的心底的隱憂。這時往往在他的嘮叨落空了許久過後，他纔聽得妻從灶下發出一種分岔的意見來：

「我說佃田還是『分租』好，有多分多，有少分少。」

這時的妻，往往是被灶火烘得兩頰紅暈，現出農婦的娟美，灶洞中的柴火，閃閃地發出炸聲，大鍋內的豬脩，亦煮得潑潑地響。但畢竟他們的田不是『分租』而是『定租』，所以田煥章覺得他的妻的話是分岔的。

田煥章與二老太爺議定租約的時候，實是各抱着各的心算：一個以為這樣一來，祇要辛苦一點，就可多得一點，萬一遇着年成不好，也可以求東家讓一些；另一個則感覺『分租』有須去監督收獲的麻煩，而且在這樣兵亂事多的時候，『定租』實在是要安穩些。所以兩種不同的打算，竟得趨於一致了。

但是現在焦燥着的，自然也不止田煥章一人，這樣的乾旱，使四鄉的

農民都逃不出恐怖。他們消除這恐怖的第一步辦法，便是在鎮上公議了禁止宰殺三牲六畜，向龍王菩薩懺悔，但火團似的烈日，並不曾因此躲避過一次。於是他們不得不採用第二個較為積極的手段——直接起來，求雨了。得了幾位捧腳紳正的公推，二老太爺遂起來當求雨會的會長，而且他還在募捐簿上慨然地寫了「捐會銀一大錠」的字樣……

求雨會開張了。龍王廟中不斷地響出和尚的木魚聲，廟宇頂上有幾旋黃色的禱幡，在熱風中飄展。田煥章和妻子的心放下了些。落雨自然很好，縱不落雨，那挺身出來作會長的二老太爺，亦不難於擴大慈悲來減租；他們是這然推想……

在和尙們敲起木魚做法事的當中，自然也會奇蹟似的起過滿天的黑雲，但可惜總是起雲不下雨，而且末了連雲也不起了……

求雨會做了一月便散會了，散會這一天，二老太爺特別穿了一件上下兩節不同的大綢衣，使許多來會者叫不出名字，但也有人認得這是叫「羅

漢衫」。這羅漢衫上吊了燒餅般大的一個鏢，走路時，不住地向胸膛的兩邊擺動。許多帶着鋤鏟來赴會的人，都不斷地呆望着這個擺來擺去的鏢，而二老太爺的臉，也就愈壯嚴得似土皇帝然了。

和尚們引着二老太爺和許多人一同做了一個簡陋的儀式，求雨會便正式告了結束。求雨用去的賬目，不久亦由二老太爺公布出來了：

——但是除了他捐的一錠會銀還在荷包中而外，他還賺了十幾塊錢的事，祇有他一人纔知道。

——農民們所望的雨，還是落不下來。

……

「叮鏗鏗鏗，鏗鏗叮鏗……」金石般的鏗鏗聲音，這樣先響一陣，繼續又是「鏗！鏗！」的幾聲較大的鳴響。江漢關的報時鐘，暫時打斷了田煥章的浮現出來的舊痕，他知道已是午前四點，快要天亮了。他感覺有些疲倦，一掉身便又靠到椅子的另一個把手上。

但是他馬上又見着田泥大張着嘴，在那裏吐出蒸人的熱氣，白魚失去了最後一滴清水，早把尸體橫存在乾泥上。田中見不着金黃色穀子，祇有一塊塊的泛白的炎苞草，好像是田裏生了癩病一樣。乾土中的高粱，亦早垂頭天逝，讓那枯焦的葉子，在灼風裏招展；四周無鳥聲，祇有陣陣的蟬鳴，時時響在那些有枯葉的樹頭上。……

望着收穫的時候到了，可是田煥章老實有些怒氣一樣。一天他粗暴地罵妻一同把地壩修補好，爲的是使晒穀子時不致有些拋散。隨後他先到鄰家去換了一個工，即回來還工的鄰家下田去開始割穀；他們在前面收穫，妻子也蒙起藍布頭巾，提着竹籃，跟在後面去蒐拾那殘落下來的好種和稻樹上還不曾脫盡的顆粒。他們這樣地集中了最高的智慧，瀝盡了最後的血汗，總算是收穫完了。分量並不算少，可是把分量中的枯葉白殼等提淨了時，田煥章的面前便祇賸得小小的一堆了。……

田煥章站在這小小的一堆穀子傍邊發呆，心中鬱積着一種說不出的怒

火，因為他知道栽種了一年，連納租的分量都不夠。……

這一股說不出的怒火，現在還使鳳台旅館中的田煥章也愈趨興奮，因為他的腦中，快要回憶到最後的一幕了。於是他很興奮地看見二老太爺指天畫地在向他罵，說：田地是銀子和錢買來的，沒有一點讓頭；他看見自己氣得像不知事故似的，與二老太爺惡聲相罵；他又見着自己終於被二老太爺的兩個長工推出了大門過後，耳朵內還響着連連不斷的「這還了得」的罵聲……

過了兩天，獨眼王婆便一拐一拐地來了。睜開的一隻眼睛，却帶着滿堆的微笑。她起初勸田煥章不要以一個鷄蛋來與石滾打鬥，末了纔說大爺要添雇一個用人，她是特來與田煥章撮合的；她又說這樣一來，佃租自然用不着補納，緩後田煥章還可以賺得幾個回來……

但是他聽了王婆的話後，却反像火上加了油一樣。他罵王婆多事，末了幾乎要像自己被推出二老太爺的大門一樣來推王婆，王婆纔又一拐一拐

地轉去了。

田煥章知道大少爺是一個獨兒，連二老太爺也是不甚管他的。大少爺僱用的女人，往往是進門不到幾天便穿得漂亮起來，有人雖說這是由於大少爺的賢惠，但知道真情的人，纔說這是由於大少爺有些不規矩，而且這不規矩的引線，便是這獨眼王婆。

可是到了第二天，王婆卻又來了。睜開的一隻眼，仍然是帶着滿堆的笑。這回她說她完全是爲好而來。大少爺因爲看田嫂子還生得靈巧，所以纔在二老太爺面前說好，讓田嫂子來掉換佃租。她又說：大少爺也是一番好意，也是心很慈善，纔肯出來轉這個彎。末了她不笑了，她硬起來問：是讓田嫂子去呢？還是馬上納租？

田嫂子自然是滿腹不願去；可是後來田煥章終於要她去了。真的，除了妻而外，他實在沒有值得上那點欠租的東西。最後還是他咆哮了雷霆，妻纔一面哭，一面提起包袱跟着獨眼王婆去了……

失掉了妻的田煥章，忽然想起了「報仇」的路來，他想先去當土匪，然後轉來斫二老太爺的頭，挖大少爺的心，不過在未找着土匪的門路時，他打算先到城市上去生活，而且以爲這或者是易於碰着那到土匪去的路。這樣，他便想起了前幾年時，那一批一批的到橋口的外國紗廠去做工的人裏面，有他的一個熟人來。所以他便逃出了鄉間，也走上了那像虎口似的吸收着中國苦農的紗廠的路。可是像他這樣充當紗廠的預備隊的人，倒還不少，他到了橋口過後，那熟人便先對他說了廠中已無缺可補，然後纔替他暫時找了一個客棧的茶房的差事——所以結果他是到這鳳台旅館來了。

但他的熟人畢竟也不是土匪。更奇怪的，就是田煥章與他的熟人往還了過後，那報仇的事雖然沒有忘去，而當土匪的念頭，却不知幾時竟打消了……

六

丘立在嘈雜的南京的下關碼頭起岸時，夕陽已經搭過山邊，江岸的殘照的紅暈中，已經溶上了許多暮靄了。他先雖寫了一封信投交叔父的學校，但却不知道叔父的公館在何處。所以他祇好先到一家小棧房去暫住一夜，待明天再到學校去找。

這樣，到了次日的上午，丘立便訪問到大學去了。他先到號房去問「孫先生」在否，但傳事却把他的老藍布衣服和兩頰落腔的面孔打量了好一陣，纔詫異的問：

「是學生呢，是教授？」

「是教授。」

「你姓什麼？」

「我姓孫，這孫教授便是我的叔父。」

傳事聽過了丘立的自己介紹，又重新把他看了兩眼，纔告訴他現在是上課的時間，教他在傳達處等。

丘立抱着餓肚等到了十二點鐘時，各個教室便吐出一羣羣的學生，使全校頓時沸騰起來，他知道是下課了。他注視着那些來往的人羣，不久便見有一高一矮，抱着皮包的兩人走來。兩人都穿的小褲腳的西裝，彷彿很興奮的在談論着什麼，丘立已看出那身材較高，左肩微斜，上列牙齒凸出，走着八字腳的一個便是叔父。但這叔父則不會見着他，正板起死沈沈的面孔，命着較矮的同路者的談話，使他不得不趕上前去叫了一聲「叔父！」

聽着這呼聲，叔父纔暫時打斷了談話回頭過來，但面孔仍然是板板

的。

「你是孫丘立嗎？你這裏來做什麼？」

聽着這兩句頗不像初見面的人所說出來的話，使丘立暫時惶惑不知所答，但一下他猜定這或者是在責難他爲什麼不直接到家去時，他緩急忙解釋說：

「昨晚才到；因爲不知叔父的住處，所以到學校來了。」

「你現在住哪裏？」

「還在棧房裏。」

「跟我來！」

這「跟我來」三字，說得頗有些威嚴，但丘立的跳躍着的心胸，却一時穩定下去，他知道不會遭了拒絕。於是他便跟在後面走，叔父們的興奮的談話又繼續下去了。

「講議中編進比喻的話，原來是常事，但是學生偏說這樣的講議要不

得。你看學生的搗亂，不是愈漸明目張胆了麼？」

同路的教授這樣說。

「你用怎樣的比喻？」

「我用的是『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兩句。你想要形容一件不可能的事，還有更適當的話麼？」教授伸長了頸子望着叔父，似乎盼望一個贊成的回答。

「總之都是他們西洋幫的教授在搗鬼。我看我們也要趕緊抓着一批學生纔行。」

叔父的回答，竟成了這樣的結論，但矮教授並不因此罷休，還不斷地津津有味地連談帶罵：

「西洋幫都以爲用原文教本就漂亮了，其實他們至多不過懂得兩句英文，而且還未必就『通』！」

這樣的交談，丘立當然不能參加，他祇有守着「跟我來」三個字走在

後面；一直到叔父的公館門前，矮教授纔分手去了。叔父不作聲息，在門上「嘭嘭嘭」地使勁拍了幾下，一扇側門便馬上打開了。

側門的右邊，接聯一間狹窄的小房，房內的零亂而骯髒的舖設，可顯出這是供用人的住處。左邊則是一間較寬的書室，這兩間屋都是前窗臨着屋外的小路，後窗接聯於屋內的天井。丘立隨着叔父跨過了天井，便走上客廳來了。

叔父從廳上的側門走進內室去後，丘立一人贖在廳上，感覺心裏有些搖搖不定。他開始打量客廳中的陳設，但廳中除了中央有一張孤立的餐台，靠壁有幾條零星的板凳在打眼而外，一切都是寂寞而空洞的。尤其使丘立感覺異樣的，就是進屋來已經過了許久，但除了那個呆鈍而行動遲緩的開門人而外，莫說見不着第二個人影，卽一句話聲也聽不出來。

這樣冷寂的空氣，移時纔被裏面傳出來的一陣咆哮似的聲音打破了。這彷彿是叔父在罵什麼。咆哮聲完後又是沉寂，過了許久，丘立纔看見叔

父的板起的面孔從內房出來，後面還有一個團圓的女人臉，在側門上一晃便又縮進去了。丘立覺得這是在鄉中見過面的婦娘。

「你出來許久？」

見着叔父在問，丘立便把離開家鄉的時間，和在路上病了的事說了一遍。

「中學畢業沒有？」

「還沒有畢業。」

「沒有畢業就出來幹什麼呢！」

丘立知道這話不單是威嚴了；他有些面赤，同時也有些摸不着頭腦。但他很曉得在這樣的形勢下，不是說明他的真意的時機，所以他祇用了「想早些出來求學」一類的話來唐塞過去了。末了他纔見着叔父也終於很勉強地說：

「那末，去把行李搬過來罷。」

丘立將行李搬來的時候，值叔父出外去了。嬸娘出來招呼他把床舖在側房裏面的一間小套房中。套房後面，緊緊地逼着廚房，所以牆壁都是被烟灰燻得烏黑，兩扇狹小的玻窗，更是滿掛着污穢的塵帛。

丘立在檢理床舖時，嬸娘牽着一個年約四五歲的孩子，站在門闕傍邊閑看。她的團團的臉上找不出一點表情，祇有那沉滯無力的兩眼，微微地不時轉動着。下身雖然穿有黑色的裙子，但上面所罩的灰色上衣，則又寬又大，長過兩膝，高拱起的脚背，和那空了半節的布鞋，都表示出一個中年的舊式女子，在勉強地趨時。

移時，與這套房的門口相對的客廳的後房門打開了。丘立見着一個女子用一付烏溜溜的眼睛向他打望一下，同時便躡進這套房來了。身上穿一件深藍色的旗袍，薄薄的圍巾，把頸項圍繞了一轉，又拖及膝間。兩手各插在左右的腰包內，脚上穿的一雙青色的軟底鞋，被指頭鼓脹得異常的豐

滿。

「這是你大嬸處的蓉姊，都是自家人。」嬸娘這樣介紹。

丘立知道了這是叔父的親姪女。大叔是很早就去世了的，所以現在嬸娘不說「大叔處」而說是「大嬸處」。丘立輕微地點了一下頭後，即聽蓉姊在向他問談了：

「前兩天就聽說你要來，又說你在漢口病了，現在還好嗎？」

「都好了。不過祇覺得身體還有些虛弱。」

比起叔父的威嚴和嬸娘的平淡不關心來，丘立覺得蓉姊的語聲和表情，都溫柔而親熱得多。

「蓉姊進了學校嗎？」

「不，去年沒有考上。」

蓉姊說了一笑，又把那漆黑的眼睛放過去把嬸娘打量了一眼。

他們正在這樣問談着，忽然外邊的大門上起一陣「嘖嘖嘖」的拍擊砲

似的聲音，是叔父回來了。嬭娘望了蓉姊一眼，即刻牽着小孩一溜兒走。蓉姊也對丘立笑了一下，便靜靜地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了。丘立有些摸不着頭腦，但據這情形看來，倒很像鼠鷄貓聲便「鳥獸散」了一樣。

叔父回來後，彷彿是在前面書房裏；到處都是屏無聲息，連嬭娘也是仍靜靜地躲在房中……

晚飯後叔父也不同誰講話，獨自在客廳上逗着孩子玩。丘立這時纔走上前去，意欲找個機會好把自己的來意說明。但叔父再也不問他什麼了，連威嚴的話都沒有。末了，丘立祇好大胆地抱着「你不開口我開口」的心情先問談起來；於是他先問及南京的學校情形如何，每年所需的費用幾多，次問及了自己住什麼學校適宜。果然，在他們的這些潑灑而有間隔的交談中，丘立終於覺得是他說明真意的時候來了。他聽着叔父在問他身邊還有多少錢。於是他即刻把家中如何的窮困，父親如何要他輟學，以及他如何逃跑出來的情形詳述了一遍，然後很委婉地說：

「所以我想出來找個出路，想請求叔父暫時幫助一下。」

可是丘立說完了過後，不得不徨惑了——他竟聽不出回答來。他見着叔父的澀滯的臉上更封鎖着一層黑雲，黑雲中間，還現出滿不高興的兩隻眼睛。過了許久，他纔聽着有如下的一段話，從那不合縫的牙腔中漏了出來：

「你這樣不得家庭的許可就跑出來，未免太過於糊塗了。外邊不是那末容易過活的。至於說到幫助的話，你看我哪有許多錢來幫助人！現在我拖了這一大網人還正無辦法嘍！」

丘立知道碰了釘了！希望的計劃雖然費了攸長的時間，但希望的破滅，却祇實現在短短的幾句話裏！廳上盪漾着沉默，使人着實有些難堪。隔了一陣，那在廳壁上呆穩地看着這幕悲喜劇的電話機，纔自動地出來轉換這個惻惻不安的空氣，一陣急迫的鈴聲，使叔父走去把聽話筒拿着：

「誰呀？……老黃麼……有重要的消息？……好的，我馬上就

過來。」

叔父把聽筒掛好，在廳上踱了幾個來回，纔吩咐說：

「我看你還是寫信回家去設法的好，現在呢，就暫時住在這裏罷。」叔父出去了。丘立回到套房時，在過道上見着蓉姊立在門邊，臉上有些憂鬱不快；及見着丘立走過時，似乎又悒然笑了。

丘立走進房後，頹然地在床沿上坐下，剛才的幻滅，又在他的腦中一閃地掠過。他的眼睛望着靠窗的棹上的洋油燈發呆，那洋油燈却忽然膨大起來，漸漸變成一個形似田茶房的人，在向他打着手勢而且很零亂地說：「無錢要混過有錢人那裏去，是那樣……一定要被一脚踢下來……」這形似田茶房的人說到「踢下來」三字時，便把上軀向後一倒，丘立仍然見着一盞鬼火似的洋油燈在棹上飄閃着。這時他不覺起了一個切實的感想：「萬不意田煥章的話靈顯得這樣快，現在事實上已經是等於『踢下來』了。」

於是他便在箱底找出一點紙來，走到那盞飄閃不定的燈前去開始寫家信。他一口氣寫好後，便又凝視着那張信紙呆呆地發癡，但又覺得除此而外，實在已別無辦法了。末了他還是決定明天拿去投郵，便脫衣上床去睡了。

可是在床上輾轉了幾次後，全身蹣跚疲倦得不想一動，腦經却很清晰地在墊枕上岑岑跳響，連對面房內蓉姊的揭書頁的聲音都聽得出來。他勉強想睡去，却愈不能睡；關於前途的問題，明知現在是不能解決，但却又委實在死死地考慮着。那樣期待着的叔父，現在竟得了一幅威嚴而冷酷的面孔，而且最感覺與豫期相反的，就是滿心以為是一個簇新的的家庭，但一進門後，却竟是那樣的死沉，那樣的窒息，甚至還有些捉摸不出來的現象。蓉姊倒是和藹可親的，但那付水汪汪的黑眼睛中，又似乎含宿了些什麼似的。

未了，清晰的岑岑跳響的腦經，不知幾時也終於昏朦起來，然而不久

便又突然一閃，知覺又重新恢復過來了。他零星地聽得前房有一些「王二又生得蠢……總不會買東西……暫且留他住下」一類的不相聯貫的話聲送來，他想的叔父已經回來了。

翌晨，丘立剛起不久，他便見着一個矮小的人進來。是昨天同路的教授。又從廚夫兼用人王二的傳達聲聽來，知道這人便是昨晚電話中的老黃。這黃教授長了一對細小的眼睛；從那靈活而銳利的瞳仁看來，便知道不是一個庸庸者流。

「啊，我想我們昨晚商量的事情，要早點着手纔行。今天我馬上到省政府去一趟。學校裏你去給我請了假罷。」

叔父走出客廳來，黃教授打過了招呼，便一氣呵成地這樣說。

「昨晚你走了過後，我們想還是要雙方進行的好，學生方面，應得去確實地聯絡一下。」

叔父還不會開口，黃教授像軍師獻計似的，又繼續說了。

「行是行；不過學生方面是容易走漏消息，恐怕後來不好，所以……」
「不不！」黃教授又截斷了叔父的話，「現在我們要取攻勢纔行。不然，學校真要完全被他們佔領去了。看情形怎樣時，我們還可以教學生先發動。」

黃教授說後，很興奮地掉身就走。繼續，叔父也喫過早飯出去了。

這些舉動和談話，都與丘立的豫想中的事實相反。他以爲大學教授的生活都是靜穆嚴肅地在研究，在教學，其實則彷彿始終在使用詭計，籌劃什麼似的，雖然他還不會摸着黃教授和叔父所談的究是何事。

餐館飯後，便關在房內讀英文。

丘立也想整理兩本讀過的書來溫習，但正在這時，嬌娘的團團的臉，却出現在他的前面了。裙子已經不在身上，使兩隻腳背特別拱得高，手上提着一個鋪好了報紙的篋籃，恰像一個理家的舊式婦人要上街。丘立方懷疑着當跑街匠的未必也就是嬌娘，然而嬌娘已經在同他講話了：

「丘立，你跟王二一路上街去幫我們買菜呢；帶他出來還不久，人又生得蠢，他總聽不清楚這個地方的話，總是不會買東西。你跟他一路去，賣菜的地方他會指與你的。」

冗長地說完了後，嬌娘便把竹籃向他伸得長長的。丘立這纔明白了，當跑街匠的畢竟不是嬌娘而是自己。可是這時他的腦內忽然一閃，便又怔忡起來，他覺得嬌娘的這一段話，有許多是他在什麼地方聽過的。但不久他已立即恍悟了：這當跑街匠的命運，原來是昨晚上的那些零星而無聯繫的話聲早就爲他決定了的。

跟着王二走出了屋外，不遠便是一個盛有腐綠色的死水的池塘。丘立提着竹籃，走到這池塘的堰堤上時，纔有一股辛酸的憤恨逆湧上來，使他自嘲地想：

「畢竟還是父親時常說『哪種人穿哪種衣』的話有經驗；窮小子你想來讀書麼？這裏早已經與你準備了一個菜籃子了！……」

七

跑街買菜，從此便成了孫丘立的生活。追求的「書籃」，結果竟變成「菜籃」。

可是說也奇怪，起初，肘上掛着籃子走到門外的湖堤上時，照例心中雖不免有些淒酸，但經過不久這便很快地成了習慣，辛酸憤恨的心情，也漸次被消磨魯鈍了。而且蓉姊的親熱，可算是悲苦中的安慰，嬉娘雖然平淡，但亦不是怎樣的難於相處，所以祇要叔父不在家時，丘立倒也不感覺怎樣的難堪。

這種灰色的生活，約摸過了幾個禮拜後，纔得了一點意外的發展，而

使他的狹小窮窄的世界陡然寬大了些——有一天他竟在路上偶然地遇着一位同鄉而又是舊同學了。

這位舊同學姓曹名孝植；從前的班次雖然高過丘立兩級，但在一所並不廣大的學校內面，他們也還時時互相往來而成了熟識。曹孝植在縣中學校時的成績是頂有名的，但是他的專門與教員作對，也是同樣的有名，所以後來竟因為反對一個不良教員而遭了開除，從此丘立也遂不知道他的消息了。

可是這一天丘立掛起菜籃子正要走進一家雜糧舖去時，他覺得後面有人在拍他的肩膀；掉頭過來，竟意外的認出這便是曹孝植——原來這位老友已經進了這裏的大學了。

「你怎麼在這裏幹這一套？」

曹孝植認確了是丘立後，連普通的幾句見面話都不會談，便首先對着他的籃子放出疑怪的眼睛來。丘立起初有些不好意思回答，但後來終於合

笑的說：

「這是我的職業呀！你看還像一位大司夫麼？」

曹孝植笑嘻嘻的有點不相信。於是他纔又問了丘立幾時來了南京，現在住在何處等等。

果然，在這一些簡短的回答中，他知道了丘立現在的確是過的一種複雜的生活。當然在道街頭上，丘立還不會對他說出詳細的情形來，但一聽着丘立是住在叔父的家中時，他便想起了那幅不令人高興的板板的面孔，而且估量着這位假道德夫子定不會在丘立身上有很好的待遇。可是正在這時，丘立却在邀他一同到叔父家中去坐了。於是他用直爽的口吻說：

「啊！因為是同鄉又是先生，貴叔父處我也曾去拜訪過；但自從那一次以後，我便賭咒不再上他的門了。」

這幾句意外的話，連丘立也瞠目起來。他知道曹孝植還是那樣的一副傲骨，但不知道「賭咒不上門」的原因究竟是爲的什麼。可是曹孝植已經繼

續說下去了：

「這倒不是爲的什麼；不過在你那貴叔面前若行禮不如儀時，就要當面爲難。可是先脫了帽，然後把腰僵到九十度以上的這一套，我又始終學不會。」

兩人都笑了。末了他又把自己的住址告訴給丘立，然後纔分手——而丘立以後時時儉着空閒到曹孝植處去訪問的事，也便從此開始了……

是一個昏沉的下午。叔父不會回來。嬸娘抱着孩子睡午覺。家中支配着無生機的空氣。丘立鬱積得無可聊賴，不知不覺便又一溜地跨出了大門，向着沙塘沿的寄宿舍去了。他胡亂地走過了幾條較爲繁盛的大街，又穿出了許多礫瓦壘壘的廢墟似的道路，終於走到了靜僻如鄉村的一個地帶。在幾畦蔬菜的傍邊，有一長列平房擺着，這便是學生們自關的寄宿舍，曹孝植也便是住在這裏。

宿舍內似乎鬧烘烘的。丘立一踏進門園，果然見着與往來時不同；床鋪椅凳上亂雜雜地坐臥着許多人，而且都擺出一幅興奮的臉像，使他暫時見不着曹孝植在什麼地方。他急舉起眼來在這些人羣中搜尋；棧在一個角落上發現了曹孝植正理着頭與一位朋友在談論什麼。

「呀，來得好！你的叔父與黃教授等已經罷課了。你曉得麼？」

抬頭起來，見着丘立已經站到面前，曹孝植纔一面讓坐一面這樣說。

「哦？還不知道；他在家中從不說什麼的。」

「今天下午纔發表的。我們也剛纔知道。」

曹孝植遞了一杯開水過來後，便又把剛纔談話的朋友介紹與丘立，說那是他的同學名施璜，同時也把丘立介紹了一遍。

可是這時房中的同學們的嘈囂聲音，竟壓住了他們的談話，使他們不得不暫時靜坐下來；聽那些七亂八糟的各自信口開合的關於罷課的意見。

「這一定是地盤不均鬧出來的亂子呀！」一個聲音飛來。

「我想這祇不過是那專門跑省政府的黃小鬼一人幹出來的罷了。」又是第二個聲音掠過。

「管他媽的，縱豎不過是那些無聊的功課。這一來，倒反湊合我玩個痛快！」這又是第三種意見。

滿屋都是喧嚷嚷的。誰也沒有專一地聽誰的意見，誰也不存心要說出來得有人聽。這樣過了一刻，纔有許多把罷課的興奮移到電影慾的興奮上去了的份子退出門外，喧囂的聲音，也纔減低了些。

「嘿！這還不是挨學生喫虧！平常罵中國學生祇曉得鬧問題，不讀書，以為這有礙學業——像這樣的隨便罷課就不有礙學業了麼！」

望着話聲快要冷落下去的時候，突然又有這樣很興奮的幾句話從對角飛來。這聲音特別粗，特別大，而且又是鄭重的意見，所以許多都把視線集中到他的身上去，認出這是二年級的一個學生。房中暫時啞了一下，顯然是在期待着一個人起來回答。約摸過了一晌，對面床上纔有一個人翻身

起來說：

「其實據我看來，這次的罷課倒是很正當的。把持經濟，引用私人：這樣的校長若不加反對，學校那能夠發展呢！」

「把持經濟和引用私人這兩條就是藉名；其實這來源還是由於黃小鬼的教務長不會到手。」

「你說不是引用私人麼！你看學校的總務長，教務長……重要的位置，那一個不是西洋幫？他們的確是在排斥東洋回來的先生！」

兩人激烈地爭論起來了，而且各人似乎都在擁護着一派。角落上的二年級的學生已經走在屋的正中來站着，一手插在腰包內，一手留來在空中指劃。坐在床上的反對者，也緊緊地用手掌反抓着床沿，表示他不會輕易地示弱。

「問題不是什麼西洋或東洋，祇要教授好，那也算不得引用私人。」
「那末，西洋幫的教授就說不上哪點好。連講議都編不來，祇曉得用

原文教本來欺騙學生。」

「用原文還算壞麼！現在哪樣學問不是由歐美來的？我們要知道一種學問的奧妙，祇好從原文上着手，什麼翻譯本什麼講議都是靠不住的。」

「好，依你說來，我們中國人都是應當爲外國人造學問了。你看，許多西洋留學生連中文都不通，論文都用英文來發表——這樣，我們中國人還有一點學問上的長進，還望永不落人後麼！」

現在罷課的問題被扔在一傍，而成了學問的「中西之分」的爭辯了。其餘的人彷彿不會準備得有意見，而且顯然也感覺無趣味，於是也就各自零星地散開了。

「那末，黃小鬼的『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喫草』的講議，就可以使中國人長進學問了麼？」

「但是這也不見得就比用原文教本壞。我相信祇要教者的方針正確，講議總會好起來的。」

彼此以爲是道理的道理，望着快要引用完了。而兩人又不肯輕易地分勝負。顯然須得一個第三者出來轉彎了。這時丘立忽然見着與曹孝植對坐着的施璜起來走到那爭論着的兩人前面，含笑的說：

「你們這道理應得請我來斷：我與你們的意見都不同。從現在說來，學問自然不是對於全人類都普遍無私的。它的賜與是分有界限，可是這界線的兩邊並不是如你們所說的中國和外國，例如學問的進步發明了汽船與火車，但火車內部有頭等與三等，汽船內也有官船與統船；這個事實是不分中外的。又例如學校內所講的學問彷彿是萬民同沾的，但其實也有在學校掛名鬼混的，也有想進學校而不可得的人；這個事實也是不分中外的。」

果然兩人被這一段意外侵來的話打噁了。各自現出一樞無法辯駁的窘像。雖然他們不會心悅意服，可是也樂得這一段話來把他們的糾紛解開；於是靜悄悄的一瞬便也各自散去了。

午後的時刻，已經快要過半了。暮色漸漸闖進了屋內，矮小的四壁上

多添了些陰影。施璜凱旋似的轉身過來落在原來的凳上，曹孝植已經在對着他發笑，彷彿在表示歡迎。

「真的，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的思想，在同學中太濃厚了，這大部份都是受教習的影響來的。」

曹孝植首先恢復了他與施璜的從前的談話。

「所以剛纔我說我們應得有個團體，而且不妨參加到學生羣衆中間去趕走這一批東西——走一個少一個。」

「不過這次的罷課，始終是他們的『幫口』問題，我覺得參加進去也是無益的——那祇有趕走一個來一個。」

「不然！」施璜很熱情地說，「罷課本身誠然無意義，但我們參加進去的目的是，是抓着許多機會來暴露現代教育的醜惡，使學生羣衆知道教授先生們與軍閥勾結的內幕，減少他們對學生的信用。」

曹孝植暫時無語，彷彿在審慎施璜的話正確與否。過了一刻，他纔點

頭會意地說：

「對了。不過這一次我們還是不參加的好。我們現在的人數太少了——祇有被他們利用的。」

「我自然不是主張這一次一定就參加；不過我覺得學校以後的醜惡的亂子準是多極了，我們應得先有個團體來團集人的必要。」

曹存植表示了同意。施璜的話也就在這裏告了一個段落；同時恐怕丘立與曹孝植有特別的事情要談，於是他便起身先走了。

丘立望着施璜轉了身走，一直到那背影也從門外消逝了後纔收回了眼睛。他對於自己所憧憬着的學校是個怎樣的內容，這時也愈明白了。黃教授在路上憤憤的說出來的「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喫草」的譎義，不圖又在這裏聽着，不知怎的連自己也覺得這兩句話有些好笑。可是正在這時，他聽着曹孝植又開口談話了，而這話恰恰又是問他以後讀書的問題怎樣決定。

「打不起主意。」丘立站起來無目的地望着屋頂，同時在床前打了一個轉，然後又落到床沿上來正視着曹孝植。「第一，想依靠親戚的夢已經醒了；第二，家中來信，除了責罵一番而外，便是叫趕快回去。還有，就是我已經起了疑惑——不知道現在進學校究竟有沒有意義。」

「你也這樣想麼？」

「可不是！我已看透了：現在的學校，不外是今天鬧幫口，明天鬧罷課。」

「一點也不錯。而且就不鬧罷課不鬧幫口，它也不能把我們所願學的東西教給我們的。」

「所以現在的情形成了：回家去祇有當牛；在這裏也無出路。你覺得究竟怎樣好？」

這是很誠懇而帶焦灼的問話。曹孝植暫時沒有回答。祇是他的眼睛釘在丘立的臉上不動，彷彿在審察什麼。略過一刻，他纔很嚴肅地像下結論

似的說：

「我所能貢獻的意見很簡單：先把進學校的思想放棄了，然後走進社會去。不過這不是進社會去搖尾乞憐，而是進社會去改良社會。的確，現在受着經濟壓迫而苦悶着的人真多得很；現在的社會是無法來解決這些苦悶，祇應這些苦悶的人先去解決這個社會的。」

「是的；這個大道理我也早就懂得。現在我已看穿了親戚骨肉，知道一個人是難於爬上有錢人那面去的。可是怎樣能夠進社會去？更怎樣去改良社會呢？——這目前的問題，我就難於解決了。」

可是曹孝植突然大笑起來了。笑聲一斷，他即繼續說：

「你這所謂目前的問題，不是已經解決了一半了麼！提菜籃也就算是進社會；叔父是東家，你便是用人。東家不對時，你那菜籃便是武器。所欠缺的，祇是那菜籃的武器有些不合於你的使用罷了。」

這意外的大笑，和這一串直截了當的話，一直鑽進了丘立的胸窩，雖

然覺得有些過於新奇，但却能緊緊地抓住他的心。但曹孝植這時又恢復了平常的口調，說：

「所以我覺得你儘可以暫時在叔父處住着。暇時不妨常常到我們這邊來談；說不定施璜可以介紹你到更適當的地方去，他的路線是很多的。剛纔他來約我們組織一個學術討論會那一類的團體，我想你有空也可以來參加的。」

臨別時，他又在書棹上抽了兩部新出版的「路碑」雜誌來遞與丘立，說讀「路碑」比在教室內聽無味的講議還好得多。一面丘立只正苦惱自己的無書可讀，自然是很高興地接受下來了。

走到寄宿舍時，時間已經接近薄暮。丘立覺得眼前添了些光明，身上增了些勇氣。空洞的生活，也忽然覺得豐富了許多。他感謝曹孝植竟肯那樣爽直而誠懇地爲他計劃。他大踏步走在路上勇邁地走着。他的這股慰藉的略帶興奮的感情，一直到他走到那個池塘的堤上時纔弛緩下來，……他

見着堤邊的柳樹下站着一位女子。到了相隔不過兩丈遠時，他認出了這竟是蓉姊在望着他發笑。

「原來妳也偷着出來了麼！剛纔在沙塘沿那面聽說叔父他們已經罷課了。」丘立強步上前去先報告了這個消息。

「我却比你先曉得！他剛纔回來講過了。並且說今晚在黃教授那裏商量什麼，不回來喫飯，所以我纔出來走一走。」

於是兩人的活潑的談話開始了。這裏不比在家中——要拘束什麼。丘立說：

「蓉姊太用功了，應得時常出來走一下纔行。」

可是蓉姊的臉上微微現出一種苦笑。從來總是含蓄的眼睛，現在却無拘無束地轉動着：

「這也說不上用功：不過我想早點考上一個學校，好算一樁事。免於聽叔父的那些閒話。恐怕你還記得；你初來的那一晚上，他不是對你說他

『拖着「大網人」麼；我在房門上聽得清清楚楚，這「大網人」就是暗指着我。這話真不知他說過了多少次數呢！』

丘立這纔完全明瞭了那一晚上在過道上所見着蓉姊的發憤不快的原由，以及平常戚戚寡歡的道理了。這時突然一股暮風吹來，把蓉姊的青絲葛裙捲得高飄，使她急忙屈身下去按住，一面又邀丘立再到前面的空地上去走一走。

『可是蓉姊總還算比我好，用不着跑街呀！』

兩人都不覺敗齒笑了。蓉姊說：

『我若不是一個女兒，恐怕早就跑起街來了。去年考落了學校時，他差不多寫了一個禮拜，說：這樣不中用，一點獨立性都沒有，以為有依靠處就把學校不打緊……』

蓉姊的臉上漸次染上了紅潮，似乎隨着這過去的解釋而興奮起來——
『其實這學校的落第，也不能完全怪我。隔考期還不上一禮拜時，我

們還在鄉下。所以頭天趕到，次天便考；坐在教室上還像坐在船中一樣——頭暈眼花的。你想那能考得好……」

這樣邊走邊談，他們已經穿過了堤上的許多柳樹，走到一幅空地上來了。地上雖鋪滿了青綠色的茸草，但茸草下面却是凸凹不平的穢土，處處堆着無限的礫瓦和殘磚。曠地的中央，兀立着兩堵灰色的殘牆，在那裏紀念着：這是一幅繁華過的土地，而今却早被太平天國的革命炬火燒焚了。走到這兩堵殘牆傍邊，他們便停住了；丘立將挾着的雜誌拿來墊在一塊方石上面，讓蓉姊坐下，自己却站在傍邊，用脚尖來踢弄着青草和瓦片。

「所以我想今年若考進學校，我便搬到寄宿舍去住，考不起，我也想去學看護去了。現在第一是無住處，同時母親又不放心，苦苦地一定要我住在叔父處，不然，我早就要滾了。不過，丘立，你也須得有個計劃，你將來打算怎樣呢？」

一直到現在，丘立都沒有說話。他祇默默地聽蓉姊解釋那從來的水汪

汪的黑眼內所含蘊的一切。現在忽聽得蓉姊轉身來問他的計劃，突然間竟找不着適當的話來。這樣，略略停了一下，他纔說：

「沒有計劃。就是汎汎地計劃起來也是枉然。譬如我到南京，何常不是一種計劃，但結果還是空的。」

「那末，就是這樣當跑街？」蓉姊笑了。

「自然不。不過也不十分想進學校了……」

於是丘立繼續說明他剛才與曹孝植曾經討論過這問題，解釋曹孝植說給他的意見。蓉姊起初聽着時似乎有些詫異，但繼續則默默地點頭，後來終於微微的嘆息了一口氣，接着丘立的話說了：

「對了！現在真不是一個自由世界。可惜我竟生的是一個女兒命，而又過着這樣囚牢似的生活，不能像你那樣能隨便走動！真的，一個人孤獨起來，便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長進的。」

四周的暮靄愈漸濃厚起來，遠遠看去，祇有他們兩個模糊不清的黑

影，現露在曠地中間。這時他們兩人都覺得是回去的時候了；蓉姊先站起來拍着裙上的泥灰，然後兩人從蒼茫的暮色中走回家來。

溜進家內時，嬌娘的房中已點起了昏昏的洋油燈，而且還隱隱地聽着似有人在哽咽哭泣。他們兩人都驚異的相顧無語，猜想是叔父已經回來責罵了嬌娘。可是這顯然又有些不對，他們到處都見不着叔父的影子。後來蓉姊大着胆子走進房內，果然祇見嬌娘一人在對着一盞孤燈流淚，手上彷彿還拿了一點什麼東西。小弟弟睡在床上不曾醒。

見着蓉姊進來，嬌娘纔拂去兩頰上的淚珠，將手上的東西遞過來，一面還一抽一抽地哽咽，說：

「是從……衣包中搜出來的。他時常逗着小娃玩，說要跟小娃接一個新媽回來……妳看……裏面寫的什麼？」

是一個桃紅色的信封。信箋也極妖豔。可惜蓉姊有些看不懂，僅僅認得幾個字的嬌娘自然不必說了。這原因是：信箋上除了稀疎的中國字而

外，還有許多扭七扭八的東西。移時丘立也進來看，但仍然是懂不透徹。大家都祇能估定這是日本女子的筆跡罷了。

三個人談論着。嬌娘還說叔父近來脾氣的暴躁，恐怕也是爲的這個原因。丘立和蓉姊有時雖勉強說這或許不是女子寫的，但嬌娘却知道這不過是他們在想安慰她而已。

可是他們這樣談論不久，外邊的大門上，忽然又來了一陣「嘖嘖嘖」的拍擊砲似的扣門聲響。嬌娘急忙將信箋裝好，還到壁上的衣包內去，蓉姊也靜靜地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了。不過對這樣「烏獸散」的情形，丘立再已不感着驚異：這是大家一聽着叔父回來時的照例文章。

九

罷課忽忽地經過了一個禮拜。罷課派雖然有省政府的祕書作後盾，堅持着強硬的態度，但校長派亦不肯輕示弱。在這種兩勢相持的狀態下，顯然須得一個新勢力出來轉換局面。罷課派覺悟了這一點，便想先來實行抓着學生的政策，禱用暴力來驅逐校長。這個策略，自然仍是出自黃教授的心裁。

可是叔父的臉像，却隨着這兩派搏戰的加劇而愈現出焦燥。他從罷課的「策源地」——黃教授的家中轉來，都是獨自悶坐在書房裏。這種快快的來源，在他，是很複雜：學校事情的不如意，孀娘那附修補過來的肢

證，蓉姊和丘立等的連累，固然都是其要素之一，然而歸根結果，還是那留守在東瀛的一位候補夫人的時時寄來的信。起初他尚有很快就能湊足一萬元的自信，但現在周圍的情境，不惟使他感覺這自信快要成幻滅，而那位候補夫人之急欲得着「實缺」的相催，亦愈漸節節地逼人而來。

他每一次在書房內讀了一封桃紅色的信後，一閉目下來，便見有一位飄然的日本女子，從草蓆的墊褥上起來，用兩手抱着他的雙肩，傾首帶怨地向他詰問：

「你的妻子幾時離開你？我幾時纔能踏着貴地？你不是說一萬元就可以打發他們走的麼？你是否有誠意？是否有這個能力？你先就不應當誑說你無室，你現在還再來誑我枯守在這裏麼？」

這女人說完了後，彷彿很愆怨似的，把他向後一推，但他馬上又見着一個無辜的小孩，睜開兩隻黑黝黝的瞳仁，無言的望着他，心中彷彿在說：

「不，爸爸，萬一你要扔我，亦須得爲我豫備五千元的養育費，媽媽也要五千塊錢行。」

關於媳娘，他本是無所顧忌，很可以斬釘截鐵地與她離婚。可是自己的兒子呢，他却沒有討厭的理由；那紅紅的兩脣，蘋果色的雙頰，天真的蹣跚步，無邪的顧盼等，都緊緊地粘貼在他的心坎上，使他一念及割棄時，便感得心內惻惻地隱痛。可是就這樣妥協下去麼？那雙八字形的小脚，母猪似的身材，蠢遲的舉動的舊式女人，無論如何也敵不過那有媚人的雙瞳，起肉感的四肢而又帶妖豔的現代女性。

在這種色情的追求和良心的苛責的夾攻中，叔父知道他唯一的出路，是在準備一萬塊錢的離婚費，而且這個計劃，是他在日本時就同那位異邦的候補夫人共同豫定了的。可是他一回國過後，纔知道中國還不會爲他準備一個安靜的大學教授的環境，使他的月俸不折不扣，而且學校的風潮亦時時風起雲湧，連教授的地位亦搖搖欲動的。這樣，他遂漸變爲神經質，

漸變爲焦躁易怒了。在從前，的確如丘立的想像，他尙不失爲一個簇新的人物，他勸家族中的人都應當去讀書，自然也勸過丘立的父親，勸過一鄉的青年子弟；可是現在他管不着這樣多了，他的唯一的問題就是一萬塊錢，所以丘立和蓉姊的招白眼，從客觀上說來，也可說不能完全歸咎於他。

在這種背景之下，關於罷課的意見，便不得不常與黃教授起衝突。黃教授主張要徹底地推倒校長，叔父則以爲可以在相當的條件下便實行讓步。黃教授的內心以爲：趕走了校長，說不定可以藉省政府秘書的力量來對這個位置染指一嘗，但叔父的私念則是：這樣的孤注一擲，似乎對於位置上不免有些冒險。因之對於黃教授近兩日所積極主張的拉攏學生來使用武力的政策，叔父則故意不出席罷課委員會來作消極的反對。

一天，叔父獨自鎖在書房內納悶，而他的心却飄飄地飛到海外去了。他是住在一母一女的日本人家中，母的便爲他每天炊飯，女兒從學校回來，便時時到他房裏來補習功課。一直到當時，他尙不失爲一個謹嚴之

徒，他的房內，常常高掛着從曲阜買來的「聖像」。他主張用國家的錢的留學生，總得要為國家建功，實在不應在出國後的第一步便來鬧離婚。他以為那蠢蠢蠕動的無知的髮妻，實是社會所造成，這社會已經給了無限的苦痛與她們。吾們實無再來作「火上添油」的權利。所以他特不會宣言過要離婚，而且還時勸着許多同類者起來共同犧牲。可是自從他與那房東的女兒接近以後，他關於舊式婚姻的論調，便漸次改變了，而且也能夠言之成理。他說：那些受着婚姻的痛苦而又不離婚者，實是增長社會的因循，那些成千成萬的舊式女子既是社會所造成，這個罪咎當然還是由社會來負擔。不過這種「名論」的根源，還是由於房東女兒的那雙豐滿的赤腳，那入浴過後進房來發散的肉香……所以現在他不出席罷課委員會而獨鎖在書房內的時候，他亦飄渺地看見一位日本女人緊靠着他坐着，白頸項的一陣粉香和肉香，老實在牽引他要像餓鷹似的撲過去，連大門上的扣門聲都不會聽着，末了還是丘立來通報廳上有學生來會面時，纔把他的一片

回想打斷了。

踱過天井，走上客廳來，叔父想這一定是黃教授所抓住的學生來請他出席罷課委員會的了。然而一見面時，纔使他喫了一驚：凳子上坐着一位穿短裝的客人，却是素來對「東洋幫」的教授不客氣的二年級的學生。

見着叔父進來，這位學生便很莊嚴地站起來：

「我今天是想來問問先生關於罷課的意見的。先生雖是參加罷課者之一，但我們也知道先生並不是主動者。」

學生的一隻手插在褲袋內，簡單地這樣說明來意，臉上滿是要開談判的樣子。叔父想這定是有些亂子在內。他努力裝起一副威嚴的口調說：

「一切都有罷課委員會的主張，我個人並沒有什麼特別意見。」

「不過罷課已經是一禮拜以上了。先生們雖然有所主張，但是學生們的犧牲也就夠大了。這一次的內幕我們也知道一點，所以我們特來請先生

先行復課的。」

「這，我可不能簡單地回答你，這是須待罷課委員的決定。」

叔父的話剛完，他見着學生已經從褲袋中把手取出來。又插進衣包內面去。

「不過今天我是代表大多數來與先生接洽的。希望先生考慮一下，在三天之內給我們一個書信的回答。」

學生說完後，便從衣包內取出一封公函似的信件來遞與叔父，便又忽地去了。

叔父回到書房把信拆開；他先看見末尾上的署名是「學生復課運動委員會會啟」。信上所寫的，大約與剛才的學生所說的相同，不過措辭也頗為強硬，而且末了還加上「如先生等繼續固執罷課，則生等也祇好起來擁護學生的利益」一類恐嚇的口吻。

信被扔到棹上。教授的兩手托着額骨；他想事情是愈來愈糟了：黃教

授要想抓住學生，而學生却被人先抓着。以後的事情，明明不知是誰勝誰負。爽性去復課罷，這又頗覺有些對不住朋友，而且自己的這一份飯碗，也是黃教授介紹的；繼續堅持下去罷，然而前途却又那般的渺茫。他一時不能得一個辦法，他祇是愈堅信非早加妥協不可了。末了他決然地起來去把那爬在牆壁上的帽子抓下，打算到黃教授處去一面報告剛才的事情，一面想藉此來堅持他的「妥協」主張。可是他剛把大門打開，他便幾乎與人撞了一個滿面；而且他見着那附平常見慣了的細小的眼睛睜得很大，素來靈活而銳利的兩隻瞳仁分外地轉動得快。這正是黃教授來了。

「你打算出去麼？」黃教授搶先說。

「不關緊要；正打算到你那邊來談一談。」

黃教授同叔父再回到書房來坐了。

叔父本有一番大道理要吐瀉，但現在反被突如其來的黃教授壓噎了腔。黃教授不特兩隻瞳仁轉動得快，而他的舌尖也是加速度地滑動着。他

先說這次罷課的勝敗，是東洋幫教授的生死關頭，次說到他已經得着了許多學生的擁護，末了更「噫以大義」似的，要叔父積極起來。

「可是我知道的正相反，」叔父終於把剛才的學生的信拿來遞與黃教授，「學生擁護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呢。」

但叔父的話顯然並不會因這封信而生效力，他見着這信從黃教授的手中打了一個轉，便仍輪到棹上的原位去了。同時他又聽着黃教授滿不在乎似的，說：

「不要緊，我那裏也有一封。我已經調查明白了，這不過是少數學生幹的。叫幾個人起來否認了就是。要緊的還是大家積極起來。」

叔父的滿心的「妥協」意見，就這樣起雲不下雨的被衝散了。

但是黃教授走了過後，他便又有些悒悒不樂。黃教授雖確已抓住了一批學生，但勝敗總還是未知數，而且縱然結局是勝利，但那湊足一萬元的慾望，並不能忍耐地等待這樣遼遠的東西。

到晚上來，天氣忽然變得異常的鬱悶，而且溫濕的南風吹來，使人身上覺得異樣的發燥。叔父在晚飯的棹上，始終不曾開一句腔，臉上正與天色顯出同樣的沉滯。他覺得眼前一切的人都是他的仇敵，無論婦娘，姊妹，丘立，都是一樣。他毫不願見這些人，他祇想一個人孤獨的居住。及他回到書房來，把那上了鎖的抽屜打開，取出一個桃紅色的信封來拿在手，他這纔覺得心內溫和了些。於是他乘興又把那放在最下層的舊信也翻了幾封出來，想藉此來把自身的抑鬱的感情陶醉着，這時他更不願有一個人進來打擾他了。

可是當他正展開了那纖秀的信紙讀着時，便忽又不得不急把它塞到抽屜內去，他聽得有叩門的聲音。

進來的是丘立。手上拿還了一部雜誌之類的東西。叔父的臉色還來不及表示出討厭的動作時，丘立已經把雜誌擺在他的面前了。

「我這個地方有些看不懂，什麼叫『迭克推多』呀？」

叔父機械地接過雜誌來看時，他的腦袋還滿裝着「我最親愛的哥哥」，致眼睛有些看不清。他再看。果然纔「送！克！推！多！」一個個的映到腦內去，用勁地把「我最親愛的哥哥」之類的字趕走了。可是仍然不懂是什麼意思。這回他却略感着有些發窘了。在物理化學的書上，確不會看過這樣的字。但不知怎的，他却不願說「不懂」。於是第三次又來看上下文，可是仍然覺得有些生疏。末了他纔把雜誌的封面翻來看。他的眼珠不轉動地在那「路碑」兩個字上面釘了許久，他的發窘的雙頰便突然轉成了勃怒。忽的「撲撕」一聲響，雜誌在空中一掠，便飛到牆頭的角落上去了。

「吃！真糊塗！無事來看這些東西，過兩天你怕真要來革我的命了嗎！」

這兩句話像突然驟來的電閃一樣，使房中登時彌滿了險惡的空氣，豫兆着將有一場暴風雨的來臨。可是丘立現在不知怎的反異常平靜，既無從前的畏縮態度，也不因叔父的橫勢而興奮。他既不輕不重地很清晰地說：

「不懂的話，大家說『不懂』就是，何必話這樣多呢。」

從未聽過這樣的話的叔父頓時噤住了口，臉上發出紫青色來。他木呆地把丘立望着，想一定是鬼附在這小子身上，纔有這樣不平常的話說出來。隔了許久，他纔顫抖着牙腔說：

「噫，你這是什麼話！幾時學會說的？我好心好意告誡你，你反來這樣抵觸我！」

「那末連這句話的意思也好好地告誡我就是了，何必動手動腳的呢。」

「哼！你這不知恩的東西，留你在這裏，倒不讀正書，反來刁蠻！」

「你說什麼？我不懂什麼叫『不知恩』！」

「那末，我問你：你現在喫的是什麼人的飯？倒看不出你這樣的人小鬼大！」

叔父把椅子向後移動，從新裝勢地坐好。宗法式的威壓和漫罵既失了效力，這纔把最後的催命符拿了出來，同時表現出「看你還有話說否？」

的樣子。可是他見着丘立仍然不動，還是用着那個冷冷的腔調，又在說了：

「啊，原來說的是『飯』噃！不錯，的確是喫過你幾頓飯的；可是你却忘去了：請一個跑街也得要喫飯。那末，現在我說我這一面罷：我家裏的穀子不夠拿糧，不夠上稅，我缺少的是錢，所以我纔跑出來——以爲你們這樣受過高等教育的新人物，一定可以設法使一個想讀書的人得着書讀。現在我知道我這樣的想法是錯誤了。可是我也不是白喫你的飯，我跑街，我攜帶小孩，但我都不會要過一文工錢。」

丘立更期待着對面的更激烈的漫罵飛來，可是反因他這一段話而平靜了。叔父知道了丘立並不是有鬼附在身上，而完全是前後若兩人了。爲什麼變的呢？他想這說不定就是那躺在角落上的「路碑」在作祟。於是他終於改換了口調說：

「丘立，這原來是你一句一句的硬頂上來，纔惹我發了氣——說出這

樣的話。我並不是不理你，再隔一晌，我便打算介紹你到大學去讀榜牘的。不過你不應讀那樣的雜誌，要好好的學爲人，不要跟着人學糊塗。」

「謝謝你。可是我已不再想進什麼大學了。從前倒還把它看得神聖，以爲那裏面的人都了不得——能夠改造中國，能夠爲人民謀幸福。但現在我總算是明白了——或者叔父比我還知道得清楚些罷，現在的大學實是跟糞缸一樣的污穢，祇不過養一批『狗打架』的糞蛆似的人在那裏爭飯碗罷了。」

叔父的臉又泛上了紫青色，而且恢復了從前的險惡，最後的忍耐的袋囊，彷彿快要被這有刺的話刺穿了。望着他那不合時的牙關一動，電閃似的，便迸出如下的幾句兇暴的話來：

「滾出去！你懂得什麼！我沒有幾多空閒來同你講廢話。你高興什麼就去作什麼罷。以後用不着住在我這裏了。」

正在這時，房門忽然打開了。門上現出嬉笑的圓圓的有些驚異的眼

睛，彷彿已經在門外站了許久。進門後，她纔用調解似的口吻說：

「丘立，有話明天講，快去睡罷，你叔父近來的脾氣不好，你莫要見怪他。」

「自然是要滾的——」

奮然地說了這樣一句，丘立即到角落上去拾起雜誌來，走了。走出書房來，他見着密姊也在天井的黑暗中站着。

十

曹孝植躺在床上看新買來的叛逆的朝鮮青年。棹上一鍋清水四季荳煮得霍霍地響，打氣爐也正燒得起勁。

這時門外忽然嘩的一聲響來，打斷了他的注意力，掉頭過去，天井的角落上的漏水洞正湧滿着污水，而且濺了許多到門內來。他知道又是房東太太從樓上潑了些什麼。陽光閃閃地在染了水的青苔上反射，太陽腳快爬上了牆壁。但孫丘立還不會回來。

曹孝植忽然記起四季荳是應得離水的時候了，他急忙翻身起來去找盤子，打算撈起來涼拌。他與孫丘立在這裏共營着自炊的生活以來，快近兩

月了。當孫丘立來說已經與叔父起了衝突，不能再搭留在叔父家中時，他遂滿口承認爲丘立設法；租房子，搬傢具……都是他一手包辦。此後他完全把丘立看待如兄弟一樣，用錢既不分彼此，而且事事都幫忙籌劃。

而丘立搬出了叔父家後，又竟意外地發了一筆混財；這原因是有一天曹孝植忽然轉來要他趕快到一個補習學校去辦一張「在學證書」，說是在北京的四川學生，也因為無法維持生活，鬧着要分川漢鐵路的餘款，而這筆款項的分配，南京的川籍學生也派代表去鬧了一份來。所以祇要有「在學證書」的人，都可以照分。這樣，丘立在不明不白中，竟領到了五十元意外的款項，使他的生活暫時得以維持。

曹孝植在一盤四季豈上淋好了醬油過後，又打算去拿他的叛逆的朝鮮青年。可是剛一轉身，他見着天井內有一團青湖縐裙子在飄飛，裙下一雙豐潤的女人腳走來，而且有一對漆黑的曠仁在向他微笑。是蓉姊來了。自從曹孝植與丘立同住以來，她總是偷偷的來玩，而現在已經是彼此很親熱

了。

「丘立出去了？」蓉姊踏進房來先問。

「去找他的新朋友去了；他這一晌總是在外面跑。」

曹孝植說後，即從新把打汽爐的火抽大，豫備燒開水來待客。

「又找施瑣去了麼？」

「不是。他這朋友，想來妳也是很熟的，不過妳萬難猜着這是什麼人。」曹孝植瞧着蓉姊笑了。是親熱的無拘束的笑。

「我也很熟？」蓉姊偏了偏頭，很快地又說明她並沒再有一個認識的人在這裏。可是她又見着曹孝植收住了笑容，很老實的肯定地說：

「包管妳是認識的，——一點兒也不會估錯。」

「我不相信！」蓉姊仍然摸不着頭腦。

那末，我問妳：妳到過時裏書店麼？」

「到過。」

「對了！就是那位親自包書，親自開發票來遞與妳的那位小夥計。——不是妳很熟的麼？」曹孝植把這悶葫蘆揭穿後，得勝似的望着蓉姊，這幾兩人都泛上意外的微笑來了。

於是蓉姊的腦內想起了那位穿老藍布衣衫，耳背後總是插着鉛筆，客來便招呼客，無客便拉着書來讀的徒弟的面影來。怪不得曹孝植不肯一口說出，真猜不到丘立會與這樣一個陌生人發生了交情。這樣想了不久，便有一縷寂寞的感情，忽地湧上她的心尖上來，使她不得不斂去了笑容：她想丘立現在已經是處在海闊天空下的無拘束的雄鳥一樣，可以振翅亂飛了，而自己則仍然是綑縛在一隻囚籠內面，天天過着那般陰沉的生活，天天受着環境的壓迫。尤其不可忍耐的，就是近來時時都覺得胸裏鬱積了些什麼，想要發洩出來，但却找不着一個發洩的對象，因之反時時都感覺胸內祇是空洞洞的。

「蓉姊（曹孝植總是跟着丘立一樣地稱她蓉姊）也覺得丘立的這朋友

來得稀奇麼？」

聽着曹孝植的聲音，蓉姊幾猛地回省過來，努力恢復了她的常態，但臉上却留了一抹寂寞的痕跡，說：

「倒沒有想他這朋友怎樣；不過我想我也是一個男子就好了。」

「爲什麼呢？」

「可不是麼！我最近愈感覺女子的不中用——總是沒有一股毅力。也許這是由於現在的社會不許女子出來亂闖，但這樣的懦弱，女子自身恐怕也要分一半的責任。可不是麼！丘立比我後進牢籠，却先掙脫了出去，而我還是從前的我。」

蓉姊忽然把話停下，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曹孝植這纔懂得了她的話的意思。但因爲蓉姊住的地方，畢竟又是一位親叔父的家庭，而對方又是一個女子，竟使他暫時不知怎樣回答纔好。所以他略爲惶惑了一會，僅能說出如下的幾句普通話來：

「自然照妳現在的環境說來，是太過於孤僻了。不過我想這也需不着用怎樣的毅力來擺脫，祇要一考進學校就好了，那時朋友自然會多起來的。」

可是蓉姊搖了搖頭，表示出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她略為沉默了一下，纔慢吞吞地漏出了如下的兩句話：

「我恐怕學校還不會考起，已經由一隻囚籠被趕到另一隻新的囚籠去了。」

話聲有些發抖。而且說完過後，便雙頰發紅，把頭埋了下去，似乎不知道這兩句話應當說出來與否。一面曹孝植也因此而起了警愕：他誠然也知道蓉姊的環境不單是「孤僻」而同時也有些經濟的束縛和宗法的壓迫，但他從不曾想到還有超乎這樣以上的更複雜的事件。這更複雜的事件是什麼呢，蓉姊自然還不曾明白地說出，但從那泛着紅暈的顏面，及那俯視着的潤濕的眼睛看來，顯然這決不是一個孤獨柔弱的女子所能解決的。他想

探聽個究竟；但恰巧這時蓉姊又抬起頭來，勉強地發笑，說了：

「倒也沒有什麼。不過我不願意別人把自己當着物品來贈送；如果有個女朋友也好——可以商量怎樣辦，但現在我是與什麼人都隔絕了的。」

「那末，我想有事總可以同丘立談的嗎。」曹孝植終於這樣插了一句。

「何常不會這樣想過；不過當時事情還不十分明顯，而丘立又是那樣的年輕，就講，恐也得不到一個主見。——」

蓉姊的眼光，現出一些期待的神色。聲音是那樣的細微，彷彿像一個受了屈的小孩一樣。曹孝植這時似乎也看透了蓉姊的心情，他一面警誡着自己的話不致失於魯莽，而自告奮勇地說：

「那末，蓉姊，你萬一有爲難的事，可否把我當成丘立一樣，說出來彼此斟酌；我雖然不懂得什麼，但說不定也有足以供蓉姊參考的地方。」

果然蓉姊在嘴角上現出了溫柔的微笑，一面俯視着自己在裙上撫弄着的手指。暫時是感謝的沉默。

「還不是那些麻煩事。從前我就有些疑惑。叔父到處都不准去，什麼人都不准見，偏是黃教授一來閒談，他便時時要我出去，借着事故使我與黃教授談話。後來丘立一來，又遇着罷課的事發生，這種現象纔暫時好了些；可是現在黃教授又時常來往了，而且到了前兩天來，我纔知道我從前的疑惑並不是虛疑——」

蓉姊談到這裏，便又把頭低了下去，似乎有些遲疑難言；但曹孝植已經猜着大半了，他很明白的反問過去：

「是不是談到了婚姻問題？」

蓉姊寂寞地笑了笑，視線無目的地向着天井移去，後來纔終於明白地說了：

「是前晚上的事。嬌娘忽然到房間來對我說，黃教授還不會結婚，而

現在在社會上的地位又好；婚姻遲遲都要決定的，問我的意思怎樣。我當時說我還想讀書，不願這早就談這些問題。可是嬌娘又說這是叔父的意見，黃教授既係叔父的老同學，而且對待我們又不壞，連叔父的大學教授的位置也是全仗黃教授的力量。嬌娘說時，暗暗好像指明叔父已經是這樣決定了。」

早已猜着是女子常有的問題，但却不會想到這對手竟是全校罵爲「小鬼」的黃教授。曹孝植不知怎的也有些不滿意蓉姊落到這樣一個人的手中。他急帶着頗有些耽心的口吻問：

「那末，後來你承認了，還是拒絕？」

「也沒有承認，也沒有拒絕。」

竟是這樣無力的回答。而這無力的回答更激動了曹孝植的不安，使他不得不熱心地說出自己的意見：

「這樣可是不行的。如果本人願意，那根本就無問題，如不然，那就

非早點表示出決心來不可。這樣的事，一猶豫便往往要失脚的。對於黃教授，我不想說什麼；不過我以一個朋友的地位來說——

「那是不成問題的；而且年齡又相差得那樣大！」

蓉姊這時忽而堅決地搶着說了出來，重新表示出她的爲難，並不是在估定黃教授的好壞上面。

「所以爲得保全一個人的人格計，蓉姊，妳更不得不下個決心來準備，若不然，事到臨頭時，便祇有束手待斃地屈服罷了。」

蓉姊顛了顛頭，表示採拿了曹孝植的話。但隨又喘了一口長氣，含糊地說：

「所以我想我是一個男子就好了——想什麼就什麼作；而女子總是顧東顧西的！」

蓉姊說後便忽地記起了她是藉故出來買書的，不能夠久留在外，於是她不待丘立回來，便先走了。留了一些不十分明瞭的弱柔的話語與曹孝

植。

孫丘立回來時，曹孝植已經先喫過飯，正在洗碗了。他一走進來，便把腋下挾的雜誌往床上一扔，比了一個叔父捧路碑的姿勢。

「真倒楣！別人提起就扔的東西，偏有這樣多人讀。今天上街走到下街，所有的書舖都走完了，纔在一家小店面內買到了手，但是已經祇剩這一本了！」

「龍華不會爲你留着麼？」

曹孝植揩乾了手，走過來把雜誌翻開，他見着第一篇是「對於將爆發的江浙內戰應有的認識」這樣的一個題目，同時又談起時衷書店的小夥計龍華來。

「已經不在店舖了。問起那年紀較大的一個來，纔知道是回家去了，原因是爲的與老板鬧了架。」

肚子空了的丘立，這樣簡明地回答着，一面便去找曹孝植喫剩了的

飯，留下曹孝植來一面翻着路碑一面作了如後的感想：

「又增加了一個！怪不得許多人發生了恐懼，這東西正在到處抓着人的心尖，把叛逆的火種點着呀！」

原來這龍華也會在鄉間住過高等小學。因為在家的父親貪圖每月兩元的薪水，於是畢業過後，便在這書店中來開始了學徒的生涯。但是他的青年的求知慾望，並不因此而消滅，一有空時，便拉着旁邊的書報來貪婪地亂讀。他尤其看中了路碑，因此於不知不覺中，也對於那些買路碑的人們特別懷着好意。正在這時，路碑總是一到就賣完。他常常見着丘立走來撲了一空，於是他便告訴丘立承認路碑到後，每期都為丘立豫留一份下來，這樣，他們遂從此漸由相識而變成朋友了。

丘立泡起開水來喫了兩碗冷飯，不久便又一溜就出去了，說是要到施瑣那裏去。也誠如蓉姊的羨慕，他現在的環境，是海闊天空的了；雖然生活是比較地更無保障，但他毫不介意地總是在外邊去亂跑，跑到哪裏喫

哪裏；萬一在各處的朋友處都把飯起漏了時，率性就抱起肚子來餓一頓，絲毫不表現一點悲哀。

對於丘立的這種情形，往往使曹孝植發出驚異來：放棄住學校的念頭，對叔父儘管用不着客氣，找一個適當的地方去改良社會，這一切都是他教給丘立的，但他萬不憶丘立竟雷厲風行地實行得這樣快，而且竟超出了他的豫想的程度。他本來叫丘立多認識幾個人，朋友多了，自然可以找得到一條出路，但現在丘立認識的人，已經超過了他所認識的，而且還有許多竟是他認為可以不必往來的不三不四的傢伙。因此，他對丘立所起的驚異，有時竟會轉成爲一種疑懼，以爲這是有些近乎「流氓」。

可是這天丘立走了過後，曹孝植的腦內却禁迴着蓉姊的問題。黃教授不特在行爲上和思想上都是可卑鄙，而且那雙老鼠眼睛和那幅鬼祟的面孔，一見就令人討厭。蓉姊的態度，顯然還不會十分決定；使她誘起抵抗的，似乎不在黃教授本身的這些缺點，而僅是不滿意於叔父的專斷。後來

他又想到蓉姊的肥潤的兩腳，玲瓏溫和的面孔，面孔上的笑窩和大的黑睛眼等，竟要受黃教授那樣的一個人物的擁抱和佔領時，他忽然感覺胸中起了激烈的跳動，面頰頓時蒸熱起來，使他不可忍耐。他急忙把這幅可憎的幻影逐開，從新假想着擁抱蓉姊的不是黃教授而是另一個人；可是他更驚駭起來了，——彷彿這人也馬上便成了他的仇敵；於是他急忙從凳上縱身起來，倒上床去抓着被條來緊緊貼着胸脯，似乎拚死也不肯失掉一件東西似的。

約莫過了十幾分鐘時，他纔自制着突突發跳的胸口坐起來，幸好面前誰也不在。他打了個微笑；努力地想把理性恢復過來。他覺得從前也喜歡蓉姊；但這始終不過是像愛好公園中的好花一樣，從不會想過要獨佔，但是現在一聽見有人要來攀摘去插在私人的案頭，便連自己也就發生了不願放棄的心了。

蓉姊轉去後，心裏也起了更劇烈的激盪，更加緊地混亂了。她從前的

心窩是一湖澄明的清水，雖也不時地在起波紋，但這還不過是爲的學校問題，經濟問題；但自從有黃教授的問題發生後，她便覺得有一個巨石投到了她的生活的中心，在那兒誘起的激浪，還一層層地向着她的全身推播。這個巨石，自然便是婚姻問題，而所誘起的第一個環浪，便是她的婚姻的對象。因之先投來的巨石現在已經落到了底而且在那裏安穩了，可是這第一個環浪却在那裏委實用勁地鼓動着第二個第三個以至於無窮的其餘的小紋。

爲第一個對象的黃教授當然使她不滿，但她卻沒有馬上拒絕的決心。這因爲違背了叔父的意思，便要受着經濟和宗閥的兩重脅威，而且沒有一個強大的外來的第三者來補充黃教授的位置時，她的心也是空虛無力的。

可是今天回去後，她的心情又是兩樣了。黃教授的影子逐漸縮小，眼前時時閃現着一個曹孝植來。雖然已經是相見過許多次了，但她今天不自覺地却重新來開始審定曹孝植的身材，細想他的面孔，揣度他的性情，彷彿

彷彿一切都是今天纔初見，一切都是新的。到了晚上來時，心裏益發紊亂，使她坐立難定，而且有時竟不自覺地在腦內畫出了一些幻影，使自己發生羞恥，致不得不急忙倒上床去緊閉着眼睛。但這甜密的恍惚剛繼續不久，便被一些現實而更嚴重的問題衝得七零八散了。叔父是否允許我？不允許又怎樣辦？決裂了後的生活問題又如何解決？不得已時還是屈服下去承認黃教授？——這一大串問題，像巨大的鐵鍊似的緊緊地捆着她的身體，使她愈感覺自己的孤獨，愈覺得需要一個第三者的力量來幫助她。在這樣極端的慌亂和興奮過後，忽然一股辛酸的悲意，軟綿綿地湧上胸窩，床被上頓時滾着幾點淚珠。他想起了早死的父親，想起了家中的慈母，更想起了慈母重重地將自己託付與叔父，結果竟增加了叔父對自己的權威。後來這些悲酸的回憶慢慢地阻住了她的淚泉，腦內雖然仍是恍恍惚惚的，但全身却覺輕鬆了許多……不知到了什麼時候，她忽然見着黃教授開門走進來了，可是也不會來和她談話，而這房間彷彿已是他們新婚後的住家。她正

在疑惑：沒有談過一次心，沒有相互的理解，更沒有愛，就是這樣便結婚了麼？可是轉瞬她又見着黃教授站起身來在慢慢脫衣服了，面孔是叔父對待嬌娘時的面孔，呆板板的，鼠眼也顯得更小。一時黃教授的衣便脫精光了，而且快要向她的床上爬來；她警駭得發抖，她急想躲開，可是已經來不及，黃教授像幽靈一樣，緊緊地抓住了她的臂膀，使她毫無掙扎的力量。正在這時，她忽然聽着有人在猛烈地拍門，聲音震動了全屋，繼續便是嘩啦一聲響來，門板頓時成了粉碎，一個不認識的人猛地闖進來了：她急忙睜開眼來，祇聽着心臟跳動得快往外溢，眼前却什麼都沒有，自己的身軀，冷冰冰地躺在床上，掉上的洋油燈快要熄滅了。她略定一定神後，纔一面起來整理床鋪就寢，一面回憶着剛纔的惡夢，寂然地笑了。她想屈服下去後的結婚生活，或者也不過如此而已。這時身上不覺又打了幾個寒噤，她纔急忙脫了衣服躲到被窩內去了。

十一

時間忽忽地又走到了禮拜日。天氣異常的陰沉，外面下着微雨。

近來施璜想組織團體的志願果然已成了功，由許多愛讀路碑的朋友成立了一個「時勢討論會」，曹孝植和孫丘立自然都在參加之列，而今天恰又輪到了會期。

在未赴會之前，丘立便有些興奮，不斷地在地板上踱來回。這因為在上一次的討論會上，由施璜處聽來了黃埔軍官學校最近要在上海招考學生的消息，而招考的確期施璜承認在今天告訴他，他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不特目前的生活問題可望從此解決，即要返還從來所受的恥辱和壓

迫，這也是一條獨一無二的出路——亦即是曹孝植所說的「找一個適當地方法改良社會」了。

可是今天曹孝植的心境，却恰與丘立相反。他默默地躺在床上，眼睛無目的地注視着天井，彷彿對那濃濃的陰雨，懷着無限的恨意——雖然他的煩悶完全是與雨無關。自從蓉姊的問題發生過後，他覺得自己陷入於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而且是愈陷愈拔不脫。這是因為他近來對於蓉姊愈感覺放不開，而家鄉的早已作了妻子的姨妹，却又在心裏阻擋着他，使他不敢無罪無礙的進行。他自然亦知道現在的離婚，早已算不得一回事，但自己總無勇氣來掀起這一場風波，使那爲自己包辦婚姻的老母，在終年的時候來受苦惱。如果是別人處着這樣的情形時，他很可以告訴他怎樣辦理，但不幸這當事者却又是本人自身。

「孝植，到上海的路費統共要多少？」

曹孝植急忙把注視着天井的視線收回，知道了丘立的踱方步，原來是

在計劃着自己的前程；他眼望着這位勇往直前的朋友，不覺對自己現在的沉溺的心情，抱了無限的羞愧，而且漸有些疑惑自己是一位常常理解得到却做不到的人了。於是他無心地隨口地反問道：

「你真的想去投考麼？」

「不去怎樣辦！久停在這裏也不是話。」

丘立在床前停了脚步，很熱心注視着孝植。但曹孝植已經看出了自己剛才隨口說出來的話，竟誘起丘立的疑慮了，他急忙翻身起來坐在床沿上，很誠懇地說：

「我自然是贊成你去，爲現在，也爲將來。不過上海是很複雜的地方，初去時的住所，和朋友的介紹，都應得先與施璜商量周到。」

這時漢口的旅館中的一幕悲喜劇，忽然重映到丘立的腦內來，所以曹孝植雖然說的是瑣碎話，丘立也感得似長兄的教訓一樣。於是他挨着曹孝植的身邊坐下，說：

「這些事我都問過施璜；他說他有一位朋友是在上海的一個「國民通信社」中負責，而且也與這一次的招考有關。這人便住在上海北火車站旁邊的北站大旅舍內，施璜說一去便可以住在那裏；所以現在成問題的，還是自己的旅費。」

「橫豎不過是一天的火車，我想至多不過幾塊錢就夠了。」

他們正這樣地閒談着，曹孝植忽然發現自己的手錶已經到了九點半；於是他們即刻豫備出門，因為「時勢討論會」是十點鐘時在施璜處開。

細雨已經停止，一股陽光從烏雲的稀薄處射出，使人們的沉悶的心胸，也跟着得了一些快意。他們走進沙塘沿的施璜的宿舍時，已經有幾個人先來了。

宿舍正是曹孝植住過的房間，施璜佔領着他的舊有的地盤。臨壁的條棹傍邊圍坐着人，而靠近棹傍的床頭，也代替了兩把椅子。每人面前一本路碑，他們所討論的題目，正是上面所載的「江浙戰爭的認識」。後來經

過了詳細的討論，大家都承認這一次的軍閥戰爭，將更增加一般大眾的痛苦，促進人民的革命化，同時也更加緊了封建軍閥的崩潰的速度。結果完全同意於路碑上的文章的意見了。

「現在南方已經承認容納革命的勢力，這正是大家很好努力的時候。」

在討論完結之後，照例有一時的自由談話，而這樣開頭的便是施璜。

「聽說這兩期投考黃埔的成份已經與前大不相同，盡都是抱着反抗的青年學生，所以將來的黃埔，一定要成爲革命的中心勢力。」

「可是洛陽的王帥也在招子弟兵呀！北方的基礎，看來還是相當的穩固的。」

「那不過是封建軍閥的最後的掙扎罷了。結果還是要歸於失敗的。」

「所以現在根本是兩個對壘，一面是革命的民衆，一面是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

「……………」
「……………」

這樣，學生們所特有的活潑而興奮的議論，暫時無止境的在房間中喧騰着，使丘立愈感覺自身的投考黃埔是光榮而有意義的事。

可是在這樣的熱烈的討論會上，曹孝植始終不曾發言；他沒有反對的意見，但也沒有積極地起來贊成。在議論的當中，他曾見着施璜的眼睛，像有刺似的幾次注視到他的身上，使他感覺有些惶愧，因之也幾次想要說點話，但當他還在遲疑時，便又幾次都被人搶先地說了。

當人們散去，僅賸得施璜，曹孝植，丘立三人時，曹孝植估定施璜會對他有幾句批評，可是什麼都沒有；眼睛雖仍然是像有刺，而話題却轉到丘立的投考黃埔的事上去了。施璜說上海的回信已經來了，不過確實的考期是臨時通知的性質，暫時不能公開，凡欲投考者，須於本月尾的兩禮拜前到上海報到。施璜把投考的手續，上海的朋友的介紹等又詳細地說明了

後，纔終於像下結論似的說：

「所以你现在是須馬上動身的時候了。」

曹孝植同丘立回到寓所時，已經過了兩點。他們一走進天井，便見着房門是半開着，而且裏面彷彿還有人在。曹孝植心裏跳動了一下，他猜定是蓉姊來了。可是及他踏進了門闕，他纔知道不對；房中確是站着一個人，但一剎那間竟認不出是誰，而丘立却早已跳到那人面前去拉住雙手歡呼起來了：

「呀！稀客稀客！」

這時曹孝植纔認出來了這便是時裏書店的小夥計龍華。還是穿的那件老藍布長衫，但不知怎的，一出了店門，連身上的那股店員氣味便都消滅，而且面孔的輪廓也顯得有些不同了。

「你不是回家去了麼？」

丘立在倒開水的時候，曹孝植便先這樣打招呼。

「對了；現在剛又出來的。」

「聽說你同老板吵了架，怎麼又會轉來呢？」

一杯開水遞給龍華後，丘立便插進來這樣說，頗爲這位環境相同的朋友擔憂。

「是呀！但是回去又受了老頭子的一場臭罵，所以現在是兩頭受着壓迫！」

「那末，還是打算回時裏去？」

「家裏的老頭子倒是要我這樣，但是我想不幹了；當店員真苦不過，何況又鬧過架！」

龍華顯着有些徬徨的神氣，末了又說出他現在是暫住在棧房裏。

這時曹孝植忽然挨進丘立，像獻計似的，小聲地說了兩句話，丘立的臉便即刻充滿了喜色，掉頭過來向龍華說：

「你何不去投考黃埔軍校；他們馬上要在上海招考，我已經決定要去

了。」

「嗯？真的麼？如果我也考得上的話，那真好極了！」

果然，龍華聽了這意外的消息後，便像感電似的衝動了全身，剛才的那副徬徨而萎靡無力的眼睛，也果然活潑潑地轉動起來了。繼續他的兩手又發着抖顫，從腰包中漫漫地摸出一封信來遞與丘立和曹孝植，同時兩瓣嘴唇也打着寒噤，補充說道：

「我原想出來走當兵的道一條路的，但我却不曉得黃埔要招考！」

丘立和曹孝植兩人接過信來一看，信封上面開頭寫的是「頰面交洛陽」，經過了一長串的軍，師，旅，團，營等的字樣後，落腳纔寫的是「排長楊國盛收」；裏面是一封介紹候補士兵的簡信。

「可以不要去了；何必去跟軍閥當走狗呢！」

兩人把信重新疊好，交還龍華。

「那自然是無辦法中的辦法；想暫時去幹着來等機會罷了。這邊既然

「有路可走，就考不起也應得去試一試。」

大家暫時無言，房中充滿着一股默默的希望。後來彼此又談一陣學校的性質和考試的內容，丘立纔像下結論似的說：

「好極了！快到校房去把行李搬到這邊來住，以便準備一同出發！」

十一

丘立和龍華去後，曹孝植的心思益形紛亂不安。這原因：一半是爲他現在係一個人獨住，益助加了無聊時的胡思亂想，另一半則是蓉姊仍然繼續來對他訴說了些環境的愈陷於冷酷，而且表明祇要有辦法時，她很願意像丘立那樣毅然地脫離叔父的家庭。

在蓉姊的談話中，除了消極的對於環境的愁訴而外，未嘗不曾看出蓉姊的另一面的對他的積極的心情，而且使他發生苦惱的，亦正在於這點。當他見着那水汪汪的一對黑瞳，很熱烈地對他期盼着什麼一樣的時候，他的血液不禁像電流似的沸滾着全身，使他不得不急把眼簾眨動來躲避那不

可忍耐的性的誘惑，但當蓉姊把視線收回而恢復了常態時，他又突然感覺失望，而有一股惆悵的心情簇上心來。這樣不可解決的矛盾，始終苦纏住他的心胸，使許多人都說他有些近乎失戀，特別是施璜時常責備他過於消沉。

大約是丘立等赴滬後的兩禮拜後的一天早上，曹孝植正鼓起眼睛望着樓板貪眠，他忽然聽着天井裏有人走來，繼續便是一陣急劇的扣門聲，他知道一定是施璜。他急忙起來把門打開，果然是這位可敬而又可畏的朋友直挺挺地站在門外。他像做了錯事的小學生見老師一樣，準備着接受兩句嚴厲的詞責，可是施璜却含笑地看了他兩眼，便走進來拿了一封信遞給他。是丘立寫給他與施璜的，大意是——

「——我們都已考取；現快上船轉赴廣東。一切都有學校招待；從此生活無憂而努力有方，其樂也何如！」

「到滬後會又演過兩次滑稽的悲喜劇：其一，係到北火車站時，黃包

車夫以爲我們也是齊威戰爭的逃兵，竟想大敲竹槓，使我們不得不把無用的東西檢在一個朝籃內，扔在出口旁邊，僅把必要的行李自負前行。可是這樣一來，倒反把車夫們苦惱了，他們又要顧着去兜攬客人，又要忙着來搶那些並不值錢的東西；他們的互相爭奪毆打的情形，反使我們發笑了。這不外是我們窮而他們却更窮的原故罷！第二次的喜劇則又是發生在棧房。因爲我們突然接到南行的通知後，我們便又不得不決計把被蓋等物拋棄在棧房內面來偷跑；我們既付不出那些棧房錢，而今後的被蓋也不是必要的了。

「這樣，我們的身邊已一無所有，而被錄取的同學，也大概是與我們一樣。但同時我們這一船都是決心了的反叛者，我們高興！我們快樂！祝你們也加緊努力罷！待他日會師武漢時，我們纔來大家痛飲一場！……」

「算是解決了兩個問題了！」曹孝植讀完後嘆息了一口氣。

施璜坐着不動，眼睛瞅着曹孝植；過了一晌，他纔帶笑地說：

「你是說還有第三個問題不會解決，是不是？但據我看來，恐怕還有第四個問題懸在你的面前也說不定。」

曹孝植有些愕然；但他的雙頰似乎已經懂得了，因之不期然地先泛上了一股紅潮。

「老施，那是什麼問題，你何不明白地說出來呢？」

「你以為我不曉得麼？其實我老早就知道了。」

施璜見曹孝植無話，於是便改換了紆遠的口調，而又單刀直入地說：「孝植，不過我要忠告你，像我們這種人切莫在一個女子身上陶醉了。如果感覺了愛，就直截了當地下手，如不愛，便乾乾淨脆地拋與別人。你近來那種失魂喪魄的樣子真不是話呀！」

曹孝植覺得有一團刺從他的背上滾過，正釘着自己的弱點。可是他覺得事情並不如施璜所說的那樣的機械，於是他嚴肅地說：

「對的，老施；我也正想同你商量一下。問題不是在愛與不愛，而

是在有一個想掙扎出惡劣環境的弱者擺在我們面前時，我們將取怎樣的態度。何況當事者又是一個熟識的女子呢。」

「所以我剛纔說的第三個問題就是指這個；我並不非難你，爲着使你不久陷於沉溺狀態計，我也願同你共同解決這問題；關於蓉姊的事，我也從丘立處知道一些，惟不知道的，就是你對蓉姊的態度——也就是剛才所說的第四個問題。」

「你知道我是一個已婚者——」

曹孝植很軟弱地說了這麼一句，便被施璜的笑聲打斷了。他懂得這笑聲的意思，但也對這笑聲起了些反感；他不期然地在那笑聲一斷時，卻又搶先地繼續說：

「你以爲我太封建了，是不是？這樣的話，連我也知道說，而且也懂得，不過我也反對那些見一個愛一個的人，那簡直是狗！」

這意外的興奮，使施璜愕然了。也估定曹孝植的心理已經有些變態，

他又想是剛才的狂笑傷害了這位經不起強烈的批評的朋友的自尊心。於是他急恢復了嚴肅而誠懇的態度，說：

「老曹，並不是叫你去當狗；不過我笑你專門能為別人想法，而到了自身的事時，便反徬徨起來了。現在什麼人都已經不把離婚當成問題，何況你還是具有更新的頭腦的人呢。」

「我何曾怕離婚！不過我怕因離婚所誘起的反響。請你不要非難我，我也有我的獨特的哲學。我現在對什麼都不滿。都要反抗，但不願反抗我的母親。可不是！我覺得母親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雖不必因此便要去講『孝順』，但也不應份外地多誘起些事來使她傷心——你知道我的妻是母親的姨姪，而且這婚姻又是她包辦的。」

「好淺薄的哲學——一個變相的舊道德。」

施璜心中這樣想，他知道曹孝植的腦袋裏面，委實還有些筋筋網網的東西纏繞不清；這些陳舊的殘渣剩滓，使他或覺無聊，但他終於忍耐的繼

續談了下去：

「那末就照你的哲學行罷；可是你究竟怎樣對付蓉姊呢？」

曹孝植不語。似乎在沉思。約莫過了一刻，他纔說：

「所以問題不是在愛與不愛，而乃是怎樣設法幫助蓉姊掙脫她的環境像幫助困難中的丘立一樣。可是畢竟對方是一個女子，所以問題就有些麻煩了。」

施璜點了點頭；想趁此下一個結論：

「祇要不把女子看得那樣神聖，我以為這並不麻煩。不一定要同居或送進學校纔算幫助；先使她的經濟獨立起來罷；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祇要暫時有一個吃飯的地方。以後她便可以自找出路的——也如你所說的像丘立那樣。」

「可是現在就找不出這樣一個地方！」

「我有，」施璜想了想，便很快地說，「你可問她願意學習看雜否；

如願，那我有一個熟人在醫院裏，一定可以介紹她去。」

曹孝植表示了同意。

X X X X

陽光漸增了灼熾的力量。大學復課後還不會經過幾天便快又是暑假了。罷課的結果，雖然因兩方勢力的匹敵而歸於妥協，但在暑假後顯然又將有一個不小的變動。這變動的前兆，便是省政府的秘書長忽然另有他就而辭職，黃教授一派的勢力將隨之而起崩潰。

首先成覺了來學期之不利的，便是蓉姊的叔父。爲着一萬塊錢的完成問題，使他不得不另外設法，因之也就不成了首先崩潰的一隅。他想法外邊雖然薪水較豐，但却是飯少人多，排擠過甚，畢竟不如家鄉地帶的安全。這樣，他便立下了來學期回省的計劃。

這由秘書長的辭職而掀起的波動，不僅直接影響到學校，而且亦間接地使蓉姊的命運也起了變化。叔父沒有對黃教授表示好意的必要了；而在

罷課中的兩人的意見上的齟齬，這時又重新在胸中作惡，甚至連下期的位役之成了必然的動搖，也有些是怪黃教授之對西洋幫的攻擊太過。這樣，蓉姊和黃教授的婚姻問題，也便在無形中消滅了。

可是一個問題既去，另一個急須解決的問題又接踵而來，這便是蓉姊的跟着回省與否的問題。叔父的最初的意思，是要蓉姊暫時回家，待自己的事情有着落時，然後決定在省內讀書，或是再出來求學。但蓉姊則不特不願重去作那窮鄉僻壤的塾居生活，而且她認為這乃是實行曹孝植告訴她的計劃的好機會。所以當叔父提出了她的今後行止的問題時，她便託辭說在丘立處認識了一個學看護的女友，可以介紹她進醫院去免費學醫；待將來叔父的經費充裕時再作讀書的計劃，即不然，亦可以藉此學好一種技術來解決將來的生活。這樣，她的志願，便急轉直下地被叔父承認了。……

蓉姊跟着施璜進醫院去的時候，是一個晴明爽朗的上午。抱着新的憧憬，她異常輕健地併着施璜的 footsteps。一股幸福的氣份，飽潤着她的少女

的心胸，這是她第一次感覺「自由」的欣暢。

醫院的主任醫生份外的年輕。在慇懃地接待她後，便告訴她暫時的工作，祇是配製簡單的藥品，和於診察病人時的傳遞器具，而且於禮拜日也可以有休假給她。

「好，祝妳的新生活成功！」

在一切都交妥安當之後，施璜很活潑地向她告別，走了。

蓉姊短送至院門後，即回來整理自己的行李。主任告訴她明日開始工作。她的房間還潔白；但除了一間床舖的位置外，便沒有許多空地了。她依次地放好了扁箱，檢疊了被蓋，然後坐到床沿上微微地喘了一口氣。剛才的興奮的氣分忽然弛緩下來，但一股異樣的寂寞，便又輕輕地滲進了她的胸窩。不過這種寂寞顯然是與前不同；從前是像幽囚在冷宮裏面一樣，渴望的是想那堅固的牆壁早日倒塌，好使自己的冷寂的軀體，得溶照在溫熱的陽光下面；但現在則覺得自身是飄浮在大洋上面的了，急盼的是想得

着一隻強有力的手臂，伸來緊緊地捉住她的兩膀。而且因黃教授的問題而被掀動過了少女的心胸，現在却愈熱烈地燃燒起來，使他不期然地，忽將剛去的施璜拿來與曹孝植作了一個比較。她覺得曹孝植雖然和藹可親，但却對她有些缺乏勇氣，施璜雖然爽直剛毅，但現在還不知對他是什麼心。她這樣沉思一刻，穩忽的猛醒過來，一股處女的羞恥心熱烘烘地撲上身來，臉上的紅潮，一直穿透了耳根。她急忙站起身來，用勁地把這些幻影闢開，順手關上房門，一直向走廊上去了。……

曹孝植的訪問蓉姊，竟延遲到了第三個禮拜。在這時間如停止了的三禮拜中，他過着窒息而刻苦的聖徒似的生活。他曾幾次踏出了門口，但一走到天井中，却又毅然地走了回來；他恐怕見了蓉姊過後，益粉亂了他的心，擊破了他的哲學。可是待他一面到房間，兀然地坐下後，板凳上却好像有一團茅刺似的，使他不得不站起來在地板上團團地廻走；一對漆黑的大瞳仁，兩顆娟妍的笑渦，和那肥肥的兩腳，不斷地在他的眼前恍來惚

去，像有千斤的力量在誘惑他，使他精疲力竭，再無掙扎的能力了。

這樣，到了第三個禮拜的早上，他終於下了果斷的決心去訪問蓉姊。由此所生的一切的結果，他完全交與運命，總之，他要藉這一次的機會把從來所抑壓着的痛苦儘量地發洩出來。

當他踏上街頭時，不覺一個寒噤侵襲了他的全身。雖然已是夏天的十陽，他却感覺心裏有些發抖。路途是那樣的熟習，而每一次的轉角，每到一個岔口時，他都覺得前面是一個未知的世界。路上的行人從來與他無關，但今天彷彿也特用着猜謎似的眼睛看着他。醫院終於在眼前了；他的胸窩跳得更明晰。他鼓着勁向前走，但一到院門時，不知怎的竟不敢仰頭一瞥，便回頭就跑，一直倒退了七八丈遠時，纔勉強停下來了。經過幾時的徘徊，他纔又重鼓餘勇，慢步走去；他覺得前面竟不是一棟醫院，而乃是一座幻城。傳事人的眼睛也是猜謎似的。他終於徬徨地等待在傳事室中了。他正等待着一幅戲劇的場面的出現，可是他忽然感覺了意外——傳

事帶了一幅不慙不慙的臉像走出來，說蓉姊不在。一時緊張着的心情緩和下去，他反覺得心裏舒適了些。

抱着悵悵的心情，曹孝植走出了院門，他不知蓉姊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是也不願即刻回寓所去。於是他隨着脚步在街上慢慢地亂走；無方向，無目的。不知走了多少時候，他纔忽然見出前面是秀山公園。正疲倦了；他想進去找個地方坐一會。公園裏面並不幽靜；剛植不久的小樹雖在發葉，但却遮不出一塊蔭涼地帶，人造的假石山到處兀兀地聳立，在陽光下反射出一種令人不快的土灰色。可是三三五五的閑人，彷彿並不要求什麼僻靜與幽雅，儘是那樣悵然自得的行走，園角上的一家茶館，更是熱鬧不堪。曹孝植今天特別討厭這樣多的遊屍，他拚命地想找一個無人的地方坐下來整理一下自己的混亂的腦經。他掉了一個頭，向着反對的方向走去，果然行人是比較稀少得多。而且遠遠的草坪上，恰好有一張靠背椅，孤獨地在一叢小灌木傍邊躺著。他急向前走去。可是他剛放快了步調，忽的又

不得不把脚停下來，前面有一男一女，身靠身地從小樹林的曲道上走了出來。一閃躩又穿進另一支小道去了。綉縐裙子，裙下的肥肥的兩脚，和那看慣了的長衫，以及長衫下面的西裝褲，不差不錯地便是蓉姊和施璜。曹孝植一發怔便覺眼前昏黑，耳內長鳴一聲，使他幾乎撲倒地上。

一直跑回寓所時，冷汗透濕了他的衣衫。他躺在床上沉默了半天，纔長嘆一聲，像下結論似的，自言自語的說；

「這是頂好的解決方法了，我不能憎恨他們，我祇祝福他們。」

於是他急翻身起來，走到書棹前去，從抽屜內取了信紙出來，寫了兩封簡信。前一封的內容是——

「璜；突接家中來電，要我即刻回家去一次。啟行在即，不能前來走辭。下期決心轉學北京；在那邊想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決仍當繼續努力。蓉姊是交給你，祝你們幸福——」

後一封則是——

「母親；學校暑假已到，兒現即起程赴北京。因成南京學校不良，故下期即決心在北京住學校。到北方後當再有信詳報一切不誤，祈釋念是禱。」

施瑣接着信時，曹孝植已經在津浦線的火車上了。關於信的內容，施瑣還是有些疑惑；家中的來電縱屬事實，但轉學北京的話，却從未曾聽着說過。於是他又耐第二遍。那末尾的兩句，忽然抓住他的注意；他矇目地沉思了半刻，嘴角上即浮上了一些微笑；他覺得已經明白一切了。

從四面八方偶然碰在一塊的青年們，就這樣又暫時散到四面八方去了，——各自流動着，突奔着，各打開着各的現在的命運，各創造着各的將來的命運。

時間忽忽地過去了，一年，兩年……

十一

大約是一九二七年的三月初的時候，漢口後花樓獨安里的一個軍隊住紮處內面，出現了孫丘立的姿影。他暫時的一進一出，都受着營內的那些從不會出過操，更不會打過仗的軍隊的尷尬的視線，而他對這些腐敗到極點的黑色制服的傢伙，也暫時不能不取一種戒心。他知道與他同時派到「保衛隊第一隊」去的一位同學，剛去接事時，便被幾個原任的分隊長一陣拳頭和板凳；打得躺在營內，動彈不得，而且事後也無從捉拏兇手。他被派進來的這「保衛隊第二隊」，雖因為他是補的分隊長的缺額，還不會對他用過全武行，但原任隊長則老是不正式地發委任書與他，使他整天不

清不白地躺在隊里無事可作。……

這一天，他也悶得膩極了；隊里除了聽得着吹吃飯號而外，便祇有那些流氓隊伍的拖鞋響，和偶然哼來的京調聲。

他望望他的房間，房間是空洞而黑暗的。杉木板子隔成的牆壁上敷了些舊報紙，潮濕的地板已腐爛了幾個大洞。靠左壁是一個小得可憐的茶几，茶几上一把瓦壺呆呆地坐着，讓兩個土杯子死守住它的嘴子。兩隻板凳上擱了幾塊杉木板——算是他的床，床邊一隻網籃疊在一口藤扁箱上——就是他的全部行李。

至于他自己呢，則身上的一套不合式的西裝已經皺得像豬肝，一件洋布襯衫當然也污髒得不成樣。爲着要從海道通過上海的原故在廣州特別丟了灰布軍服，在朋友處臨時湊成了這末奇怪的一身，但一直到了漢口，還無法換下，而這想來也是受着那些兵士側目的原因之一。

外面，從早上就下着的濛濛雨，這時彷彿停止了。可是天色仍是異常

昏闇，這長江中部的大都會，又是多雨而溼寒的季節。

一股鬱積不快的心情，使他終于不能忍耐這死沉的房間，他要到那活潑而熱鬧的街上去走走，同時也想過江去看看龍華，——這位一同到廣州，又一同繞過上海而到武漢來了的朋友，現在還住在旅館內面，不會派有工作。于是他寫了一張「假條」送到隊長室去后，便提着一個小錢袋走出外面來了。

隊門口兩個衛兵似乎對他要理不理的，但也終于勉強行了一個立正禮。門外有一個寬敞的場子似乎就是操場，但却始終亂雜雜地堆滿了垃圾及瓦礫之類，而且在這新雨之后，更是滿地的污黑泥漿，祇有歪斜地鋪着的一串方石板，才可以勉強踏腳走過。走完了這幅空地便是獨安里，里內多是住着下等窩子，現在，那些「野鷄」們都愁容滿面的靠在門口上梳頭。穿出里口才是后花樓；這時街上突然現出許多的人在擠。在擁，而在各色各樣的長衫中間，還夾雜了不少的灰布軍衣人——這就是剛到不久

的北伐軍。

暫時站在里口上躊躇着，孫丘立不知先向那里走好。可是一瞬他的臉孔便泛上微笑，象忽然想起什麼心事似的，終于由一條小巷向前花樓走去了。是的，「前花樓，鳳台旅館」——這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地方，他突然想順便去看一下。在那兒他幾乎病死過，在那兒他曾半夜起來偷過冷飯吃，在那兒他曾演了不少滑稽的悲喜劇。那時也是這樣陰多晴少的苦人的天氣，那時也住在這末亂雜的一帶。可是那時他的心境是慘淡，是黑暗，是絕望，而現在則是滿懷着前途與奮鬥，滿充着希望與光明了。想不到才經過兩三年的光陰，自己竟能有這末一個大變。

不久，鳳台旅館終於出現在眼前了。依舊是那末兩朵灰白色的磚牆，依舊是那末幾步不高不低的石梯。門楣上也還是掛着那塊綠褐色的招牌，招牌上也依然爬着那幾個褪了色的大字。一切都沒有變動。祇有那會很早就要放出起貨落貨的鬧聲來將他攪醒的隔壁的一家英商海產堆棧，這時似

乎也因英租界的收回而把兩扇鐵門關得緊緊的了。他含着復仇似的眼睛審視着這一切，同時也就想起了一大串的人物來。是的，當時這里曾有一個威脅過他的王金華，也有一個從苦難中把他救了出來的田煥章。這時他站在街上真想再進去看一看，但忽一轉念，他終於祇笑了一下，便掉頭向碼頭走去了。

從一碼頭搭上輪渡，又在漢陽門擠上了岸，他便到斗級營龍華所住的小旅館去了。……

「噯唷，真是要快找女同志才行！」

開門進去，龍華正躺在床上，而一見孫丘立時，便翻身起來無頭無尾的這樣說；眼睛上還現出兩道紅圈子，似乎是在夜間失了眠。

「丟那媽，我以為你病倒了，原來還是在想女同志。」孫丘立打着黃埔腔，說。

「倒不是我想。是隔壁房里天天都有人帶起女同志來開房間，而且一

來就要工作到天亮，真是鬧得一點也睡不着。」

「那有什麼了不得；另外搬一個地方就是了。」孫丘立坐下來笑着說。

「工作久不分配下來，搬到那里去？若說仍然住旅館，那就什麼地方都是一樣。」

「那末就暫時住到我那里去罷，獨安里『野鷄』是有的，但幸好還沒有女同志。」

「吊二郎當！當心女同志們聽着你這話不依。」

龍華說完一笑，惺忪的睡氣似乎也就醒了一半。於是他又拚命打了個呵欠，即站起來到門外去叫茶房泡茶，打洗臉水。這時孫丘立無意地聽着隔壁房門一響，隨即傳來了一陣女子的肉麻的嘻笑，而且中間還夾雜了些「同志」，「革命」一類的話聲。丟那媽大概又是什麼「革命不忘戀愛」吧，怪不得龍華在這里睡不着！但他的眼睛一轉，壁上一套軍裝便把他的

注意力轉移過來了，——他想，龍華幾時竟先扒着了這傢伙！自己的這一身奇怪的樣子也得趕快設法才行。……

「聽着麼？」龍華走了回來，將大指姆向隔壁一蹩，扮一個苦笑的臉孔，「今天這早就來了！」

「叫你搬，你又捨不得那齣『隔壁戲』！」丘立也扮個鬼臉，忍不住笑了。

「真的你那里可以住麼？不過我怕隔兩天打起來了，就連我也打在內面。」

「叱，這末胆小，誰叫你來當兵！」

「說正經話罷，我就心着你進去也要推一頓板凳的，現在里面的情形究竟怎樣了？」

「情形麼？——那些流氓痞子見着第一隊的人蠻幹不成功，現在似乎不敢亂來了；不過現在我根本還是補的分隊長缺，將來若上面實行根本

改組時，那就說不定也會有一場亂子。所以你假如是怕打的話，我也不勸你去。」

「隊長是個怎樣的人呢？」龍華一面洗着臉一面問。

「據說是從前玉帥部下的一個團長的馬弁；今天我選假條去的時候，他正躺在床上抽大煙；人到滿客氣，祇是扣着我的委任書不肯發。」

「爲什麼呢？」

「傻瓜！遲發一天他就多賺我一天的薪水。在這種時候，他還有不拼命抓錢的。龍華，算你運氣好，你差一點不是打死，也就是快辦移交的時候了！」

「什麼？」龍華呆然地望着丘立，暫時不懂這話是什麼意思。

「還不是！」孫丘立打趣地一笑，才又繼續說道，「假如那年我早走了幾天，或者你再遲來了幾天，你不是已經到洛陽玉帥那里當子弟兵去了麼，今天那還能睡在這里想女同志！」

龍華這纔明白過來了。孫丘立原來說的是那年在南京時的事。

「是囉，一個人到走投無路的時候，差不多什麼事都想幹一下。」龍華的發胖的臉上，頗覺不好意思，似乎聽着了一生中的大污點。「你想那個時候幾苦人！在書店里是吃冷飯，睡板凳；我還記得那次同老板的鬧架，還是爲倒夜壺起。他媽的，在外面受了一場踐踏，回家去還要捱老頭子的臭罵……」

「莫談老頭子！」孫丘立似乎也跟着想起了一件感慨事，「他們那一輩人真是又好氣，又可憐；前兩天我寫了一封信回家去通知我已經到了漢口，你猜回信上是怎麼說的？……寄錢！寄錢！寄錢！」並沒有待龍華的「猜」，他便一直說了出來，跟着又是一陣苦笑，可是笑聲方罷，便突又帶着嚴肅的氣色說：「其實，老龍，你我如沒有曹孝植這個人，恐怕都不會有今天，所以我對家里老頭子的好感，老實就沒有對曹孝植來得多。現在我們都到了這邊，我很想寫信去約他也來。」

「是的，那真是一個肯替朋友幫忙的好人。」龍華注視了丘立一眼，但在略一沉思之後，便又遲疑地說道：「不過我看他的書生氣太大，未必幹得來我們這一套。」

「那有什麼要緊，天下事又不是要個個都當丘八；依你說來，書生就完全無用了！」孫丘立滿心不然地反對。

「不是說書生完全無用，但你不是說過他到了北京以後就什麼都沒有幹了麼？」

「在那種環境中你能夠幹什麼，尤其是在北伐軍到了漢口的現在。所以就據這一點，我們也得使他趕快來。」

這時隔壁忽然又爆發了一陣女子的無忌憚的歡笑，把兩人的談話就這樣打斷了。其餘的各個房間，也老是那末一羣羣的男女在不斷地進，不斷地出，——老是那末彼此高聲地呼喚着，談笑着，似乎個個都是富于青春，富于力，而且雖在這樣陰沉的天氣中，也似乎充滿着滿心的太陽。

外面的活躍的空氣，又使孫丘立感着室內的沉悶，于是他站起來，打算走了；但忽一轉眼，剛才見過的那套軍服又在牆壁上牽引着他，于是他忍不住一面伸手過去取，一面笑嘻嘻地說：

「喂，幾時手幹比我還長了些？這個我拿出，你再去抓一套好麼？」

「剛合身的東西你拿去？」龍華着了急，急伸手過來按住。

「叱，這末吝氣！工作都還沒有派定，你就一定用得着這東西麼？」

「謹說用不着！穿起這東西，再馬虎掛上一個同學會之類的徽章就不用買輪票；你要拿去，你就得貼我的過江錢。」

孫丘立放了手，龍華即刻將軍服寶貝似的，挂回原處，但隨又幾乎爲情似的說：

「不是我捨不得；南湖的學校那面多得很多，你要，你幹快去找一套好了。」

「有熟人在里面麼？」

「我是在街上碰着韋志成——他在里面當排長，但說不定還有其他的同學。」

「韋志成？『韋草包』麼？」

孫丘立馬上想起了那位下巴長長的，說起話來總是口水滔天的同學來。人倒滿好，祇是有點愛在女人面前鬧笑話，所以相熟的同學就給了他一個『草包』的綽號。

「對了，」龍華說，「我這一套就是向他借的。」

「好的，我們一道去罷，趁你是去過的。」

龍華遲疑了一下，但終於同意。一瞬便有兩乘黃包車向着兩湖書院的舊址駛去了。

十二

外面，時時刻刻在增加沸騰：街傍天天有着青年男女在扭靠着牆壁，手舞腳踏地演講，街心中常常有一長串羣衆象潮水似的揚着「打倒列強！……」的歌聲走過。

可是孫丘立的隊里則恰與這一股熱狂的空氣相反：知道位置不久了的隊長，整天抱着塵槍出氣，隊士們更樂得拖着鞋子到小巷中去遊逛。

這象快要沒落的大戶，快要倒坍的舞台的營盤，直到孫丘立進來了兩星期時纔抽了最後的一口氣；一天早上，局上的一個勤務兵送來了兩封公緘，一封上面寫的是舊隊長「另有任用，着即移交」，另一封則是正式委

任分隊長孫丘立爲隊長。

這消息一傳達出來，孫丘立的沉悶的房間便頓時起了緊張。他固早知道有這末一回事，但這事一旦展開在面前時，他依然不能不有許多顧慮：舊隊長想來倒不至于公然倒亂，可是對下面的人一應付不好，那便很有借故打麻煩的可能。

移時，他聽着門外果然起了一股不安的空氣，許多隊士都在窗前走動，而在脚步聲中還雜着竊竊的偶語和「換隊長了！」的呼聲。整個隊里顯然都跟着衝動了。孫丘立兩手抄在背後，在房中慢慢地踱着，心想着前隊長會怎樣來辦移交，在移交時會發生怎樣的意外，同時也想着這流氓們也許因爲這一個全面的大轉變的威壓而會俯伏下去。然而就在這時，他便聽着有人在敲門，跟着走進來的，就是那兩位最與他相白眼的分隊長。

「跟分隊長賀喜！」

走在前面的一個竟向他行了個舉手禮，臉上的一塊疤子還笑得分外

起勁。

「我們早知道要換隊長了，不曉得就是分隊長高昇起來。」

後面補了一瓣金牙齒的一個也趕上來，跟着立了一個正。

可是這意外的卑躬，倒反使孫丘立感着惶惑了。他祇好即刻請兩人坐下，隨着又一人倒了一杯茶。而在兩人謙謙虛虛，坐定之後，他又見那疤子臉呷了一口茶，掃了一下喉嚨，先開口說：

「唔，隊長剛來不久，……唔，其實這里面，這里面的弟兄們都很能革命的，很能革命的。」

說着便車身過去望了金牙齒一眼，那金牙齒也就跟着開了腔：

「對了，現在是講革命的時代，我們都想跟隊長一道講革命，以後還要請隊長指教指教。」

噢，原來這些傢伙竟有軟硬兩套！既明白了來意，於是孫丘立也就象老于事故似的，一陣「好說好說」，「幫忙幫忙」之類，終於把兩人打發

出去了。

可是兩個分隊長剛走之後，又來了書記，書記之後，跟着又是庶務。有的進來打拱，有的進來彎腰，而且都老是那末「賀喜賀喜」，「指教指教」的一套。孫丘立覺得這些人又可憐，又可笑；也想不到這末一個小機關，竟有一種大衙門內的章法。

午飯後才是隊副代表隊長前來辦移交。一個四十開外的矮胖子，腋下挾了一大卷名冊和表格之類的文件，右手上還揹着一個裝印鑑的方紙盒。別瞧不起他走起路來是鵝行鴨步，他這隊副的資格就有了十多年，而在隊里究竟辦過了幾多次的移交，連他自己也委實不大清楚，——雖然開下來時，他也偶然在同事面前賣氣力地計算着某隊長之後是某某，某某之後又是某隊長。總之，在今天以後，又得勞他多計算一個隊長的姓名了。

「恭喜隊長……」隊長有點事不能夠親自來，所以叫兄弟把這些文件送來點交，請隊長看一看。」

隊副不慌不忙，將卷紙之類放到條卓上，開始啣老調。額上的皺紋，被他那不大清白的微笑，一直笑上了剝光了的腦頂。

孫丘立先接過一本隊士的名冊過來看，只見那些「劉得勝」「馬占彪」一類的名字下面，時而加上了「補進」，時而標明着「缺出」，時而又寫着「請假」之類的記號，簡直弄得眉目不清，似乎一切都是臨時造成的。

「簿子上的人都全在隊上麼？」

看完最後一頁，孫丘立將名冊合上，一面不由不暗暗注視着隊副的臉色，這樣問。可是隊副並不怎樣狼狽，祇把眼睛轉了兩轉，象老狐狸似的，說：

「不瞞隊長……也有幾位剛缺出去的，還來不及補上。」

孫丘立心下明白：這所謂剛缺出去的，也許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可是他終於又從隊副手中把薪水賬簿接過來了。果然，他見着不特自己的薪

水因為扣着委任書不發而少算了一星期，即那些類乎浮報的名額，也是個個都在照着數目支薪。這時他真有幾分爲難：假如要從這些地方追究起去，一定就會生出麻煩，不追究，則這些流氓說不定又會把自己當成傻子看待。但正在他的遲疑中，隊副似乎已經看懂了他的心思，而先笑出滿臉不自然的皺紋來了：

「嚶嚶 照理說，隊長這裏是吃了點虧。」隊副伸個指頭指着他的薪水數目，隨又放低聲音說：「但是隊長是明白人，這裏事都是明中去，暗中來；以後隊長名下的忙，我們是一定幫得到的。嚶嚶，×隊長是下台人，萬事都要請隊長海涵一下。……」

孫丘立不覺苦笑了，爲的是不懂得什麼叫「明中去，暗中來」，但總覺得這才是這種人的真正的一調，比兩個分隊長的「革命，革命」來得自然而直爽，因之也就反覺得要中聽一點。其實一點不錯，一個人一踏進了腐爛的，鬼怪的舊社會中去，就往往不得不這樣啼笑皆非的「中聽」下去的。

因之現在的孫丘立也就拿定了暫時一切不追究，只待接收過來再整理的方針，把賬簿關上，其餘的什麼表格之類，當然也就跟着爬尸（爬尸）過去了。

「嚶嚶，隊長是明白人，辦移交根本就是一件馬虎上頭的事……」

在遞「印把子」的時候，隊副滿面光彩，得意地說，覺得自己畢竟不愧為專家。

「啊啊，是是……兄弟剛到這里來，一切都希望隊副不客氣地指導。」

「好說，好說」隊副忙起來連連應聲，但隨又坐下，「不瞞隊長，這里的事是難辦一點，第一，噯，耍手熟。比如烟，賭，娼，盜類的案子，象隊長遠方來的人，都很難得明瞭。這全靠要有熟手，全靠要有熟手……不瞞隊長，我在這里已經十多年了，這些情形我都很曉得。」

用不着看那副狐狸象孫丘立已經曉得隊副的肚子了。但一聽着烟，賭，娼，盜等類的事，他不能不承認隊副說的是老實話。因之同樣在一陣「幫忙，幫忙」，把隊副打發出去之後，他的心竟不能象先前那樣爽快。

自從離開學校，這還是第一朝到真正的社會上來辦事，而辦事的地點，又遇着是這末複雜而多鬼祟的保衛局下面的保衛隊。

第二天一早，他就命令號兵吹一個緊急集合號，將全隊人召集在曠場上去作一次檢閱，同時也算是「就任式」。可是待他站到一個高土墩上去一望，下面排着的三分隊人就象一部久拋在曠野上的壞機器：有的不會打綁腿，有的忘了戴帽子，有的扭扣吊着直擺，而大家的腳下，又是一幅渣滓連天的髒地。

就在這幅髒地上，他對大家說明了保衛隊的責任，宣布了今後的紀律，再規定了每天的出操和重要地帶的衛戍等事後，他忽然將其中服裝不整齊的份子另外集合在一邊，預備在這就任的第一天，就要給一個賞罰與大家看。

「剛才說過，軍隊中紀律就是生命；表示紀律的精神，就在服裝的整齊。那末象這些綁腿不打，帽子不戴的弟兄們是不是該罰？」

他毫不管這些另集合在一傍的壞份子，祇站到高處去厲聲地向全體問。

可是大家都不響。早就注視着他的許多好奇的眼睛，這時似乎更轉成了敵意。但這，早是孫丘立所預料着的，于是他不愧不忙，又繼續說道：

「大家曉得，今後既然要每天出操，就得要先打掃操場；大家以爲該罰，就叫他們去挑渣滓，鏟污泥，填糞池……若說不該，就大家一齊去。

——該不該罰？」

「該罰！」

果然這以兵士來制裁兵士的方法終於奏了功，孫丘立的話一完，祇聽得一聲鳴响，大家都表示贊成，而且剛才那些含敵意的眼睛，竟反笑出了聲。至于被制裁的幾個人，也不會到有這末一着，于是在大家解散回營之後，也祇好老着一副悃措象，慢慢去找鋤頭，糞箕，掃帚之類來開始工作。

一面，隊里面也開始了值星官的派定，兵士的重新編制，辦事日程的

規定。從此這一部死沉沉的機器，便漸漸活動起來，而在第二個清晨，天空一發白，便有嘹亮的號聲從隊里响出，不久那塊新打掃出來的操場便有了一隊隊的黑色衣服在跑動，四周的人家都被那調整脚步的嗆笛及兵士們的「一二三——四」的喊聲驚醒了。

爲着自己升了隊長，自己的分隊長便又空出來了。在他未進來時，這一脚當然也是前隊長兼領着薪水。可是現在他却想補一個能幹的人進來，而且全隊的整理，正就從此下手。他想起了龍華，但不知這位朋友已經委好了工作否。這一天他將重要的事務交代與值星官，正想過江去看一看，可是手上剛拿好了銅板袋，忽然傳令兵走來報告外面有客來會，而且據說是一個女的。這可不能不使他惶惑了，他想在這里並沒有相熟的女同志。待他懷着好奇心站在房門口等，果然，不一刻傳令兵後面跟了一個身軀肥圓的女子走來，幾乎使他疑惑是自己的眼睛發了花。

「呀，蓉姊！」

他不覺驚叫一聲。

「萬猜不到是我來了麼，我想一定要駭你一跳的。」

蓉姊也連笑帶講，急趕過來，似乎滿身都爲歡喜所激動，圓渾的胸脯不斷地起伏着，連話聲也是氣咻咻的。

「真不曾想到是妳？——蓉姊是幾時到這邊來的？」

「快一個禮拜了。真是大家都料不到會在這裏遇着。你猜，猜我是怎樣知道你在這裏的？」

可是待孫丘立還來不及猜，她早又繼續下去了：

「你一定猜不着的。這武漢地方真奇怪，一下把許多人都圍在一起，轉來轉去都會使你碰到熟人；這簡直象是大家會朋友的地方一樣。」

「是不是施璜也到了這邊？」

一下聽不出蓉姊的話頭，丘立才這末問了一句，一面想着施璜或許會

來，而且若果真的來了，也說不定有知道自己在這裏的可能。

「不是。我一個人來的。」

聽着施瑣的名字，蓉姊這才似乎不好意思似的，把綠亮的話聲放低，同時她見着門外有好幾個兵在逛來去逛的望她了。

「那末現在住在那裏？」

「中大女生宿舍。那天正在長街上走，便偶然遇着了兩個從前的女中同學；她們是剛出省來考進去的，現在還沒有上課，她們就叫我搬進去一同住。」

蓉姊這才坐了下來喝着孫丘立倒好了的茶，一面黑黝黝的眼睛，也開始向屋內打望。孫丘立覺得她比從前更胖了些：身上一件深藍色的嘩噠旗袍撞得緊緊的，腳背上的肌肉，依然是那樣肥圓圓的擠出了鞋口。

關於施瑣與蓉姊的事，是他到廣州後從曹孝植的信中知道的。原來自從他離開了叔父的家庭後，祇有蓉姊有時偷着機會來見他，而待他到了廣

州後，也不好寫信到叔家裏去。幸好曹孝植轉學到北京後，才告訴他，說叔父已經回省，蓉姊則由施璜介紹到一個醫院中去學看護，而且暗示着兩人間頗有相好的可能。但是今天蓉姊却說是一個人來的，而且又住的是中大的女生宿舍，這就使他有些摸不着頭腦了。

「那末施璜爲什麼不一道來呢？」他忍不住問。

「他……到上海去了。說是那邊缺少人手。臨走時，他叫我先到這邊來進『訓練班』，他緩一下再來。本來他介紹得有人同路的，但一到武昌就遇着了兩個舊同學，爲着起居方便些，我就搬去一道住了。恰巧那天一個同學有一位同鄉來會，據說那人也是從黃埔出來的。當時我問那人認不認得你，他才說不特認得，而且你那天還到他那裏去借過軍服。那人的名字好象叫——」

「兩湖書院的韋志成！」孫丘立搶先叫出來了，

「對了，大概是那末一個名字。猜不着麼？」

「這樣轉彎抹角的，真是神仙也猜不着！」

兩個人又一同笑了。是久別重逢的快活的笑，溫暖的笑。這笑聲象一股陽光散播到屋內，連那污黑而腐蝕的牆壁都似乎增了光輝，潮濕而生霉的地板也燦耀起來了。繼續蓉姊又向丘立問了些幾時來，和隊裏的事可好等類的話，似乎剛才的一種興奮才慢慢變成了一股又辛酸又慰藉的心情，望着，她那又大又黑的眼睛漸次浮出了兩顆亮晶晶的淚水，使她不得不忙抽手帕出來揩。

「時間真算過得快！自從那年分開過後，不覺快兩年多了。前些時，他們還說怕你也去打仗打死了呢！」

半帶着追憶的眼睛，蓉姊這樣喟嘆着，丘立知道她還是與過去一樣的溫柔。

「真的一切都像做夢一樣。本來在廣州時都想寫信的，但恐怕檢查出來孫傳芳的大刀隊把你們請去了。」

「他到不會來請一個不中用的女子。不過施瑛到犯，兩次危險，這回到上海還不曉得怎樣呢！」

「他很小心，祇要軍隊早些打攔就好了。」

兩人正這末談着，忽然隊里一陣爽快的號聲响起，孫丘立知道已經是午餐的時候了。于是他即刻提議一同過江去吃飯，同時也好順便去找龍華。待兩人一同走到營門口，蓉姊忽然聽着一聲「立正」喝來，祇見左右兩邊崗棚內的衛兵一齊把槍舉起，使她正不知怎樣是好，但她見着丘立將手輕輕往額上一舉，便已走出門來了。

「你說剛才那兩個兵是給誰行禮呀？」

待走到曠地的中心上，蓉姊即偏過頭來，兩隻眼睛笑迷迷的瞧住丘立問。丘立一下即會得這問話的意思了：

「當然是給蓉姊行的。」

「我想也是的。天地間那有不給阿姊行禮，反給弟弟行禮的事呢！」

蓉姊勝利地笑着，但隨又改成了似羨慕又似嘆息的口調說：「總之你現在算好了，一進一出都有人行禮。阿姊真不中用，還是兩年前那個樣子。」

「還不是全靠這根斜皮帶！假若還是挂起前兩年那個菜籃子，恐怕連進去會人也不准吧。」

「不過，從前挂菜籃子的人現在竟挂上了皮帶，這不能不說是你的努力，同時也正是這兩年中的大變動呢。」

「是嘍，外邊固然算這樣大變動了，但不曉得在省內的叔父現在在做什麼了。」

「大概是不很如意罷。據說剛回去時當了一個中學校長，但跟着就受學生反對，有一次還幾乎捱打。不過近來又聽說因為見了北伐軍的勝利，正要打算進黨了。」

「他也進黨？——那樣反對孫文，贊成吳佩孚的人！」

丘立的話聲幾乎是驚叫。這消息不僅使他感覺意外，而且使他憤怒，

同時當年叔父捧他的雜誌的那幕喜劇往心上一晃，他幾乎叫出「打倒投機份子！」的流行語來。但這時蓉姊似乎已懂得他這心情，慢慢對他嫣然一笑，說：

「是呀，現在差不多什麼人都要來當國民黨了。」

「蓉姊可接過他的信？」

「從不會。這些都是從省內出來的人說的。我現在是一個無人管束的人了。」

「是的，蓉姊也總算掙脫了囚籠了。」

但是蓉姊顯然不是這個意思。聽着丘立的話，她雖然回了一個微笑，但那笑意是很勉強，很寂寞，而且終于慢吞吞地嘆了一口氣：

「掙算是掙脫了，但畢竟女子也還是女子：從前關在屋內的時候覺得氣悶不堪，現在這樣漂泊起來，又似乎渺茫得很。丘立，自從那年大家分散過後，今天還是第一次遇着親人呢！」

「在南京不是有施璜麼？」丘立驚訝地問。

「有他……還不是……他整天東跑西跑，而且常常幾天不回來。」

「那倒不錯，這種人總是忙的。蓉姊也找點忙的事情來做做就好了。」

「施璜也還不是總那末講，但我總是怕做不來。」

兩人正道末肩並肩的，邊談邊走，可是一到後花樓交通路的口子上，傍邊忽然走出一個老女丐來攔住了去路：

「老爺，太太，給個大角子吧……太太，你們成雙成對的呀！」

蓉姊頓時雙頰發紅，却又不便責罵，祇用兩隻難乎爲情的眼睛望住丘立，那意思是說：「你看，她說這怪話呢！」

在無法中，丘立祇得鏗的一聲，一個銅板投到地上，同時又叫了一聲「走開！」才算把老丐女打發走了。

暫時兩人都不好意思的走着，蓉姊更覺得心裏有些發跳。待一直走出

了後花樓的口子，「洋街」上幾部黃包車飛圍過來，才使他們丟掉了異樣的感覺，一人搭上一輛，向江邊跑去了。

原來這條路是一頭直達後城馬路的怡園，一頭直通江邊的一碼頭。怡園是華租兩界的黃包車的交接處，一碼頭則來往着過江的輪渡，所以平常街傍的行人總是特別擁擠，街心上也總是兩股車子的洪潮互成逆流。

這時最惹蓉姊注意的，便是那些車上的，走着的三三兩兩的女兵；她們身上都是那末一套灰布軍衣，腰間纏一根皮帶，脚下也大概是一雙帆布膠底鞋。在起初時，左臂上還有三道黑圈子作爲標記，後來則人數愈來愈多，連這標記也跟着失掉，祇有崇矮小的身料，突出的臀部和微聳的乳峯在勉強表示她們是女性。這些女性在這裏都有親戚？或者都有戀人？她們除了拿着旗子講演而外，還幹些什麼？她們夜間在那裏睡呢，——未必也都跟那些男子混在一道？這末想來，蓉姊便覺得這些女子簡直是一種神祕的存在，而對這種神祕性，她又祇感覺茫然。她不能說這不應當，因爲施

璜曾對她說明這是「封建思想」，但也不敢說這是對的，因為這一切都超過了她的理想太遠。

車子在一碼頭停下了。四面八方奔來的人在這裏成了總匯，而且大家都要去先搶輪渡，所以斜坡上分外雜沓，湧擠。蓉姊混在人羣內面，一時覺得奶傍有一隻手撞一下，一時又覺得鞋上被人踏一脚。而一到了躉船上，大家更開始拚老命，輪渡離岸還兩三尺遠，上面早就有人蹺跳下來，下面也有無數的人想要飛攀上去，於是兩邊互相一陣推，一陣撞，弄得一隻很大的輪船也傾斜了好幾十度。這時蓉姊一下子被後面的人擠上前去，一下子又被前面的人擠退回來，後來還是丘立先跨過輪去，死死捉住她的手才將她拖上去了。

輪上幾列矮凳子早已被人站住，四周也已幾乎無立錐的餘地；但後面依然是人潮亂衝進來，蓉姊覺得有一個高個子緊貼住她，而且兩隻粗大的臂膊還繞過胸前來一探二試的。她不敢返望，祇死死地用兩手護着胸脯，

好容易才跟着丘立擠到了一個角落上。

「蓉姊，妳站這面來。」

見着一些流氓傢伙，老是在乘勢亂撞，丘立便用手撐住船壳，勉強在胸前留出一個空間，一面回頭過來說。

于是蓉姊果然用手撫着他的肩膀，彎着腰肢，從腋下扭到前面，然後掉過身來與丘立面逼面站着，形成了一個被保護的姿勢，可是正在這時，後面忽然又是一潮人倒壓過來，望着丘立的一隻手從壁上一滑，便全身撲到蓉姊身上，暫時無法起來，而四周也跟着起了一陣狂笑。

「真是把頭都擠昏了！」

待兩人重新站直時，蓉姊的臉已經脹得緋紅，一面又抽出手巾來當作扇子直搖，似乎很有些透不過氣。這時他們偶一從側面的窗口望去，船頭已經開出一半，但慈船上還有人象猴猿似的，老在向着船尾上攀跳。

「你想自從北伐軍到了過後，驟然增加了這末多人，那有還不擠的。」

丘立依然一隻手死抵住船壁，站着。

「都怪你們這些當長官的管束不好；先陣過來的時候，也被幾個兵擠得令人悶氣。」

「軍隊中那會不有吊二朗當的人，尤其是那些新改編過來的傢伙。以後蓉姊要過江的時候，請早點通知我，我一定開兩排兵來保護。」

「是呀，弟弟當了隊長，也應當好好孝敬一回阿姊才是。」

「打倒封建思想！」

兩人正孩子氣的這末談着，冷不防側邊有兩個抱公事皮包的傢伙嗤的一聲笑來，這才使他們臉紅紅的把話收住了。

在漢陽門又經過一次衝鋒，才擠上了岸。在長街的一家小館子中吃過飯，孫丘立即將蓉姊送到校門，自己折回斗級營來找龍華。

可是他一進旅館，龍華竟意外不在，待問明茶房，才知道是在上午搬過江去了。但今天他必須找着一個熟人；隊里面兩個飯桶分隊長縱然可以

讓它多吃兩天飯，但缺着的一個却不能不即刻補上。在這倉促間，他忽然想起了曾去借過衣服的那位「草包」章志成，說不定在那面還可以找着多餘的人。于是他即刻又叫一部車子到兩湖書院去了。

一到門口，守衛先與他立了個正，然後由傍邊的傳令兵引到了傳室。室內一個人在壁上貼着的許多紙單上翻了一翻，即回頭向他說：

「請進去罷，條子還沒有出來，大概還在里面。」

孫丘立暫時摸不到頭腦，但也就沿着湖邊的一條極長的迴廊，直向內面走去了。

迴廊上雖常常遇着成羣的學兵，但全院聽不出一點嘈雜聲息。牆壁上到處刷着青天白日旗，廊柱上也到處挂起標語牌，其中還間或看得出「肅靜」、「紀律」等類的字樣。想着自己隊里僅有三排人便時時是那末的喧鬧來，覺得與此處真有天壤之別。

從半掩着的門口，他見着章志成的房中有一個女兵默默地坐在凳子

上，行李箱子張着口躺在屋當中，傍邊伴着一堆零亂東西，——他疑惑自己走錯了路。但待他一路進去，忽然床上站起一個人來，却依然是章志成。

「啊，孫丘立，來得好！我正打算找你。」

章志成一站起來即同時這樣說，樣子似乎有了什麼不爽快的事情發生。原因是他生有一副特長的下巴，心里一遇着不痛快的時候，那下巴便分外蹶得高，說起話來，口水也要往外飛，而現在就恰是這末一副神氣。另一面，那女兵見着孫丘立走了進來即默默地埋頭出去了。

「怎麼，無事弄些女學兵進來，真吊二郎當！」

且不管章志成爲什麼要找自己，孫丘立坐下來這樣說，一面心里頗覺有些尷尬。可是章志成却呵呵大笑起來了：

「哈哈，女學兵！真是眼睛生到額角上去了！可是也難怪你，許多人剛進來都要認錯。」而在一陣粗笑之後，章志成又勉強壓着喉嚨向孫丘立

說：「你看，該逗漂亮麼！我覺得我們沒有女同志的人，都應當有這末一個小孩子來服侍一下。」

正在這時，成問題的女學生即拎着一壺茶進來，可是待茶壺剛放到桌上，章志成即忽然搶上前去，將他一把拉過來坐在床上，隨又用手捧起他的臉來，邊笑邊說：

「秀實，你看，剛才孫隊長說你是個女兵，你承認不承認？……不承認？誰叫你生得這漂亮。你媽媽還要替你補上這末一顆金牙齒！……」

孫丘立這才明白剛以為是女學兵者，果然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勤務兵。但那眉清目秀的臉龐，和羞羞忸忸的見人便埋頭的態度，使初見的人，決不相信是一個男孩子。

「……好，小傢伙，快倒茶吧。」

說着，章志成便突又一把握勤務兵推開，恢復了先前的蹺下巴象：

「喂，孫丘立，說正經話——你那里找得着事情麼？」

「正差一個人。誰要找工作呢？」

「就是我。」

「吊二郎當！你這里不是幹得好好的麼？」

「狗子才開玩笑。我明天就搬出去了。」章志成眼紅着臉孔，口水也幾乎飛濺到對方身上。而在孫丘立轉眼望着室內的大箱子及零亂的行李時，他又眨眨眼睛，似賭氣又似怕人聽見般地補充道：「他們不要我幹了，我還幹什麼呢！」

孫丘立心下明白了：原來這里也有一個大整理。同時也了解了進來時，傳達處的人的翻壁上的條子，大約也是在看看有沒有章志成的「行李放行證」之類。可是章志成從前既系同期，而且除了與其綽號相符——有點「草包」氣而外，也真是個「無所謂」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覺得有些礙難拒絕了。

「好，那就請你幫忙吧。不過恐怕委屈你：是一個分隊長的職務，少

尉階級，月薪五十元。」

「叱！你怕我真是個想升官發財的人麼？說我老韋也不革命了，那才笑話！莫說五十元，從前學校每月祇發兩元零用錢，我老韋也過活了來的。」

韋志成顯然因為撤職而帶了幾分牢騷，但在雨下決定之後，似乎也就釋然而終于又恢復了那股「草包」氣。望着，他一下又走去把勤務兵拖了過來，當成孩子似的一面玩弄，一面說：

「秀實，我已經決定了，你又向那里去呢？回去怕不怕你媽媽……你？……率性也請孫隊長帶你去吧，孫隊長很好的，快去行個禮，他會帶你去的。」

說着便向孫丘立前面一推，可是勤務兵却臉紅紅的站到一旁去不說話，祇是默默的低着頭玩弄手指。那樣子的確又可憐，又可愛，連孫丘立看了也有些捨不得。于是他問：

「他的家在那里？」

「就在漢口歛生三馬路。家里祇有個母親。這孩子的確很聰明，在這里，我天天教他寫一張字，讀一課書，——長進得很快。」

「可惜我那邊分隊長沒規定有專用的勤務兵，祇是隊上有兩個供公用。」

「那末，未必你當隊長的就連一個勤務兵也用不起？真的，你把他帶去罷，這末好一青年，的確應當培植一下。不然他就祇有失業了。」

望着孫丘立似乎有意，章志成便益加從惠。一面孫丘立也覺道話不錯；一想着從前自己也過過勤務兵一樣的生活時，便有一股同情和愛憐的心湧來，而終於決心把這勤務兵收下了。

「好，」他也走過去牽住孩子的手，「你願意去麼？不過去後要照常寫字讀書的，不要一空就學賭錢，逛街。」

孩子點點頭，嫣然笑。笑樣既酷似女孩，同時脣角上又有一顆金黃

的牙齒微閃一下，使人起一種異樣的感覺。

不久，外邊一陣號聲响起，跟着到處都有人走動，但一切都顯得很嚴肅，毫沒一種慌張嘈雜氣象。繼續便是遠遠的號令聲，和報數聲，孫丘立知道已經是晚餐時刻了。

「明天會罷，」他起來把肩上的皮帶撥正。「還不去，恐怕我那些流氓隊伍快要去宿營子去了。」

韋志成並沒有留他。同時也從床柱上取下皮帶來往肩上一挂，兩人便一同走出了房門，待一到那一長聯的迴廊頭上，兩人又隨便歪着頭，手往額角上一舉，行了個「黃埔禮」，同時韋志成很感嘆地說：

「明天會。……學校的飯祇能吃這一頓了！」

回到隊門，天色快已打烏。孫丘立注意聽了聽各房的動靜：幸好除了有些雜話聲而外，倒也沒意外的騷擾。于是他先理值星官室去看看有沒

有人請假，派到各處去維持秩序的隊士有無特別的報告之類，但剛走到過道上，便有一斜肩膀的兵向他走來，他知道是傳令的。

「報告隊長，房里有客在等。」

「姓什麼？」

「報告隊長，來了很久了，大概是姓——王吧。」

折回自己的房門，孫丘果見房內有一個人在踱來踱去，樣子似乎等得很不耐煩。但一進去便知道並不是什麼姓王的，而正是龍華，並且連行李也搬來了。

「真是！等了你好半天，你一出去我就來的。」龍華一見着丘立，即停止了脚步，樣子象有些怕冷，話聲有些打顫。

「什麼？大概旅館的『隔壁戲』已經聽夠了吧，連鋪蓋都帶來了。」望着對面一幅作急相，孫丘立却故意開玩笑。

「莫吊二郎當，真的有事要找你一下，」龍華一邊說一邊更抖得厲

害。「工作已經分配下來了，要即刻去接事，但我一個又不敢去。……」

「原來是上場性！……我看你還是回書店去打包裹，開發票罷。虧得你還與老板鬧過架來的。」孫丘立依然是故意向這位老朋友開玩笑，但及見龍華的臉是那末發青，急得哭笑皆非的樣子，這才滿意地恢復了正經。

「是什麼地方呢？怕得這個樣子。」他問。

「要我去接收一個警查分署。」

「丟那媽，儘把人向這些流氓地方派，也難怪你怕。」

「所以我想找你一同先去接個頭，看看形勢；不然那些傢伙不要命地跟你來一下，那就糟了。」

孫丘立不言語，心里在籌劃。而約莫一瞬，他即得了一個主意：

「本來我去一下也可以。不過今天我已在外邊跑了一大天，現在得有許多事要辦；同時現在是從上面整個解決過來，想來對方也不敢亂來，我

們若裝腔作勢的，倒反爲不好。但爲着安全計，我派兩個兵與你作保鏢，叫他們帶支盒子砲去，外面上就算是你的勤務兵好了。」

龍華躊躇了一下，但畢竟也就因爲有盒子砲而胆壯起來。身上雖然還有點抖，但却欣欣然地說：

「好的，那我就去接收了；轉來在這里睡覺。」

龍華剛走不久，門上又有人輕輕拍了兩下，繼續便是一個滿臉皺紋的頭先探進來，原來是隊副。來得好：正是在想知道今天隊里的情形的時候，他想。可是隊副一坐下來，却甚麼報告都沒有，祇是講着不相干的廢話。

「派到血花世界去守衛的兵換班回來沒有？」丘立終于隨便抓住一件事問。

「啊，那——要問值星官才曉得。」似乎不會料到有這一問，隊副的樣子頗抱歉。但在抱歉之餘，却又把眼睛往上瞧瞧，說：「大概已經換回

了吧。」

大概！在軍隊中，這是頂不好的兩個字眼。可是孫丘立祇看放在心上，說派到外邊去住紮的軍隊應時時更換回來，在一個固定地方守衛久了，就易舞弊等後，又隨便問着外邊是否有什麼案件發生。

「我正是來向隊長報告這個的。」這回象是拿手好戲到了，隊副滿面春風，突然傾身過來，豫備說出一件大秘密。「總算是隊長財運好：今天隊長剛出去，弟兄們就在外面抓住了兩起。現款到沒有幾多，但是兩起都願意拿錢出來要我們包。」

「兩起什麼？」聽不出頭緒，孫丘立皺皺眉頭。

「賭。」隊副蹩蹩大指姆。

「要我們包？」

「是的，要我們包。款子一家出了五百，一家祇出三百五，……但大概還可以添。據我看來，兩家每月合共一千是靠得住的。」

孫丘立覺得聞所未聞。然而每月一千！恐怕自己的老頭子辛苦一輩子也沒有賺到這個數目。這末一想，忽然象背上澆了兩股冷水，他彈簧般地站起來沿着辦公棹子走了兩步，但隨又坐下去了：

「你們從前也包過麼？」

「當然！」望着孫丘立滿臉遲疑，隊副便把凳子前移一步：「這決不會出事的；上面還不是包；不過他們包的是大的，我們包的是小的罷了。你想，一個漢口每天要出幾十萬的輸贏，大大小小的賭窩不曉得有幾多！」

這些話一句句打進孫丘立的耳朵，一句句都成了意外的新聞，也一句句在那兒慢慢地作怪。「隊長是明白人，這里的事都是明中去，暗中來！」——前幾天辦移交時的這幾句話，這才算完全明白過來，而隊副也的確沒有撒謊。慾望？……廉潔？……現在祇要一句話便可以有無數的金錢滾進懷內來，但也祇要一句話便可以賣掉整個的靈魂。他感到異樣的不安和煩燥。

然而當這兩種矛盾心正在劇烈作戰時，傍邊的隊副又象老狐狸精似的作了更進一步的誘惑：

「下面的弟兄們都是有路數的，以後說不定還有其他的外水出來。單在這煙，賭上，前隊長一年就有一萬把的收入。至于下面的弟兄們討光也不多。照從前的規矩，隊長面前是一半，下面幾個長官三成，贓下的才資與散弟兄們。」

「那末，今天抓的現款在那裏？」

孫丘立突然很暴燥地問。聲音也有些厲。

「在……還在下面的。隔一下就叫他們繳上來。」老隊副帶着狐疑的眼睛，含糊回答。

「有多少？」

「兩起都不多。大約……一共有百把塊錢。」

可是這數目字，孫丘立幾乎沒有聽清楚，他原也並不要清查。他祇

兩眼釘住隊副，嚴肅地發出他的命令：

「用不着繳上來了。就統統分給弟兄們罷。可是你得告訴他們。這祇能有一次。至于說『包』，那我可不敢答應。倘若以後清查出誰在外邊再有這種舞弊行爲，我也祇有照着公事辦的。」

先聽着現款要分配時，隊副的團臉上的皺紋還堆着笑，但望着那笑意便漸不自然起來而終于變成了一種舉羣，樣子似乎在罵：「你這傻子！」，但又有些敢怒不敢言。這時孫丘立方放鬆口氣，象一個大人先打了孩子又去慰撫似的說：

「隊副，須得知道，現在革命軍到了過後的政府，已經不比從前。所以這並不是我不准，實在是恐怕將來上面知道了，大家都不好看。」

「是，是，這自然不錯，現在我們大家都要講革命的。」隊副也終於苦笑着說。「不過既然有這樣一回事，我們得報告與隊長知道，行與不行，當然是要隊長決定的。」

這樣，待隊副退出去後，孫丘立才象從惡魔的誘惑中脫了出來而大鬆了一口氣。他想：這樣污濁的社會，怎不會使許多人一進去就墮落，又怎不應當打倒！

十四

武漢似乎無春天。前兩天下着牛毛雨，還象冬季那末冷，今天一放晴，竟燥得連綿汗衣都穿不住。

孫丘立領着全隊人到歆生三馬路那面的曠地上作了一次總操演回來軟綿綿地躺在床上，覺得滿背是汗，四肢也分外疲倦。想着：自從得着章志成的幫助，又經過幾多天的訓練和整理，這爛機器般的隊伍，總算漸次靈活過來，而能差堪駕馭了。這樣，心胸一輕鬆，疲倦便更加沉重。於是他遂決意下午到什麼地方去遊玩一下，明天已經是禮拜了。這時突然映上心來的，便是蓉姊的姿影。自從那天見面以後，他竟忙得不能再去看一次，

——不知這位和善可愛的姊姊，現在成怎樣了。

午飯后，換過衣服，丘立走在路上一身輕。這天氣的變化和工作的鬆懈，使他初來此地的興奮和剛接事時的那種緊張暫時冷卻，然而就因此，却反覺得心里缺乏了什麼一樣。……

蓉姊借住的學校是一種古老的建築。問明了蓉姊的同住者，跟着傳達步進了衙門式的兩重大門，再從右邊一倒拐，在廂廊中間便有一道圓門出現。穿進圓門，是一個大天井，天井的中央有花壇，四周也栽着桃李之類，可是似乎一切已經多年失培，都是那末東斜西傾，各自任性生長着的。在這些亂雜的花木之間，丘立望着已無去處，但隨着傳達步到一根高過屋檐的大石榴樹下時，他又在靠壁的角落上見着一道小門，有四五級的石梯可通。

「從這里過去第五間就是。」

站在小門上，傳達似乎已經不耐煩了，便伸手指了一排縱立着的房子

給他。

丘立看時，這里原是一個極大的後院。一排梧桐樹沿着屋檐高聳，正午剛過的陽光透過樹葉，又懶洋洋地斜射在白牆上，——有些熱。

也許因為統是女人住的原故罷，每間房都送出一股醉人的氣味，聞慣了汗臭的孫丘立，這時反覺得有些難受。待他按着號數，步到第五個房時，房門是虛虛地掩着，但窗子則開得很大。從窗口望進，正面有一間床靠着牆壁陳設，床上雪白的帳門祇放了半幅，帳頂上隱隱懸着一簇鮮花。再看花下面時，則有穿上絲襪子的兩隻女人腳幹癩癩地高蹺着，讓黑胡縐裙子落在臀部的四周，襠頭與水紅小褲之間，露出兩段白嫩的大腿。孫丘立幾乎打了個倒退。可是剛一掉眼，側面一張長榻上，也有一個女子枕着手肘斜靠着，樣子似乎在昏昏地打盹，也象在愁思什麼，——這才正是蓉姊。

他想先敲門。但這時蓉姊已經睜開了眼睛，急翻身起來，預備來開

門，一下忽又慌張地掉身過去，先拍醒了床上的女人。

「我到隔壁密斯周那里去，好嗎？」

孫丘立剛踏進去，床上的女子已經滿眼惺忪的起來湊着蓉姊這樣說，聲音小得像蚊子叫。

「不要緊的，這就是我的兄弟。」

雖然這樣說，但蓉姊知道這位愛裝飾的同學一定要去洗臉，搽粉，打胭脂之類，就讓她出去了。

贖下自己和蓉姊，丘立這才感覺隨便了些。他看看牆壁，壁上是東釘一張美人，西挂一幅像片。又看看書架，書架上有的是長短不齊的玻璃瓶及大小不一的粉盒子。

「剛才那位就是妳的舊同學麼？」

在蓉姊打了一盆洗臉水進來時，他問。

「是的，這位叫徐若英，就是你那位叫韋志成的同學的小同鄉。」蓉

姊添了兩股雙妹牌香水進臉盆內，又扭乾了面巾來遞與丘立。「隔壁還有位姓周的。她們兩人真要好，連晚上睡都要在一起，因為我是借住，所以她們白天才分一個過來陪我。」

讓丘立措過臉後，蓉姊也邊說邊洗，洗後又側過臉去對着鏡子微微搽了點香粉之類，然後才回身轉來，懶懶地坐在當門的椅子上。今天她似乎也受着了天氣豹變的影響：身子總是發軟，心里感覺一些無謂的煩燥。在丘立未來時，她正昏昏地靠在榻凳上想着自己的離鄉別境的生活，想着自己脫離了囚籠後的一切的空虛。她雖由施瑣而認識了男性，但不久他便感覺施瑣也不能給儘量的溫柔與她，因之也並不是她的充分的理想人物。同時施瑣對她的感化，似乎也不能如對於男性那末來的容易，所以她直到現在，也依然祇走出了第一步，而不能走上第二步。

「蓉姊進訓練班的事怎樣了？」

在談了些起居等類的瑣事之後，孫丘立即這樣問。

「還沒有決定呢。」蓉姊的口調，不特滿無主見，而且還帶寂寞，「前兩天本想去報名的，但聽說收的都是高小畢業程度，同時又沒個熟人一全去考……」

「那末，現在打算怎樣呢？」

「所以正不曉得怎樣好呢！——前兩天寫了封信到上海去問，現在還沒有回信。」蓉姊說着，便忽然走過來靠住丘立坐下，樣子象是躲開那從梧桐樹葉篩到門口來的陽光，也象爲的是要問如後的一段話：

「丘立，你在外邊聽着什麼消息沒有？他原說到上海不久就要來這邊的；但現在據報上說那邊都已經佔領了，他還是音信兩無。……」

丘立知道蓉姊是在歎心施蹟。他懂得應當說點安慰話。可是一出口，不知怎地竟變成了相反；

「是的，據說孫傳芳退的時候，大刀隊會亂殺了不少的人。本來我過路的時候，已經是很緊張而又危險的了；那時我會同朋友到過一個地方，

——記得是寶山路，——那里外邊挂的是一塊捕習學校的招牌，進去也有講桌，黑板之類，但搬開講台一看，下面却統藏着槍支，而且還有些手槍是藏在油桶內的。同時，孫傳芳的警戒也嚴。走到街上，就見着明晃晃的大刀探來探去，一不留心，就要……」

這不特不是安慰，而簡直象是故意恐駭了。他抬起頭來注視蓉姊，蓉姊的一對黑眼睛正直挺挺地望住他，似乎幻見了什麼可怕的惡影，連他的話已經中斷了都不知道。這光景使他吃驚，同時也起了不可解的感覺；兩年前大家都還不認識施璜，大家都還是那樣互相親愛着，兩年後蓉姊的心中竟被一個陌生人佔了這末優越的地位！

「不過蓉姊也不要太替他耽心了，現在幹我們這樣事的人，都是有幾分危險的。妳想從廣東打到湖南，打到武漢，打到南昌，不知犧牲了幾多人！而且施璜的不寫信，也說不定是為的事情忙。……」

雖然是在曉以「大義」，其實也不免隱隱地有點幸災樂禍。然而因了這

幾句補充，蓉姊這才果然不好意思似的，把眼睛從丘立的臉上收回，又慢慢移到自己的腳尖上，暫時在那兒停住；約莫過了一會，胸脯一起伏，即微微地嘆了一口氣，說：

「這自然也是的。……但是你想我一個人流落在這裏，怎樣才好呢，丘立？現在又不好意思再回家去。在他離開南京的時候，我本想再去學看護，可是他一心要我到這邊來。現在那個訓練班既不想進去，你說幹什麼才好呢？」

蓉姊慢慢把話收住，眼睛熱烈地望住丘立，似乎在盼望一個主意，也象在說明自己什麼都有些幹不來。而這孤寂無靠的口吻，却使丘立的剛才的一股不快的感覺紛散了。他想蓉姊的確有些可憐；如果是自己，倒很可以去胡街亂闖，但一個帶了濃厚的小姐性的女子，却不能不是一個大問題。

「對唔，」丘立想了想說。「像那些到街上去講演的工作，就要有一

副賣膏藥的本領，——要臉皮厚；至於到機關上去當個科員，股員之類，也得要和許多人作無謂的周旋。這些都不是與蓉姊相合的。」

就道末，丘立終於不會說出好的意見來。原來在蓉姊周圍的三個青年，祇有施瑣才能謀能行，曹孝植雖很能替別人打主意，可是一到自己的事，就顯慮百出，——就是說有些能言不能行；至于孫丘立則恰與曹孝植相反：關於自己的前程，他很能夠去東闖西衝，而對於他人的事，他就有些茫然了。

但畢竟剛才的話，却也說住了蓉姊的心坎。在他剛把話停住，蓉姊即欣然一笑，接着說：

「是呀，連我見着那些女子拿起旗子在街上誘演的時候，我的臉就要紅。你想四周都站滿了男子，而且一個個都是那末一副尷尬臉，笑嘻嘻的，象看把戲似的望住你，那還好意思講呢！」說着，蓉姊把頭一掉，就低住眼睛望角落，好像面前真有几十隻臉孔瞰住她，使他過意不去，而約

莫一刻，才又慢慢回頭過來，說：「隔壁密斯徐和密斯周也跟我一樣，所以她們都叫我不去住那訓練班，暫時就在這里讀榜聽——你說好不好？」

「那當然也行。」丘立這時也才象終于發現了好方法而熱烈地說，「橫豎榜聽正聽都是讀書，現在又不是要講什麼資格。至于說到經濟方面，那總可以設法的，蓉姊趕快去辦理好了。」

就在這時，外面忽然起一陣清脆的話聲，隨即有兩個女子翩翩地走進來了。前一個正是剛才的徐若英，但現在已梳妝停當，一件橙黃色的上衣緊緊箍住腰肢，下面細軟的黑胡縐裙一走動便盪浪出一股風。后一個，當然就是那位密斯周，身材略為粗壯，穿一件自家裁製的印度綢的洋服。

兩個人進來都向丘立微微點頭，但沒有坐。密斯周笑迎迎的走去捏住蓉姊的手，順便搽了兩顆糖進去；徐若英則取一把鑰匙來放在棹上，一面細聲細氣地向蓉姊說：

「我們想上黃鶴樓照像去，一下就回來的。」

說着便搭一隻手到密斯周的肩上，密斯周也就伸一隻藕般粗的白手臂過來抱着她的腰幹的細瘦處，然後兩個人一全輕輕地向丘立點點頭，留下一陣粉香，飄飄地走了。

——小姐！丘立心里想。

在充滿了粗灰布軍裝的女子的武漢，這的確是一對少見的寶貝。然而兩人的擁擁抱抱的樣子，却一剎那間把他攝住，使他感覺異樣的不安，剛來時，在窗外瞥見着的徐若英的匪態，這時又加了進來，他竟連蓉姊也不敢正視一眼。

「密斯周真愛吃糖，身上總是隨時都帶着的。」

蓉姊心中攪了兩顆粉紅色的杏仁糖向他伸來，可是他幾乎沒有聽清蓉姊的話。他祇機械地站起來拈了一顆放到嘴內，開始機械地在房內走動，也機械地感覺口內有些甜。這時擾亂着他的心的，是那靠壁的床，床上雪白的蚊帳，蚊帳內打散了的錦緞被，和吊着的一簇鮮花，以及鮮花下

的那幅還未消逝的幻影。

爲着逃開這一切，他終於兩步跨出了房門，站到檐階上去透了一口氣。階下滿是綠青苔，蝨圍牆處長了幾株野花；有兩三隻蜜蜂拚命在上面鑽。太陽光多走了一程，但依然是那末懶懶地烘着，梧桐葉也靜靜的呆着，沒有風。在這靜寂中，忽然嘩地一聲響，不知從那間房潑了一盆洗臉水出來，水卽刻象一條長蛇似的，向窪處慢慢流去，但乳白色的凝脂則沉澱在綠苔上，似乎在那里蒸發出一股女人氣。一瞬他便見着從那潑水的房門先走出一個挂皮帶的男子，後面一個女的跟着出來將房門一鎖，便肩擦肩的走了。

「一到下午，這些人便個個都出去了。」

回頭過來，孫丘立才見着蓉姊也站在自己背後，笑迎迎的望着那一男一女的背影。

「這樣好的天氣，當然是大家陪戀人的時候了。」

說着，他便把腰上的皮帶一緊，隨又踱回房來把棹上的軍帽拿住。這種窒息人的空氣，使他漸次不耐煩了。可是他也沒有即刻走。

「事情還沒有忙完麼？不多坐一會去？」蓉姊也跟了進來說。

「事情倒沒有什麼了。……」丘立不自在地用力伸了個懶腰，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那末，我們也出去走走，我曉得這樣女孩子地方，是你們當兵的人坐不慣的。」

「好吧。可是走什麼地方呢？黃鶴樓那面有個首義公園，但里面又全是馬糞。」

「那就看戰壕去吧，這或許會是你們當兵的人喜歡看的，聽說蛇山那面還有些戰壕不曾填，我也很久就想去看一下的。」

「好的，妳們當女孩子的也得去參觀一下丘八們的事。」

兩人就在這樣談笑中同意了；不一刻又走出了校門。一到街上，他

便見着有矮矮小小的一羣，手拿着白旗子急急迫迫地向長街那面走去，旗子上現出什麼講演隊的字樣。想着蓉姊怕見女子講演的事，丘立不覺側面過去一望，恰巧蓉姊也在揚起頭來向他會心微笑。

「沒有紅臉麼？」

「單看見走着的，倒還不至于。」

邊談邊走，兩人很快地到了蛇山脚下。這山並沒有樹，祇象怪物似的，赤裸裸地亘在武昌中央，將整個城分成兩半。山麓原整有個地道作為兩面的交通，但是一般人說有礙風水，現在早又填上了。跟在丘立後面，蓉姊運動着肥圓的身體，在一條小徑上，吃力地向山上爬，而一遇坡路過陡，她簡直匍下去攀住草根，有時更窘得要伸手向丘立求援。待快到山頂時，她已經雙頰發紅，喘得氣咻咻的，額角上滿是汗珠了。

「噯，真累人！」

趕到丘立面前，她吐了一口大氣，隨又敞開領襟，取下汗帕來直搖。

恰在這時，一股涼風吹過，將她發散着的熱氣，直送進丘立的鼻孔。兩人就這末暫時站着休息。山下是閱馬廠，廣場上有兵在操，有人在走，俯瞰下去，就象一羣雜亂的大螞蟻。長湖就躺在側面，水面滿是浮萍，象蓋上一張絳黃色的布。山上有賣甘蔗之類的小販，也有三三五五的遊人，而大都是那末一個背皮帶的青年，後面跟着一個妙齡女子。太陽光依然強。但時時有涼風吹過，而且一掃着皮膚，就真象在上面「吻」，使人感覺爽快——身子輕飄飄的。

可是這里並沒有什麼戰壕。兩人停了一刻，便又沿着山背，時急時慢地走去。沿途上，遊人愈來愈少，他們兩人也就漸成了「衆矢之的」。在那些猜疑的眼睛之下，蓉姊漸漸有些不安，而前一次後花樓的女丐曾呼他們爲「老爺，太太」，並又加上「成雙成對」的肉麻的話的事，這時又陡地浮上心來，她不覺暗暗里有些不過意。然而就因此，却又不能不使她平空添了一番惆悵。他想着施璜既處在渺茫的情形之下，將來究不知成爲怎

樣；現在雖有兩位舊同學全住着，可是徐若英與密斯周兩人間的分外的親熱，就足以說明她是一個多餘的存在。這末大一個武漢——這末大一個世界，似乎僅僅有一個丘立，才是她目前的唯一的親人了。

蓉姊正縈迴着這些複雜的念頭，忽然前面忽有一個人走來抓住了丘立的手。那兩道濃眉，那銳利的眼睛和那副嚴肅的樣子，都很象施瑣，祇是那黑黃的皮膚，和滿是灰塵的軍服，與施瑣的蒼白的面龐，及青布長衫不同。

「几時來的？」丘立向那人先問。

「剛到不久。」那人回答。

「住在那里？」

「沒有一定，——就要到前方法了。」那人聲音很悲壯。

「你呢？」這回那人返回。

「暫時在保衛局。」

「好的，——北京會！」

那人慨慷地收回手，又向額角一舉，眼睛射出一股有力的視線，與丘立作別走了，——一眼也沒有看蓉姊。這不免又增加了她的孤寂之感；原來那些常目灼灼的望她的人，都是一種無懈子，在一個可敬畏的人的眼中，她竟是這樣的沒有一點存在。……

不知又走了多少路，他們終於來到一個有樹林的山堡上。舉目一望，山下已經是城外，祇見一片荒涼的丘陵，無邊際的在那兒起伏着。這時頭上的太陽忽被一塊淡雲遮住，一股野風吹來，四周的樹葉子即刻瑟瑟地響。柔弱得與那肥胖的身軀不相稱的蓉姊，頓加上了恐怖，几乎使她要緊緊地偎住一件什麼東西。

「呀，那不是戰壕！」

突然，丘立歎叫一聲，蹣跚前去，在那些矮小的雜木中間，蓉姊果然見着有一條壕溝，沿着山邊蜿蜒展布；待她也慢慢排開荊棘，走上前去

時，她見着溝內約有兩尺多寬，三四尺深，這雖不怎樣壯觀，但也足以令她起一種嚴肅之感，——原來劉玉春的兵就在這樣的溝中困守了一個多月！她正在幻想着兵士們怎樣在里面放槍，又怎樣被一顆子彈打流了血，溝內忽然有一個特別寬大而且向外凸之處抓住她的視線，並且那傍邊還有一個似能容人的地窟。

「那就是住長官的地方？」她指住問。

「不是！」

丘立覺得蓉姊問得好笑，但自己即先往溝內一跳，又埋着身子鑽進地窟內去了。

「蓉姊，快來看，洞里面還有亮的。」

爬出來說着，丘立便伸一隻臂膊讓蓉姊抓住，再輕輕一牽，蓉姊也就滑下戰壕來了。這時她才知壕內的土壁，原也高過自己的肩膊，伸直了頸頸，僅僅夠見一點地平線，一埋頭，則全身都隱藏住了。她頓時感覺這

戰壕的神祕，同時也起了一些輕微的恐怖。

「這是瞭望洞！外面這特別寬大的地方，大概是架機關槍的。」

丘立在傍邊這樣向他解釋。于是她先從洞口埋頭一望，隨也全身都鑽進去了。窟內果然有光。正面的土壁上開了一個方口，從這口子望出去，山下的那一片起伏着的丘陵又展在眼前，可是這視景比在外面看時，却更加荒涼，更加可怕。她掉過眼來望洞內，洞內是冷浸浸的土壁緊緊圍住她，而且因為自己的身體擋去了那方口的光線，竟突然變成異常黑暗，就象自己已被關進古墓去了一樣。也見不着丘立的影子。一幻想丘立這時會把她丟在洞內時，背上便是一陣寒毛倒豎，她即刻倒退出來了。幸好，丘立不特沒有逃走，還在笑迎迎的望住她。

「你也打過仗麼，丘立？」

胸口還在突突地跳，腿子也有些發軟，于是她便乘勢坐在壕溝內，問。

「當然的。」這時丘立也對着蓉姊坐了下來，兩手抱住自己膝頭。
「第一次是剛進黃埔不久後的攻打惠州，後來又打過了兩次土匪。」

「那時怕不怕呢？」

「自然怕。但是祇要打出第一顆子彈后，就什麼念頭都沒有了，想着的，祇是看怎樣打倒敵人。頂可怕的，還是夜間放步哨。那時一個人就站在這樣的山堡上，四周都是黑魃魃的，祇要有一根茅草動，一片葉子嚮，心都要跟着驚跳一下。尤其是廣東那地方的老百姓，几乎家家都藏有槍，而平時又分不出誰是好人，誰是土匪，所以在當步哨的時候，就隨時都有被襲擊的可能。」

丘立說到這里，即把話截住，但一見着蓉姊帶着幻想的眼睛，正聽得入神，便又將身體略一移動，很感嘆地繼續說道：

「啊，那時候——深更半夜——站在山堡上，真覺得有些悽慘！在四周一無響動時，一個人便常要抱住槍想起自己硬離開了家，想起離家後的

苦中流浪，也想起現在的不知死活的環境，……那股味道，真是怎樣也說不出！」

但這時丘立真地不把話停住了。蓉姊聽呀聽的，忽然兩顆眼淚撲簌地落到裙上，又即刻掉過臉去用手巾揩，而待再回轉頭來時，丘立見着那長長的睫毛還有些潤濕，眼眶也是紅紅的。

「怎麼了，蓉姊？」

丘立傾身過去，溫和地問，心里暗暗吃驚。

「沒有什麼。」蓉姊勉強露着笑意，說；但隨又揩了揩眼睛。「我想，我們兩姊妹全都是漂流人，可是你經過這兩年的磨練，總算已經好了，而我還是象半夜站在山頭上，不曉得什麼時候才得見天亮！」

「但蓉姊不是已經有個施了麼？」丘立的聲音，不覺也有些抖顫。

「你爲什麼又提到他呢！」蓉姊眼睛向丘立一眨；微微露出不滿，想着連一個丘立也要故意疏遠她了，「……你不想到我那時的境遇麼？你走

了！叔父回了省！跟着曹孝植也突然到北京，我硬着心腸掙扎出來，便即刻厭了他才算是你們的朋友，才算是個比較可靠的熟人，可是現在也竟成了這樣子！」

蓉姊把話咽住，兩人間暫時保持着沉默。而約莫一刻，蓉姊忽然移過身來，很親熱地捉住丘立的雙手，輕輕地問：

「丘立，你有女同志麼？我給你做媒，好嗎？」

丘立立即感覺心跳，兩頰發燒。跟着抖顫着聲音，勉強問道：

「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就是徐若英，——行麼？」

「不要！」

「爲什麼呢？……不如意？」

丘立暫時沒有回答，祇覺心里抖得更厲害。但終于一下反手過去熱烈地捉住蓉姊的臂膀，毅然地說：

「我一生都不要女同志，至少是在薩賓還沒有回到蓉姊身邊的時候！」
蓉姊猛一怔，癡癡地望住他，胸脯劇烈地起伏着，似乎暫時不懂丘立的話的意思，但隨即眼睛一陣發花，無力地倒過去了。……戰場外似乎有虫聲在叫。

十五

在天氣打鳥的時候，長街上有一長串車子直向前衝，而一遇着前頭一部有阻礙時，車夫們便一齊叫着「留到！」，「留到！」用力站住，但終于每個人的拖柄都要在前一輛的背上猛撞一下，坐的人也就跟着要把身子前後一顛。

在這一串車子中間，孫丘立坐着，很發急。七點鐘快到了，而車子老是這末一走一停，望着會要趕脫最後一趙的輪渡。

車子拖到漢陽門，已經是七點過了五分。完了！他想祇有冒着危險坐划子。可是待他走到江邊一看，下面的輪渡竟還未開，雖然上面已經是黑

壓壓的擠滿了人。于是他即刻飛跑下去，而在他剛攀住輪口上的柱子時，機器艙的鈴子便響了。

一擠進艙中，他便看出今天有什麼地方發生了不尋常事情。船上有許多人在興奮地談着，也有許多人在緊張地聽：

「他媽的，要搗亂就跟他收回來！不理他，他反不甘心。」

「……怕他有槍！人多了，他敢打！」

「對啞，收回英租界的時候我就親眼見過：大家從江海關一網撈過去，他媽的，守在江邊的幾個英國兵，拖起機關槍回頭就跑！」

「是呀，那時候不曉得什麼人一下就爬到江漢關頂上去將青天白日旗一扯，同時一長串篷砲就從上面放下來，——真是說不出的高興！」

「聽說德租界的××鋪子統被打壞了，許多人還要衝進×租界去……」

「還不是！他的媽的短腳幹，以為還是從前，可以亂殺人！」

長衫，短褲，軍服……各色各樣的人物，和腔調，就這樣各自興奮着臉孔，鬧動了全船，而大家都是那末表示着自信和力，充滿着緊張和痛快。孫丘立想抓住人問個底細，然而在這種情形下，反因自己的這一身軍服而不便問。但這越使他心急；在這到處都是火藥庫的地方，本隨時都會來一個爆發，但不料這爆發就在自己離開了職守的這備短的下午。

下船後，他即刻跑上一碼頭，但街上倒意外平靜。于是他急僱一輛車子到怡園，想看看后城馬路一帶如何，可是下車來，除了見着大家的臉孔都有些興奮而外，也不見有特別的大變動。待約走了一刻，他才聽見前面一片歌聲響起，一隊兵應着長官的嗆子，悲壯地唱着滿江紅，往租界那面去了。他想事情一定是發生在那面。于是穿過交通路，他急折回本隊來。

回到隊裏，他急向章志成的房間走去，想問本隊是否曾受調動，或者總隊是否有電話及命令之類下來，但一到門前，他竟不得不突然站住了；

房內隱隱有一陣啾啾的笑聲傳出，似有一個人被壓在床上，連氣都透不過來一樣。

「一起去……會有人來的。」被壓住的人似乎勉強止住笑，掙扎出這末兩句。

「壞傢伙，才過了這幾天，就變了心。」

丘立聽出這是章志成的聲音。他覺得奇怪，在這樣緊張的時候，怎麼章志成會關在房內瞎鬧呢？于是他一脚把門踢開，踏了進去，果然見着章志成癡癡的，正攤開四肢，爬在那個女孩子模樣的勤務兵身上，扁長的嘴巴還口涎滴滴的在勤務兵的臉上亂咬。

「真正豈有！外邊發生了天大的事情都不曉得，還在這裏窮開心！」章志成即刻坐了起來，可是對於孫丘立所說的「天大的事情！」不特並不驚異，而且還有些滿不在乎的神氣。他簡單地哼了一聲，說：

「什麼天大事！不過死了個把黃包車夫而已。」

「祇死了個黃包車夫？可是我剛才在後城馬路見着一隊隊的兵向着租界開去，據說那邊說不定要開火。……」

「要開火？」章志成張嘴一笑，似乎已看出孫丘立是在故意誇大其辭。「我猜準是你還不知道底細。」

「的確還不知道。不過在船上聽着許多人講得形勢汹汹的，上岸來也的確看見開了一隊兵去，——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事情小當然也不算小。據說，先有一個××水兵坐車回×租界，可是坐了車却不給錢，——也許是給得太少。這當然是使車夫不依的。但待車夫跟上去追討時，冷不防那水兵回頭就是一拳，硬將他打倒在地下。坐車不給錢還要打人？旁邊有幾個車夫就這樣大抱不平，一齊上前去，想捉住兇手。但這時，兇手便即刻拔出刺刀來亂斫亂殺，弄得好幾個受了傷，其中有一個竟因傷重死了。……」

「那水兵呢？」孫丘立性急地問。

「當然揚長而去了。」章志成依然是那末不慌不忙，「可是這消息馬上傳遍了碼頭，傳到了工會，一下整個武漢都知道了。你想在這樣的時候，還有不激動公憤的麼！于是有許多人就主張乘這機會收回租界，有的更不客氣就將租界外面的幾家××店子打得稀爛。……我正得着這個消息的時候，總隊的電話就來了，但你猜是什麼？」

「叫你在隊裏玩勤務兵，是不是？」

猜不着章志成對這件事的輕描淡寫究竟是什麼悶葫蘆，孫丘立忍不住這樣反刺一句。

「叫玩勤務兵還好一點！」章志成這才憤然地站了起來，一腳踏到屋中，隨又車身轉來對着同坐在床沿上的孫丘立說：「不過叫的是派兵去保護××人！聽着麼，叫你明天一早就帶一分隊人到橋口的××紗廠去，一不准工人罷工，二不准有人侮辱帝國主義者。你剛才見着開去的兵，也說不定是去鎮壓民衆的吧。」

望着，韋志成漸說漸憤激，口水也往外飛濺，但一刻即又放低了聲音，變成了十分鄙夷的神氣：

「哼，說我老韋也不革命，把我趕出來；你怕硬要是什麼才算革命麼，笑話！要革現在就是好革的時候了，爲什麼又要講狗屁的策略！」
孫丘立這才明白了韋志成是在因爲前次的撒差而發牢騷。因之想着事實也許和所說的不無兩樣。爲着明瞭個究竟起見，于是他遂決心親自向局裏走一趟……

經過半點之後，他又從局裏回來，心裏這才安定了。他將知道的一切告訴了韋志成，又勸了一陣不要因爲一時的工作掉換而灰心等後，即挽着韋志成一同到X租界那面去看羣衆們的情形。

後花樓與X租界幾乎是處在兩個極端。兩部車子軋出伊呀聲，穿着「洋街」，直由西向東卸去。……昔時侵略者跳梁的地方，現在大都關門閉戶，象給暴風雨洗刷過似的現出陰森氣象，偶從十字街口的電柱上射下

來的燈光，在黑夜裏，似乎帶着一股寒意。過法租界時，雖然燈火較多，而且也有洋舖子敞開門面，但一切都象受着極大的威脅而有一股怯懦氣。

……

待剛進舊時的德租界時，他們忽然見着有一輛救火車停在街心，而且還有一股水在向着一棟大洋房頂上瀆。想着幾家被搗毀了的××舖子就在這舊德租界，兩人便在這裏下了車。然而一下車後，他們却看不出個頭緒，那棟房子既不象失火，而且除了幾個救火隊而外，連一個看的人都沒有。

「大概已經散了吧。」

滿以為爲出事地點就在這裏的章志成沒興趣地這樣說。可是孫丘立仍主張繼續前走，——縱然已經散了，也想一直到邊界上去看他們在準備什麼否。

於是他們又穿過了兩條街；這才見着有三兩成羣的人由江邊走上來，同時也有一部分人在邊談論邊倒回去。而前面一個轉角上復有一羣穿藍色

短衣的糾察隊，拿着棍棒站住，他們知道發生糾紛的地點，原來還在這邊。待加緊脚步，兩人從轉角上一倒拐，果然，即刻有黑壓壓的一街人出現眼前，大家都在那兒轉動着，停留着，有的還在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有的還在勝利地歡笑，時時無目的地亂喊打×××；其中自然有不少湊熱鬧的朋友，然而大部分都是穿着襤褸衣服的碼頭工人，及滿身汗臭的黃包車夫之類，在那裏真正地想復仇，真正地要藉這機會發洩出飽歷了無年數的怨氣。

孫丘立和章志成兩人慢慢地往前擠去，不一刻便果然見着街旁有兩家××舖子被打得稀糟爛；一家點心舖的招牌橫躺在地下，玻璃窗成了無數的碎片，內面則棹椅也已粉身碎骨，齋餅之類，被踐踏得滿地。另一家則空無一物，祇賸一個櫃台，半埋沒在倒塌下來牆壁的泥土內。一面在這些亂雜的人羣中，復有人高高地站在板凳上，嘶着喉嚨向大眾勸曉，他們勉強聽出那聲音是：

「同志們都是很革命的，大家散回去得了，……政府會努力去交涉，不致使大家失望的，……我們要守革命的紀律。」

但大家依然是那末逗留著，轉動著……雖然有一部分人聽著勸告而退了回去，但即刻又有三五成羣的補充上來。孫丘立和章志成兩人在這裏看了一回，便又順着街往江邊走去，也想順便在交界處看看×××有無異動。

「老孫，你今天是不是到你姊姊那裏去過？」走到一個僻靜處時，章志成突然過來牽住丘立的手，問：

孫丘立即刻一怔，想不出這突然而來的問話是什麼用意，倉促間，竟以為是章志成知道了他今天的一切。但幸好章志成即刻又把話繼續下去了：

「我告訴你，你若是常常去的話，你千萬不要在她同住的徐若英身上打主意。」

「是你已經豫約了的，是不是？」

想着韋志成的素來的「草包」氣，而徐若英又正是他的小同鄉，孫丘立猜定這其間定又有些蹊蹺。

「那倒不是，不過我勸你，不要去白費心血就得了。」

「何以見得？」

「那末，……老實告訴你罷，那是已經有了戀人的；不過那戀人並不是男子而是一個同性，——就是她同住的密斯周，——你說該可奇怪！」

「你怎知道這樣詳細？想來你已經去白費過心血來的了。」

韋志成不回答，但隨即敞開下巴，發出一陣異樣的狂笑，直笑得眼淚口水都一齊往外長流，然後才突然斂住，很自暴自棄地說：

「所以，象我們這樣的人，還是跟勤務兵尋開心算了罷；要革命，別人不相信，要戀愛，還敵不過一個女子，你想還有什麼卵用！」

孫丘立道才知道韋志成的時時表現無聊的又一原因了。可是在韋志成

的這種真率地絕望地告白之下，他竟沒有嘲笑的心情；他即刻伸一隻手臂過去拍着對方的肩膀，很同情而又帶着鼓勵的口氣，說：

「老章，那算得什麼呢，——一個封建小姐也值得戀？而且你這次的掉換工作也不見得就是對你不相信；總之我們這樣在下面幹事的人，祇好以上的意見爲意見的。比如眼前這件事吧，我們彷彿以爲應當乘此機會多收回一個租界，可是在上面的暫把目標集中在一個帝國主義者身上的策略之下，也就祇能跟着這樣幹。老章，我看你還是不要太消極了吧。」

「這，我自然懂得，」這時，章志成又慷慨地說，「不過，老孫，你是曉得的，說我老章也不革命了，那才笑話！你看着，將來是有事實證明的。」

兩人就這末很快地走到了江邊。可是待他們再向着日租界那面走了幾步，黑暗中突有幾個糾察隊拿着棍棒將他們攔住，據說前面××兵已經堆起沙包，架好機關槍了。

十六

離漢口兩三里遠，有一個小鎮叫橋口。那裏有自來水廠，磨粉廠，製革廠，紗廠，……完全是一個工廠地帶。在這些工廠中，有一家規模最大，而可容納兩三千工人的，就是××人辦的××紗廠，現在孫丘立帶了一排兵正向着這家廠走去。

沿途上有污穢的露天小店，店傍往往是三兩隻小鷄在拚命覓食；有矮小的茅屋，屋畔也大都是那末一匹瘦豬在爛棚下掘污泥。然而也常與一般城市的外廓一樣，這裏，一面儘管是這樣的貧民窟，是污穢，慘淡的總舖，一面却也常常有高聳的貨棧及龐大的倉庫之類，在做視着一切。

但在這路途上，最受人注意的，便是那些零星地散布着的童子團。這些拿着棍棒，披了一塊紅領巾的小傢伙，一見着孫丘立走過，便將兩腳一並，一隻手攔腰一比，同時嘴上也喊出一聲清脆的「敬禮！」。幾月前還是鼻濃滿面的潑皮孩子，現在竟是這樣的有信仰和禮儀化了。

走到鎮上，孫丘立即將隊伍排列在廠前的兩列對立着的工人宿舍間，自己即先進廠去辦交涉。及到大門前，他見着門口上已經有五六個女工在那裏一面把守，一面又在嘻嘻打笑；都是十五六歲的半大脚女子，每人手中也拿着一條棍，身上穿着深藍色長袍，頭上罩了一頂荷葉形的藍色帽子。踏進大門，門內正是辦公廳；一個大馬蹄形的櫃台圈內，坐着幾個X辦事員，而一見着身穿軍裝的孫丘立時，大家的陰沉沉的眼睛，即一齊轉成了驚訝和敵意。但待孫丘立抓住一個作傳達的中國人說明了來意時，道才又穿出辦公廳，經過極長的甬道，被引到一個敝廳上來了。

敝廳上祇有空棹子和條凳，而且有兩面竟用短柵隔着，似乎是發工資

之類的地方。前面長甬道緊聯着工人們的進出口，口上的木柵榜，有一個印度司閘無精打彩的來回踱着。後面工房內響出沉重的機器聲，顯然一切都尚未受着城內的事件的影響。孫丘立一邊等一邊無目的地端詳着這一切，忽然一陣皮鞋聲響起，一個矮胖的××人帶着一個戴瓜皮帽的買辦，已經出現在他的面前。

「先生是從那兒來的。」

矮胖子滿臉狐疑，但竟能說着三不象的北京話。

「從保衛局來；大概貴處已經知道昨天漢口發生的事情的……」

頗有些怕對面聽不懂似的，孫丘立故意把話放慢，然而日本人却意外敏捷，立刻接着他的話，說：

「是的；……可是，祇是公司來過電話，所以，還不知道詳細。……

先生來的貴幹呢？……」

「就因為昨天的糾紛，漢口那面，竟有人乘機搗毀了貴國的幾家舖

子；保衛局深恐這也因為人心的激動，或者流氓之類的乘機搗亂，會發生同樣的不幸事件，所以特派兄弟帶了一排兵來保護貴廠，現在隊伍已經休息在外邊的。……」

孫丘立努力說得使對面容易懂，但這次，對面却似乎懂不清了。於是祇見那××人傲然將頭一偏，對尾後的買辦咕嚕了句什麼，同時買辦便必恭必敬，傾身下來，笑恹恹的將丘立的話解說了一番。

「哦，那好極了。」矮胖子回頭過來，臉上也即刻露出笑意。「我們這面也正恐怕有亂人進來。……」

「是的，所以很想貴廠立刻找個空的地方，好讓兵士們進來住紮。」於是××人又回頭過去向買辦咕嚕了一陣，買辦這才笑恹恹的過來約着孫丘立去察看房間，商議舖位，計劃伙食。……待一切都定妥後，孫丘立便在甬道旁邊的兩道門壁上貼上了「保衛隊臨時住紮處」的條子，即將休息在外面的兵士帶進來了。

將幾處崗位派定後，孫丘立坐在臨時攔好的木板床上鬆一口氣，幾里路的徒步過後，又加上這一陣瑣碎事務，他微感覺疲倦了。可是不一刻，他又起來抓住旁邊的帽子，而在房裏約略踱了幾步之後，便又向外邊走去。

一踏出大門，他忽見着守在那裏的幾個女工把臉藏在荷葉帽下，對他噙噙地笑，偷促間，他竟疑惑是自己的臉上塗了墨，但仔細一看，原來其中還有兩個緊緊靠住牆壁，各自並好一雙半大脚，挺着胸脯，比了個衛兵敬禮的姿勢，而一見着已被孫丘立望見了時，這才又噓的一聲，跟着大家羞忸忸的笑彎了腰幹。

「妳們的工會在那裏？」

孫丘立率性就抓住她們問。大家把癡笑忍住了，可是沒有一個作回答。待他問第二次時，其中才有一個臉紅紅的用手向宿舍那面一指，嘴裏也說了句什麼，但幾乎還未被人聽清楚時，自己便早又埋頭下去，笑得無

法制止了。

于是孫丘立祇好丟了這些玩皮女孩，向着前面的兩列宿舍走去。宿舍係用紅磚造成，頗顯着堅固象，但却一律矮小，狹隘，而且一間單房就是一家。有的死沉沉的關着門，從窗口望去，祇見鍋爐，床舖，桌，凳，都亂雜地擠在一起；有的祇剩一個污穢的孩子爬在房門前，傍邊屎尿拉了一大堆；有的則僅是一匹斑貓懶懶地睡在窗子上，彷彿祇要有了主人去上工，自己就很可能以百事不管一樣。路上撒滿了甘蔗渣，花生壳，或橘子皮之類，空中也充滿着一股灰塵和煤烟的污濁氣。

走完了這兩排平行的房子，都沒有見着工會的招牌。待從盡頭處一轉拐，在一段空地的對面，即刻又有一堆矮小的房子遠遠出現。待他橫穿過去，才知道這也是一條短小的市街；其中有雜糧舖，有小飯館，……而在一家茶肆隔壁，他終於把工會找着了。

一踏進門去，內面便是一間寬敞的集會處。屋心中有兩根斜柱頭撐住

屋頂，上面魚鱗甲的瓦片和肋條般的攔板，骨棱棱的現在頭上。正壁上一幅總理象照例配上黨國旗，遺囑，及那附「對子」，壁下有兩張白木棹子和四五條板凳。一切都簡陋，但一切都很整潔。

聽着了丘立的脚步聲，後面即靜靜地走出一個人來；一套清潔的藍色粗布短裝，穿在結實的身上，而一見着孫丘立時，便用一種沉着而微近乎遲鈍的聲音問道：

「同志，想找什麼人。」

「我想找會里的負責人，有點關於廠里的事情，要談談。」

「好的，請少坐一下。」

那人說着便又掉身進去了，依然是那末靜靜地。孫丘立覺得自己走進了一所簡樸的廟宇；不特室內異常肅靜，連傳達人也似乎特別有一種敬虔的信仰和嚴肅的舉動。于是他坐在板凳上，漠然地幻想着這次出來的人將是什麼面孔，身上穿着什麼衣服，談話時會是如何模樣，而不一刻他便聽

着一陣脚步聲漸次從遠處響過來了。

「啊！」

孫丘立不覺驚叫一聲，彈簧似的站起來了。

來人似乎也跟着怔，立刻止住脚步，暫時與他對看了一刻，但似乎隨即認出了孫丘立的面影，一步一步地走過來了。

「你是從前鳳台旅館的田……」

田司務？田同志？孫丘立跳動着胸窩，搶上一步，但倏促間，竟不知怎樣招呼才好。

「是的，我是田煥章。」

來人溫和地一笑，又微微打量他的軍服，皮帶，皮綁腿之類，儼然象匠人欣然地審視自己經過一番苦心後的完成的創作品。

「從前在旅館內面多承看照！」

孫丘立忍不住先感謝了舊日的那一段好意。但田煥章却反不好意思似

時，即刻啞啞地說：

「啊，那，那值不得一談。」

這時，起初的工人，又靜靜地送了兩杯茶出來，兩人便在靠壁桌子兩傍對面坐了。孫丘立覺得田煥章還是從前那樣的一幅忠厚臉，老誠象，祇是上面添了許多嚴肅氣，而在這氣象中彷彿藏着一種力，一股勁及類乎宗教式的信仰心，使人一見生敬。而更奇特的，是對於孫丘立的突然以一個軍官的姿態出現在自己面前的事，也並不表示怎樣的驚異，似乎早就知道從前在旅途中窮病交加，而自己加以援助過的青年，一定會有今日的一變，現在他祇垂着粗壯的兩臂，穿着對襟上滿有密密的布紐扣的工衣來靜待這位青年的說出來意就夠了。

然而對於他自己的突然在這會所中出現的事，孫丘立却第一眼就表示驚訝，而現在手一端上茶杯，又不能不繼續問道：

「田同志是幾時到這邊來的？」

「啊，那很久了。」田煥章微微將眼睛往屋脊上一望，但隨又收了回來：「本來沒有進鳳台旅館之前，就想到這邊來的。」

「那末，現在工會里面就是田同志負責？」

「是。」

田煥章即刻從短衣上的口袋里將筋繃繃的兩手取出來放到棹上，同時傾着身子，做個豫備聽話的姿勢。這種毫無普通的閒談而祇急于事務的態度，又不能不使孫丘立再驚訝一次。

「我現在住在保衛局——」

「是。」

「今天受着上面的命令，帶了一排人到紗廠這邊來——」

「是。」

見着田煥章兩臂伏在棹上，一面接應着自己的話，一面注意傾聽，於是孫丘立便也漸漸說明了×租界的水兵如何行兇，民衆們是如何激昂，現

在政府豫備怎樣應付，未了又說明上面是如何希望廠裏工人們暫時不必有罷工的舉動等事。

「對了，」在孫丘立的話略告一段落時，田煥章這才將身子一昂，仿佛一切都已明瞭，「現在武漢已經是成萬數的工人失了業，帝國主義者在加緊封鎖，壓迫，我們再不能罷工了。」

「所以我們現在派兵來的目的，表面上雖說是保護他們，其實是監視他們，假使××人萬一也把工廠封鎖，與英國人一致行動起來，我們的困難也就更漸加大。」

「是。現在我們要先打倒英帝國主義」。田煥章逐漸熱忱地說，而語勢也竟不是從前那樣的拙訥。「昨天聽着××人鬧了事的時候，我們這里有幾個委員就主張罷工，水廠那面還有同志來說願意幫助去打廠；但是，我說不忙，沒有得着命令，我們不能亂動；我想上面一定會派人來的——但萬不料來的就是孫同志。」

「對了，現在我們要保守革命的紀律，不要使X人得了藉口；現在常常有廠主和店東藉故關門來增加失業，來作要挾的。」

田煥章沉着點首。繼續伸手端着茶杯；可是並說喝，似乎在想還有什麼話應得講。約莫一瞬，他即放下杯子，略將巨軀移動一下，說：

「好的，我們立刻將孫同志這意見說與各委員知道。昨天因為恐怕有人擾事，所以已經派了幾個女童子團到廠門上去看守，現在可以撤回來了麼？」

「我看暫時不忙，她們也有她們的用處的。」

「那末，孫同志打算在這邊住多久？」

「我明天早上就得回漢口。這裏的事大概交與一個分隊長辦理。至于什麼時候撤回軍隊，那就看上面的命令。」

「好的；那我就在晚上過來和孫同志多談一談，還可以在廠裏各處走一走；這真是難得遇見孫同志的好機會。」

田煥章隨即將兩手收回衣袋，談話就此告一段落。孫丘立還想多留一下，但略一籌躇，也即起身告辭。

這時門外站着不少的人，似乎都在看帶了一隊兵進廠而又來到工會的這位青年軍官在幹着什麼事。可是孫丘立幾乎沒有注意到這一切，祇夢幻般的穿過他們，逃也似的一直走了，這和田煥章偶然相逢的興奮還強烈地留在他的心上。……

待走到兩排宿舍前時，忽然廠內一聲汽笛長鳴，不久即有一羣羣的工人，像潮水似的從廠口湧出，又向四面八方流去，是正午放工的時候了。孫丘立笑迎迎的望着這些互相呼喚着，興奮地談論着，幾乎壓斷了路的女工，心裏不覺想到：

「這些都是田煥章的羣衆！」

十七

時間飛躍似的向前奔躍，氣候跟着由暖而轉到熱。同時地上也愈加咆哮，愈加沸騰，但自從閻馬廠轟轟烈烈地送走了許多兵，隨后華商跑馬場又湊合過一次無萬數的人後，這咆哮，沸騰也就由頂點而漸下傾，而漸混沌了。

但在這時，遠在北京的曹孝植，却由于孫丘立的一封信而熱烈起來了。自從那一次受着蓉姊的一段不明不白的刺激而逃到北京後，他便無心過問一切，課外的大部份時間都是一面抱着失戀的心情來讀詩，做文，藉此發泄他的無聊的感傷，一面又象一個禁慾的修道，胡亂地讀着哲學之

類的書，想藉此探討其所謂人生的目的和意義等。就在種矛盾的生活方式中，他居然不難地渡過了兩年的歲月。

然而這一次的濤浪，却又不能不把他震盪了。他覺得這次的出師，不是「五卅」，「三一八」那類運動的空洞，中華民族似乎要在此時大大地翻一個身。所以他從前熱過一時的心又漸漸活躍起來，而在得着孫丘立的一封信之後，他終於決心由海路繞道南來了。

象教徒朝拜聖地似的，一丟掉海輪，他便即刻搭上了長江船。這時，他以另一種眼睛來瀏覽兩岸的風光，以另一種心情來接觸船上的人物。尤其在第一眼看見那手臂上載有一個青天白日旗的士兵時，他幾乎感動得快滴下眼淚。啊！被壓迫了一世紀的中華民族，竟快被這些無名英雄解放出來了呀！這末一想，他便愈將這些灰衣人加以美化，視如神聖；每到一個碼頭，他都貪婪地望着他們怎樣上下，聽他們如何談話；見着他們橫衝直闖時，他以為這乃是革命精神的表現，見着他們偶與普通人閒談時，他便

想着這果然是與民爲友的軍隊了。

一面，在這些「與民爲友」的軍隊中，的確又有人表現了兩次革命的事實與他看過，所以他的感激，他的近乎「生的門塔兒」的樂觀，便愈達于高潮了。第一次是：他見着了二層樓的甲板上有兩個小兵背着與身子一樣長的步槍，憑着欄杆眺望，恰在這時，下面却有兩個教會學校之類的學生，穿起打果爾夫球的裝束在唱英文歌。於是兩個小兵便不客氣地叫「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弄得那兩個唱洋歌的傢伙臉紅紅的，幾乎要抱頭鼠竄。然而這還不算；第二次在一個早上，他又在官廳客廳中見着了另一件不尋常的事。原來這客廳兩傍的一二號房都是住的××人，而他們又是常要互相來往的。但同時船上的人又是那末雜沓，湧擠，特別是那些僅有一隻網籃，一個被蓋卷而並不買鋪位的「革命」朋友，更佔滿了甲板，佔滿了甬道，也佔滿了客廳的四周。其中有一個還老實不客氣把草蓆攤在一個東洋人的房門脚下，躺著。但事情就在此發生了；××人清早起來見着門

前無路可走，不知有意無意，竟從擺着的蓆子上踏過了。哼，這還了得！

「你生眼睛沒有？」

着軍服的革命朋友翻身起來就不依；而且這來勢使××人也象突然受了一擊的獸，窪着眼睛，不知如何反噬，隔了一刻才勉強辯解道：

「道……不是鋪位，……是走路。」

但這不清爽的國語更激怒了我們的鬥士，一彎腰便從網籃中取出一條馬鞭，隨即就是一聲打在棹子上：

「我這就不算舖！媽的，你以為現在的中國人還怕你！幹快給我措乾淨！」隨又轉過身子，面向着大家：「你們看：帝國主義，蠻不講理，那末寬的路，不走，偏要從蓆子上踏過；你們說該不該打倒！」

大家不作聲。但顯然都有一幅幸災樂禍相。這時××人縮住腰幹，又縮了兩句什麼，可是棹子上馬上又是鞭的一鞭：

「敢不措！鋪在地上的就不算舖，由你們壓迫。媽的，帝國主義，敢

說不措！」

繼續袖子左右一撈，似乎馬上就要動手。這可令××人真有九分懼怕了，然而似乎又丟不下臉來爬下去措。就這末縮腳縮爪的，踟躕了一刻，忽然見着他莫可奈何的，雙手一拱，深深地向對方作了兩個三不象的中國揖，同時嘴裏也象在喃喃着道歉之類的話。

但這情形似乎也出乎我們的革命同志的意料之外了，祇見對面的揖尙未作完，他已經將身子一掉，瘋狂地向着客廳內的人們歡叫起來了：

「呀！大家請看啦，那！那！××人向中國人作揖了，××人……」
一場天大事這才算完結了。

曹孝植一面望着××人氣青了臉，走回房內，頗覺得這個人與個人間的對待，未免有些過火，可是一想着從來受壓迫的中國人，今天竟能夠這樣痛快地反抗，他依然不覺快樂得滴下眼淚。可不是，你們幾時看見過外國人向中國人賠過禮，幾時見過睡獅般的中國人這樣翻過身，又幾時見過

古老的大陸會這樣活躍過呢！他興奮，他感激，他白熱地燃燒着血液，船走了一趟，他便覺得「聖地」近了一程。……

當船終於在六碼頭停下時，他簡直歡喜得快要爆炸。天上剛下過雨，路上是濕漉漉的，但他很快地將行李交與挑夫，自己再叫車子拖上棧房。江邊一列列的租界房子往眼後溜過，但他覺得這些統是中國的了；河裏一串串的外國軍艦停着，但看來是那末渺小無力，沒有往常的那末一股威凜氣象；其中一隻的甲板上，有一羣水兵湊在帳篷下面奏軍樂，洋鼓發出爆炸聲，銅喇叭之類一齊象鬼叫，但他祇輕蔑地一笑，心想：這都是死的進行曲；迎面時格支格支的來了一串車子，上面的人把眼睛向他微微眯了兩下，便又各自對過了，但他覺得這些人也統是極端地可愛。

然而當他的心正在這末馳騁時，忽然車子一傾，即刻停住，一個兵伸手把拖柄捏住了。

「你瞎了眼睛，是不是？」

兵士用另一隻手指着短褲上濺的泥漿，氣洶洶地向車夫問。曹孝植一看，這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與車夫大小長短都一樣，祇是各人穿的衣服不同。

「你要從這邊擦過，我那來讓得及呢！」

年輕車夫一副窘象，站着。可是忽然咕噎一聲，那兵一脚將車柄踏下，同時又惡狠狠地用手指住對方的額角：

「那，你就居心搽我一身泥，是不是？」

「那來居心呢！我給你措乾淨，好不好？」

車夫果然從腰間解下一根黑汗帕來，打算彎身下去措。可是：

「不行！誰要你措！」

推開對方，兵兩手向懷內一抄，直挺挺的站着，一隻腳依然死死踏住拖柄。

「那，你要我做什麼呢？」

「不要你做什麼。」

祇是不肯放車子。

「我把錢你，你去請人洗，好麼？」

車夫無法地揭開肚子，從搭襠內摩了七八個銅板出來。兵躊躇了一下，然而：

「誰要你的錢，笑話！」

這可爲難了車夫，但更爲難的是曹孝植。他不能象在船上看兵與××人圍那樣來看，但也不知怎樣加以排解。可不是，一面是革命的士兵，一面是勞苦大衆，你能說誰的不對；他祇好跳下車來了，爲的是儘彎坐在車上，頗有些難過。這一跳却發生了意外的效力；兵望了他一望，這才掉頭過來向車夫說：

「哼，我以革命軍的『資格』來不與你計較，下次小心些！」

噢，以革命軍的『資格』！若不是挂着這招牌，不還要大鬧下去麼？

——兩重人格呀！

曹孝植一面坐上車，一面這樣想，但不久也就諒解了：大概這人的信仰還不到地，也許這算是特別的吧；人多了，其中自然就有不顧小節的份子的。

在旅館中放下行李，賬房便即刻拿着禿筆污硯來要他填履歷，寫保人。我也要人保？他想。但一念及這樣的棧房當然不會知道他是來參加革命的人，便也就在簿子上填上了孫丘立的名字。

「孫丘立」？這是什麼呢？賬房拿起簿子對着眼睛一瞧，遲疑着不肯走。曹孝植想：未必這還不夠格麼，是在保衛局幹事的人啦！但果然不夠格，賬房瞧呀瞧的隨即將簿子放下來，說：

「請先生填個大家都知道的人罷。」

「填個大家都知道的人？再大一點的人物，我就認不得。」

「那就請改孫科好了。」

孫科？曹孝植覺得這未免是在開玩笑。認得孫科，誰還來住你這小棧房！可是賬房却一點也不似開玩笑的說：

「不要緊的，大家都是這樣。」

說着便又把簿子攤給曹孝植看。果然，他翻開第一頁，上面統填的是陳公博，顧孟餘之類，再翻第二頁，也全是汪精衛，孫科之流。這未免太滑稽了，一個全不相認識的人那能可「保」呢！他想。可是略一躊躇，他也終于照着賬房的話辦了。……

午飯後，曹孝植便去訪孫丘立。快遇着故舊，和快參加工作的兩重喜悅鼓脹着他的心。待將名片交與傳令兵後，他在傳達室中簡直一分鐘也寧靜不下來，而在孫丘立跑來抓住他的兩手時，他幾乎樂得滴下了眼淚。他很快活地走出了傳達室，又經過一個長甬道纔走到了孫丘立的房間。可是一打開門，他便吃了一驚，一直到現在的興憤忽然消逝，幾乎使他遲疑着不敢進去。但內面的女子却向他微微一笑，先站起來了。

「啊，原來蓉姊也在這裏？」

跳動着心胸，他勉強還未打了招呼。

「是的，密斯脫曹，有好久不見了。」

蓉姊也略帶侷促，道末應酬一句。

曹孝植沒有敢正眼望蓉姊。他怕她那對黑眼睛在歡迎他，同時也怕在對他表示冷淡。他祇拿着帽子在牆上找掛處，掛好了又望着丘立替他移動凳子，及打鈴叫勤務兵之類。然而在與丘立談了三五句之後，他又覺得應得和蓉姊談點什麼，才不致顯出自身的窘態。于是他有意地望了蓉姊一眼，但蓉姊的眼睛竟意外地沒有對他表示歡迎，却也無故意冷淡之意，祇是漠然地坐着，似乎心思很沉重。

「施璜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未了，他終於大胆地問出這樣的話來，雖然連自己也不明白是在對丘立說，抑或在問蓉姊。

可是奇怪的，是兩人都暫時沒有回答。孫丘立寂然地一笑，欲說什麼又止，蓉姊則略把沉重的頭一抬，但隨又默默地低下去了。

「他沒有到這邊來麼？」見着這幅異樣的光景，曹孝植不覺吃驚，再問。

「唉，一言難盡！」孫丘立這才感嘆一聲，從凳子上站起來了。「蓉姊，妳把信給孝植看罷。現在我們大家又在一起了，可惜獨於缺少了他一個。」

待曹孝植從蓉姊手中接過信來一看，信並不是施瑣的手筆，而是另一個人間接通知與蓉姊的；上面原因寫得不大明哲，但顯然是說施瑣已經死了。他不覺拿着信紙發抖，這意外的消息，一時在他的心上反應得太複雜了。啊！兩年前的那末親密的一個朋友，一個同道，而又是某種意思上的一個情敵，現在已經不在這世上了！

「信是幾時來的呢？」

抖顫着手指，曹孝植將信益好，遞回蓉姊，一面無目的地問。

「大約到是到了好幾天了，不過轉信的人昨天下午才交過來。」蓉姊很陰沈地回答。

「唉！真算是意外！」曹孝植埋着頭在房中走了一轉，隨又坐下來獨自嘆息。一股追念友人的真摯的哀惋湧上心來，使他想着從前在暗暗中演的那幕喜劇的醜惡，可是轉瞬又感覺惶惑的，便是現在竟又有了重演這幕喜劇的可能。真的，現在蓉姊又是一個孤獨的人了，而且也同樣地有着容易接近的機會！

在這之間，丘立與蓉姊也暫無話，各自默默地縈迴着一種複雜的感情。在曹孝植未到之前，蓉姊曾拿着信來對丘立哭泣過，當時丘立也幾乎是陪着哭，毫沒一點妬意；後來蓉姊又含着淚對他微笑，他也就陪着微笑。這一切，曹孝植都無從知道；更以前的事，他當然更是在夢中了。

「孝植，你是暫住在棧房內面呢，還是打算另租房子？」孫丘立終於

先打破了沉默，問。

「我想暫時就住一下棧房罷，」曹孝植略為躊躇一下，說，「現在的
根本問題，還是在決定一個工作。」

「也行。那末我們明天去找一找上面負責的人罷。不過要早一點去，
通常在八點鐘以後，便不容易會着的。」

「你說去找誰呢？」

「一位國府委員。這是在廣州的時候時常見面的。由上級機關去找，
路數比較寬，而且工作也適當些。」

知道並不是工作在等着他，而是還要他去找工作，曹孝植不免略略感
覺意外，但一想這或許是孫丘立在爲他籌劃一個較高的位置時，便也就欣
然承認了。於是一股希望心使他重新恢復了高興，同時又因爲蓉姊的在座
而感着催促，便即刻與丘立約好時間，回棧房了。

次日天亮不久，曹孝植便起床，洗過臉，走了出來。街上人還不多。天氣依然陰暗，猜不定是晴是雨。後花樓一帶漸漸湊來了販菜的籃子和娘姨，一兩個「大角子」的爭執，開始着早市的熱鬧。待走進了獨安里時，又是一片靜寂，幾家下等娼寮還關得緊緊的。穿出去，走到空地上時，空地的一隅有一匹野狗在另一匹的尾後緊追，緊聞。

走進隊裏時，孫丘立也剛才起床。勤務兵正惺忪着眼，在慢慢地沖茶，打洗臉水。

「還來得及麼？」

等着孫丘立洗過臉，漱了口，開始穿軍衣時，曹孝植即就心地問。

「當然來得及。」

孫丘立說着即伸手把床頭上的錢拿到耳邊一聽，隨又將機械上了幾手，放到懷內，這才開始掛皮帶，穿皮鞋。

「現在還不到七點。祇要在八點鐘以前，大概是在家裏的。不過因為

上公館去的人很多，所以我們才早點去的好。」

走出房門時，孫丘立又這樣追加說明，可是這時曹孝植却反有些不快意了，一股久已成習了的自尊自傲心突然湧現出來，幾乎使他失掉了繼續前走的勇氣：這末一大清早就上私人的公館，那不與鑽營獵官之輩無分別了麼？爲何一個革命地方也會有這末一套！……但幸好，不久他的理智即告訴他：別人之不會來歡迎他，乃是除了丘立而外，沒有人知道他到了此地，而且他自身的上私人公館，也不是爲的要獲得一官半職，而是爲的要參加革命！……這樣，他的腦中便又開始計劃着見面時應談的話，而終於跟着丘立坐上了黃包車。……

不一刻車又在一家大石庫門前停下來了。一進門內，天井的角落上停了一部半新舊的包車。待走上一個長石梯後，這才是二樓的會客室。室內沒有華麗的擺設，祇是靠南窗前的一張大發棹邊，已經坐上了好幾個人，還有兩個在屋中輕輕地踱來踱去的。曹孝植下細一看，大家都是一樣的人

輕伙子，但大家都一律穿着軍裝，似乎對於自己的一身長衫，頗有一幅瞧不起的神氣。待孫丘立拿了他的名片進去後，他祇好侷促地在餐棹傍邊坐下，希望着即刻會了面，逃開這些可厭的眼睛。

移時，孫丘立果然從裏房出來了。曹孝植心裏一喜，即刻站起來，預備跟着進去。可是孫丘立很抱歉似的，說：

「還要等一下，裏面好像忙得很。」

於是他祇好又坐了下來，臉也跟着紅了。……

望着，其餘的候見者，都一個個地先後進去，而又一個個地先後走了。座上時時有新進來的人補充着。在這期間，孫丘立常常焦燥地進去打望，但每次都又是一副抱歉的臉孔走回。

不知幾時，曹孝植忽然注意到後來的人也在先他進去，而且也在樓板上踏着洪亮的皮鞋聲，得意地先他走了，可是老沒有到他名前的份。

「這些都是來找工作的麼？」他終於忍不住，偷着向丘立問。

「不是，都是來報告工作的。」丘立回答。

難怪！曹孝植暗暗地想。一念着自己的會見，大約要落到最後，他速率性拔開旁邊的落地窗，走到涼台上去望街。可是街上老是那末些黃包車往來，車上也照例多坐着那些抱皮包，掛皮帶的青年，並沒有什麼稀奇事能轉移他的焦躁的心。他幾乎想即刻打轉了，但剛一掉頭，隔壁涼台突然露出一幅豔景，才勉強把他留住；一個少婦披一件粉紅色的薄睡衣，懶懶地踱了出來，對着空中吐氣，而風一拂動睡衣，便將赤裸裸白腳幹一直裸露到大腿，使人見了心搖搖的。

「真象一個私娼！」

曹孝植猛一驚，急回過頭來，原來是孫丘立站在自己的背後說話。於是他又紅着兩頰，與丘立一同折回房內來了。

房內這時祇賸下三五個人，而且樓下似乎已再沒有人補進來了。壁上掛鐘的時針快指到八字。曹孝植真有點過意不去，這樣地等候會人，還

是生平的第一次！望着膝下的三五個人也快要走盡了；孫丘立似乎也不好意思再進去探望，祇陪着他在餐棹旁邊死等。

約莫在八點十分的時候，「主人」終於忽然親自走出來了。原來是一個着長衫的斯文人。一見着孫，曹兩人一齊站了起來，他便欠着身子，連連點頭，但忽又慌忙地一倒拐，竟走到對面一間小房中去，從衣服架上取了一頂帽子拿在手上，而且似乎即刻就要走出房門。

「這就是想要會委員的曹……」

孫丘立着了慌，即刻趕上前去迎面攔住，曹孝植也馬上跟了過去，但「主人」乘勢將帽子往頭上一戴：

「請去找青年部長，我那邊就要開會了……」

說着，便象躲賬一般的，強着走下樓去了。這意外的場面，把兩人都呆住。曹孝植的臉孔更由紅而轉青，前額上的兩股靜脈鼓脹得象蚯蚓。

「這樣忙！……」

過了很久，孫丘立才勉強說出了這末一句，可是曹孝植也幾乎沒有聽見。他木偶似的回身過去拿住帽子，又木偶似的與丘立一同走出了公館門。他深深地感覺受了極大的侮辱，又深深地感覺對不住自己；自己從不曾上過私人的公館，而這第一遭竟演了這樣的醜態，而這第一遭竟把過去的高潔毀壞盡淨。雖然是鬧熱的街頭，但他看得見的，祇是那委員臨去時的一剎那的光景，聽得見的，也祇是那「找青年部長去」的一句話。找青年部長？爲什麼要再去鑽營呢？爲着革命麼？革命而須得自己去苦心鑽營，則這革命也就不稀罕！這末一想，他的對革命的心簡直由忿怒而變爲詛咒，由白熱而一降爲冰點了。

這時孫丘立也默默地感着不快。他想這位委員也太豈有此理了。既然無時間會見，既然是那末一句話，何不早對自己說明，何必使人空等這末一場呢！假如是另一個人，也許不把這當一回事，可是曹孝植會因被叔父

說過一句「無學生的禮儀」的一句話而遂永不上叔父之門的那種性癖，一定是對此感覺難受的。

「我們還是坐車罷。事情可以不必忙；現在先到我那邊去喫了飯，再慢慢決定好了。」

走到十字街口，孫丘立才站下來帶着安慰的口吻說。

「你那裏也可以不必去了，現在我很想回棧房去休息一下。」

曹孝植樣子很頹喪。因之孫丘立頗覺得不忍即刻與他分手。而在略遲疑之後，他終于提議道：

「好的，那我也就一同到棧房去。吃過飯後，我們還可以到血花世界去玩一下。」

曹孝植似乎已懂得了孫丘立要陪伴他的好意，便也點頭承認了。……

棧房在靠近河邊的河街。街上滿是苦力們在扛抬荷物，和行人們的性急的亂竄，——鬧雜，擾攘，簡直比後花樓一帶還甚。

走進房內，房內也異常昏暗，狹隘，一不留心，脚便要踢着板凳，擡着棹子。曹孝植讓孫丘立坐在床沿上，自己便去叫茶房打水，順便又把門外的電燈機關扭開，丘立這纔見清了房內的一切：被蓋卷在角落上還沒有打開，小皮箱斜擱在靠壁的木凳上，祇有一隻銅鑿的肚皮被抓開了，——內面現出舊書本，褲汗衣，破襪子……一股凌亂不安的氣象，又使丘立想起了自己從前在鳳台旅館中流落的樣子。

「怎麼不找好一點的地方住呢？」

待曹孝植轉回房來，丘立不由得這末問，同時又順手把後壁上的窗子打開，想透一透氣，可是窗子竟緊對着鄰家的磚牆，牆腳下一股小便氣直衝上來，使他即刻又關上了。

「原來就沒有預定久住！」曹孝植很銷沉地說，「其實這都是我估量錯了：我老以為這邊是事情在等着人，誰曉得來了過後還是要自己去找事。」

「倒不是什麼估量錯了，孝植，我的信上不也是那末寫的麼。」丘立依然是抱着歉意和同情說，「不過，老實告訴你，現在是時間差了，一面是許多事情都已固定下來，一面却又是許多事情在起新的變化。」

孫丘立隨即靠身過去，低着聲音，細說了很多事情，又解釋了今天的那位委員爲什麼是那末忙，曹孝植的臉上望着也就漸顯出驚異，這驚異一瞬又轉成了更大的幻滅。

「是的，我不能怪什麼人。」他終於嘆息一聲，打斷了丘立的話，「可怪的還是我自己，現在我根本是一個局外人，即使來早一點，我想也差不多。可不是，這兩年來你們都在努力，而我却是過着脫線的生活，所以現在當然一切都是夢中，一切都趕不上。……同時你也曉得，我素來是恨貪官污吏的，我不能混到那一面去；但唯其如此，我不能不暗暗地感覺有很大的悲劇在我的前面，因爲將來會是到處都沒有我。」

曹孝植愈說愈真摯，但話聲也愈說愈低，末了幾乎成了感傷的調子。

這突然來得這未快的消極，簡直使孫丘立覺得不可解，他不知前兩年曾以奮鬥相勸的人，爲何竟有了今天這樣的一調。……

好容易這時茶房才拎着開水進來了。一進門，他眼睛先往點着的電燈一望，然後才沖茶，而在問過怎樣開飯等後，便又出去「噓！」的一聲將電門關上了。

「小棧房真討厭！」

孫丘立忍不住這樣罵了一句，便又乘勢勸曹孝植即刻在外面另租一間房子住。在兩人商議了一會之後，他們便決定將午後到血花世界去遊玩的預定時間，用來尋找出租的房子。

十八

得着勤務兵的幫忙，孫丘立很快地把房子租好，又經過一天的調理，娘姨，簡單的炊具，桌椅，籐床等也就跟着齊備，而且爲着使曹孝植讓目己出費用，使曹孝植不致感着寂寞計，他把房子作爲自己租借，他每天過來陪着一同喫飯。

一切轉變成異常的沉悶，鬱積。祇有太陽一天火刺一天。地上的大氣由灼熱而變成燻蒸，整個武漢，象燒得快要爆裂的洪爐。因之一到午后，孫丘立的隊里，也就不得不陷于休息狀態。……

一天，他在曹孝植處喫過午飯，略談了一陣時局，便回家裏來睡午覺。然而在一隻藤椅上輾轉了許久，竟不能入寐。這，一層是由于太熱，一層還是由于剛才的談話，使他想起了這走馬燈般的時局的旋轉，竟使好友曹孝植老不能有個適當的位置，因之也就有許多雜念伴着興奮死死糾纏着他的頭腦。於是，他索性坐了起來，隨即拉過傍邊的蒲扇來當胸亂揮，但心里依然是一陣煩燥，一陣不安，就象預感着有什麼不凡事快要發生一樣。

末了，耐不過這身外的蒸熱和心內的鬱積，他終於站起來按鈴子，預備叫勤務兵打一盆冷水來洗頭，但就在這時，忽然一個傳達兵走來說外邊有客會。

孫丘立急探首門外，果然甬道上有一個滿頭大汗的青年軍官，慌慌張張地向前走來，而待他剛認出這也是一個同學時，對面已經在氣咻咻地向他直叫了：

「孫丘立，剛才聽說你在這裏，正有點急事要找你。」

「什麼？你在那裏工作？怎麼急成這個樣子。」孫丘立略吃一驚，即刻迎上去捉住對面的雙手問。

「在×地嗎！是前兩天才被趕回來的。」

客人從額角上抓一把汗往地下一扔，這才一屁股坐下來帶一點四川腔，說，一面還不住地喘氣。

「怎麼，被趕回來的？那邊情形怎樣？」孫丘立也性急地問。

「好還回來！簡直象逃難一樣！……現在又要快到鄉下去。」

「噢，」孫丘立知道了近來聽的許多話果然不虛，不覺一怔，但即刻又追問道：「那末，打算幾時走呢？」

「明天就要走，所以有一點事要即刻找你……」

來客窘急中又略帶一點尷尬相，使孫丘立疑惑是要借路費之類，但一下他知道事並不然：客人枝枝節節地說他原來從上面領着了一百元路費，

可是待他帶着錢到澡堂去洗了澡出來，這筆款竟「不翼而飛」，而且他以爲這一定是澡堂的茶房扒去的，所以要孫丘立派人去替他清查回來。

「原來是這樣。」聽完了話後，孫丘立皺皺眉頭，但僮僕間，竟不知道怎樣去「清」，而且也不知道偷的人是否就一定茶房。可是，這時客人似乎已經看出了他的遲疑，而又不耐地說了：

「一定是他偷去的！我去的時候並無傍的人，洗好了出來也還是祇有他一個，——這一定是他偷去的。」

「但是你明天就走，怎來得及呢？……不能夠多延一天麼？」

「不能夠，多延一天就要誤期。本打算一洗過澡就上船的，現在至多祇能延到晚上。」

「好的；我馬上派人去清查，你晚上再來一趟好了。」孫丘立終於毅然承認了；但一念着事情無確定把握時，便又向對面囁道：「不過；爲着不致就誤了船期起見，頂好是我一面與你清，你也一面在外邊去設一設

法。」

「早已就設過法了！但是設法的結果，就是曉得了你在這裏，——幾個朋友都是窮光蛋。」

來客說着，即從棹子上抓過扇子來，敞開衣扣直搖，一面焦燥地在屋子內埋頭走動，但不一刻忽又兩脚一停，準的一聲將扇子拋下：

「好了，總之我晚上再來一次，現在我還要到一個地方去。」

客人說了，也不聽清楚丘立的回話，便又淌着大汗，性急地走了。

這裏，孫丘立站在門上，一直望着客人的背影消逝後才打回頭，那種慌張，狼狽的樣子，在他的心上留下了一股濃厚的不安的暗影。但約莫沉默一刻，他即很快地用勤務兵打來的冷水洗過臉，一直向隊副室走去，心想這正是用得着這位老狐狸的時候了。

一進門，隊副也正在床上睡得四腿長伸，帶皺的臉孔冒着汗珠子，一股口涎從半張着的嘴角上流成一條線，而一被孫丘立叫醒時，便慌張地翻

身起來，一面揉眼睛，一面連聲請坐，隨又拖着鞋子，從棹上抓過水煙袋來，劃火柴，點紙煤。

「不要客氣，隊副；正有一點緊急事情想你去辦。」

推開那照例要先向自己遞送一回的煙袋，孫丘立性急地說。

「是，」隊副吹明了紙煤，但即刻又吹熄，不知孫丘立要說出什麼事來。

「是一件黑案子。一個朋友到澡堂去洗澡，被抓去了一百塊錢。：

」

「噢，」隊副眼睛骨碌一轉，說。「當場有什麼人呢？」

「祇有一個茶房在那裏招呼，別無一個另外的客人。」

「那末嫌疑就在這茶房身上了。」隊副皺皺眉頭，推測。

「是的，我那朋友也是這末說。所以請隊副趕快去清一下。」

「那很容易！」隊副放了心，即刻又把紙煤一吹，深深吸了一口，隨

又從鼻孔噴出兩道白煙，很有把握似的說：「祇要帶兩個有路數的隊士去走一趟就可明白的。」

「那末，派誰去呢？」

「隊長可以不管。」隊副繼續抱着煙袋深深地抽，「這事完全交在我身上了。」

「可是要快，隊副，我那朋友晚上就要上船。」

「好的，隊長緊管放心！」

隊副果然將水煙袋往掉上一放，即刻站起身來穿衣服，拔鞋子。……望着這滿身起勁而又極有把握的樣子，孫丘立也就安心地回到自己的房內來了。……

但約莫過了一個鐘頭，隊副即打了回頭。

「怎樣？」孫丘立即刻站起來問。

「報告隊長……人是帶回來了，但是他不肯招認。」隊副竟意外地突

然轉成了滿無責任的口調。

「那末，看情形來，錢是不是他偷的呢？」

「這也難說。……要是隊長的朋友捏得有什麼把柄，那就好說話了。」

「那你也承認這不是他偷的，是不是？」

孫丘立突然提高嗓子，怒視着隊副說。一想着這老狐狸的態度的豹變，說不定是在暗中搗鬼，心里不由不感着一種可恨。但意外地，隊副祇將眼睛約略一轉，勉強陪了個笑意：

「那我倒不敢說：所以頂好請隊長親自去問一次，看應當怎樣發落。」

「現在人在那裏？」

「押在下面傳達處。」

「好的，待我去看一看。」

於是孫丘立氣忿忿的開始穿衣服，兩隻手指也神經質地微微發抖。隊副則站在一傍觀望着，似乎在猜測這年輕人究竟能幹出怎樣的事來，而在

孫丘立一踏出房門，也就緊緊地跟在後面。

可是剛走進傳達室，孫丘立心中一驚，雙腳即刻停住，他幾乎疑惑是自己的眼睛發了花。對面角落上一個披青色對襟禡子的流氓傢伙，一見着他便也眼睛骨碌一轉，臉上一股惶惑氣掠過，跟着就狡獪地想極力躲開他的視線。……啊，落到手上來了，——這原來不差不錯，正是兩年前鳳台旅館中的茶房王金華！但這時他却像一匹獅子突然發現了自己的獵物而不知怎樣去抓一樣，倉促間竟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就是隊長，看你怎樣說。」

跟在背後的隊副，似乎認定了他畢竟是外行，——不知怎樣開口，就這末走過來象在介紹朋友。

可是孫丘立一下便直感着犯人是王金華無疑了；於是兩步走上前去，不露氣色的問道：

「你就是洗澡堂的茶房，是不是？」

「是。」對面陰沉沉的，敵對地答應。

「那末，你已經知道你犯的什麼事了罷？」

「我沒有拿他的錢！」

「那末，是誰拿的呢？」

「我怎曉得！」

象落了網的困獸，王金華蹲踞在角落上；眼睛似乎受不住孫丘立的冷
冷的逼視，而時時打閃，但樣子則異常倔強。孫丘立暗暗想果然不愧是道
一道中的人，可是他依然冷靜地問道：

「你不曉得誰拿了錢，但是你應當曉得那時澡堂內面祇有你一個人在
管照。」

「我曉得他在什麼地方失掉了的？自己不留心，怪不得着誰呢！」

「誰無故怪你！」

孫丘立這才突然一掌打在棹上，幾個杯子立刻鏘哪一聲，跳了一寸多

遠；望着突又掉身過來嚴厲地對隊副命令道：

「叫兩個人來！」

隊副略一遲疑，但也就即刻把一同到澡堂去過的兩個兵叫上來了。

「與我紮起來！」

兩個兵也不大起勁，但也終於遲遲地找了一根朽棕繩過來，又將王金華的兩手反到背上來馬虎紮住。這一切孫丘立都留在眼上，——所謂兩個有「路數」的兵和隊副，顯然都是與王金華一氣的。可是他也權爲不管，祇又嚴格地命令道：

「與我牽出去吊起來再說！」

這回兩個兵却露出礙難氣色，不知所措地相顧站着。就在這時，祇見孫丘立右腳一頓，霹雷般的咆哮起來：

「趕快！誰遲疑就處罰誰！……」

在孫丘立的嚴厲監督之下，兩個兵才無奈地將王金華牽到甬道上去，

又慢慢地找了一根槓子來將兩頭擱在兩傍的窗子上。可是待將棕繩搭過槓子，剛用力一扯，祇聽得「噠！」的一聲，——王金華的兩腳還未離地，朽繩子已經斷了。兩個兵又是獸獸地站着。

「滾開！」

孫丘立一脚將傍邊的兵士踢開，即刻轉到房內拏出平時懲罰部隊用的刑掌來，豫備親自動手。王金華的刁狡，和部下的暗暗搗鬼，終於激起了他的兩重憤怒。……

然而意外得很，待他剛舉起鞭子，拍的一聲打到傍邊的柱頭上，祇見那滿以為是條硬漢的王金華即刻象倒山似的，撲通一聲，雙膝跪下：

「隊長開恩哪！錢實在不是我拏。……我認得隊長就是孫先生的，……請孫先生開恩哪！……」

「哼！我也認得你是王金華，才曉得錢一定是失在你手上，看你願意承認下來，還是願意吃鞭子。」見着王金華竟意外不是一條好漢，孫丘立

率性又是較的一鞭威脅下去。

王金華身子頓時縮成一團，就乘勢在地下磕了一個頭，然後又勉強抬起面來，做出高分卑鄙的樣子，放出婦人般的哭聲，求饒道：

「那末准我回去慢慢清查罷，說不定是全事中有手脚不乾淨的，……望孫先生開恩哪，我是認得孫先生的！」

「哼！爽氣點罷，你拿了別人的錢，我開恩有什麼用。……」

這次，孫丘沒有再揮動鞭子了。王金華的卑躬屈節的醜態，使他感覺又好笑，又可厭，想率性拷問個痛快，但忽地也不願使對方疑惑自己是藉故報復的無器量的人。

兩個兵和隊副楞在一傍，無不感覺這年輕隊長與王金華的對話是一件意外的事。而在王金華爬在地下，再卑鄙地作一次懇求時，隊副即帶着曖昧的笑意，走過來向孫丘立代為說情道：

「請隊長暫時息怒好了，他既然承認回去清查，就跟他一個時間去

清，倘若清不出來，再看他怎樣的說。……」

把隊副的話聽在胸中，孫丘立暫時一聲不響。約莫沉默了一刻，他才突然轉身過來命令兩個兵將人牽回傳達室去，隨又把隊副叫到自己的房內來。

「隊副，你們馬虎事情，也得認一認人罷，」回到房內，孫丘立讓隊副站在一旁，厲聲說道，「難道這樣明顯的事，也瞞得過我的眼睛麼？若是掉一個人，我還不敢武斷，但是王金華是我兩年前就在一家旅館中遇過，並且當時就知道了他是幫口上的人，這大概是你們萬不會想到的罷。老實對你說，錢一定是他拏，說回去清也是空事，不過這些我都不管，我祇把事再交與你去辦一次，叫他無論如何，得在天黑以前交出來，倘若再有什麼曲折，那時莫怪我不替大家留情面。……」

隊副聽一句臉上紅一下，可是終於唯唯的退出去了。

移時，孫丘立即站了起來，又興奮地在房中走動。舊時鳳台旅館中王

金華替主逼債的情形和剛才爬在地下求饒的一幕一齊閃映到腦中，使他感覺天地間的一切遇合都太奇離而又太自然了，並且各種人所作的各種事也象是生前就一定！

悶熱依然不退。兩朵暗雲在天邊死死停住，——沒一絲風。懶懶的鳴蟬雖然繼續在叫，可是那得意的喉嚨，似乎也有一股倦意。……

約莫踱了一刻，孫丘立即霍地躺到藤椅上去望着天花板吐了一口大氣。今天王金華的突然落到手上，似乎替他了結了一重心願，而一想起那失了路費的同學的奔波情形，似乎自己兩年來的生活，也要快在此告一段落。但正在這時，隊副又走回來了。

「辦好了沒有？」孫丘立坐了起來，臉上還現出興憤。

「報告隊長，……都是我一時不會留心。照現在看來，倒象真是他拏去了。」

誰稀罕你來取巧！孫丘立暗暗地想，但終於又性急追問道：

「他已經承認偷了，是不是？」

「倒還沒有承認偷，不過已經承認了賠。」

「賠？」

「報告隊長，這不過是一句轉圓的話。我看，祇要他承認賠出來也就可以了。……可惡的還是兩個隊士，我以為他們比較有路數一點，那曉得竟至瞠起眼睛不看事，幾乎弄得我也被瞞過去了。……」

隊副看看孫丘立的顏色，可是孫丘立竟沒有理睬他的這些話，祇繼續問明了兩個兵是否一同跟在澡堂內，錢是否在天未黑以前交出來等後，才象下判辭似的說，

「好了，事情就在這里完。本來王金華應得送局坐監，但我並不想再作追究，你們中間也不能說誰才特別不好，但我也同樣不想處罰誰。實在現在僅處罰一兩件事和辦一兩個人都沒多大用處，——，這保衛隊和許多事根本就要不得。不過，隊副，我勸大家得早些回首才好，不然，將來是

一定會有人來作全體處分的……」

隊副站在一旁，似乎不大懂得這話是什麼意思，可是一知道孫丘立並不想處罰誰時，也就滿足地走出去了。

天剛黑，同學果然來了。依然是滿頭大汗，依然是那末慌張。而從孫丘立手上接過路費時，便悲壯地說了一聲「後會有期！」即刻又從黑暗中消逝了。

這裏，孫丘立暫時暗淡地呆住，可是轉瞬也就釋然。原來他早就有了他的人生哲學，那便是——

接到那里算那里！

十九

處在武漢三鎮上的人，漸成了熱鼎鍋上的蟻：不特身體在火刺的地上受着烙灸，而內心也在極度的恐慌中受着威脅。望着，店舖中漸漸換不着銅板了，許多人捏起五塊十塊的新鈔票，可是結果往往兌不到一斤麵，一升米，甚至一籃菜。往日被無限長的人的鎖鍊壓斷了路的街頭，而今祇有稀疏的行人慌張而喘息的走過，從前的那些震動雲霄的吶喊的聲音，現在逐漸變成了惶恐的竊竊的偶語。自然有時也偶有一批人拿着几把新的旗子走出來想說點新的花樣，可是一見着街頭上毫無人過問時，似乎也就多躲到公園之類的角落上去胡混一陣完事。

在這種極度窒息而混沌的空氣中，有時會突然有一二響清脆的鎗聲掠空傳來，好似這沉澱着無數渣滓的大鍋爐，終於起了破裂的信號，也象在滿天黑雲中現出了電閃，預示着快有一場暴風雨的到來，而在每次鎗響過後，便有人失色地猜測是韻生三馬路在槍斃人，也有人估量是新市場的傷兵在鬧事，——不過事實上似乎兩方都沒有大錯。

住在政府機關中的孫丘立，當然更明白這時局混沌的原因，可是這閻葫蘆却又揭穿得這末慢，使生性好動的他，簡直有些不耐煩。媽的，率性把軍隊開出去打他一仗罷！在氣悶不過的時候，他會獨自這樣幻想，可是事實上，自己的隊伍除了每天分班到小河邊去洗澡，澆洗自己的衣服而外，几乎一切操練都已停滯，而且從前的惡根性亦加速度地恢復舊態了。

一天早上，他趁着太陽還沒起來，便到自己所常去的幾個地方找人，可是走一處是人不在，走第二處是已經搬了家；他的心略一驚，忽然想起有好幾天不曾接着總隊長的電話了，但轉身走至總隊長的寓所時，裏面的

人竟告訴他說總隊長已經于昨天晚上搭船走了。

一切都明白了！外邊的變化畢竟並不算慢。這時孫丘立的心一陣緊張便打回頭，在路上他已經決定了三件事立刻要辦：第一，叫隊副趕快辦交代；第二，通知容姊決定行止；第三，順途曹孝植處去商議「善後」。

走回後花樓自己所管轄的地帶時，他特別注意了街上的秩序，但街上聚議的人似乎比往常更多，一家雜貨店前，有四五個穿草鞋，着短褲的兵，似乎喫了閉門羹，惡狠着眼睛不肯走，另一家飲冰室內，有一個穿反領襯衫的人，拿着紙票硬要老板倒找銅板，吵鬧得滿頭大汗。此外，似乎還聞有籬籠，箱子之類在偷偷地溜走，說明敏感的人，又在開始向「洋街」上搬家。

孫丘立在街上巡視了一回，便忽然先回到隊裏，吩咐分隊長在要口上加上雙崗，遇有搬動傢具者，一律擋回，並多派四五个隊士到街上去巡邏等候，然後才走曹孝植的寓處。

這裏是一條巷子中的舊式三層洋樓；與正街上的鬧雜混亂比起來，倒有另一番閒靜氣象。客堂中，房東太婆正與幾個鄰婦圍住桌子打「上大人」紙牌，一見着孫丘立進來時，便移動着小脚，拏一張新鈔票過來，象質問財政部長似的說道：

「噯，你們在局里做事的先生們怎麼都不管一下？是『麼』地方發出這些花花綠綠的國——庫——卷——，連一個大角子（銅板）都不值！」

「跟你傢講：我們局里辦事的人祇曉得抓賭，倒請你傢當心些。」

孫丘立說着欲走，可是興緻很好的太婆却一把拉住他，又嚕噤道：

「你傢祇願說笑話——外邊講又要起亂子了，真的話，我們就朝你局里面撥！」

「那倒不要緊。你傢就不搬來，我們也要先派兵來保護你老人家的。」

「啊，哈哈……哈哈……」

在大家的笑聲中，太婆才終於滿意地放了手，孫丘立也帶着苦笑，立卽走上了三樓。

走到亭子樓前，孫丘立先遇着了女傭。可是今天這位老媽子並不作聲，祇將下顎往前樓一翹，同時異樣地微笑了。孫丘立有點莫明其妙；祇好一直往前樓走去。但待他剛把手捏住時，祇見房門往內一開，一個十八九歲的穿大袴褲的女子，手上擎着一件什麼東西，臉紅紅的急竄出來，一瞬又竄下樓去了。他認得這原來是房東太婆的大姑娘。

「呀，來得好！正在無辦法的時候。」

踏進房內，曹孝植卽向他這樣說。照例，孫丘立來時，多是見着他是懶洋洋地躺在床上看書報之類，但今天却坐在寫字棹前，而且臉孔也是紅紅的。

「怎麼算是來得好呢？」

孫丘立愈漸詫異；但曹孝植立卽站起來遞一張皺皺的紙條與他，一面

苦笑道：

「你瞧這傢伙；真有意思！」

孫丘立接過來一看，祇見紙條上寫道：「○○先生與○○女士於○年○月在○○地方行結婚典禮。」

「是那位大姑娘寫來的？」丘立問。

「對了。」

「她寫這來做什麼呢？」

「不曉得麼？但是你如果知道這紙條之外還有一隻金戒指。我想你可猜着一半。」

「是不是來求過婚去？」

曹孝植笑而不答。祇站起來在屋中踱小圈子，樣子很興奮。但瞬即噤地向空中吹了一口大氣，喟然嘆道：

「幸好的遇着我！假如掉一個人，不曉得會要發生怎樣的罪過。」

「怎麼幾天不過來就發生了這樣的事呢？」

「其實我也不料世上竟有這樣簡單的女子。不過細想起來，這也並不是突然的事；第一天我們來租房子的時候，我就見着這大姑娘的眼睛象一團火；我們上樓去，她即刻跟上來；我們決定租下房子，走下樓梯，我偶然回頭一望，便見着她的面孔上隱隱有股喜意，眼睛似乎在熱烈地期待着什麼。我當時以為她是看上了你的皮帶……」

「誰知道才是看中了你這一件長衫。……」

孫丘立突然插上一句，不禁一陣暢笑，笑聲剛斷，祇見曹孝植又繼續說道：

「我看倒不是純粹看中了這件長衫，一半還是為的我們撒的那個大謊。當我們看好房子，房東太婆問起職業時，你不是說我在大學畢了業，準備到日本留學的麼；『留學』兩字似乎特別有魅力，來后不久，我便聽着樓梯上整天都是這位大小姐的脚步聲，有時象一匹奔馬直跑上天台，有

時又走到亭子間來與老媽子談東的談西，後來簡直就借故走進房內來了：一天她進來見着在報紙副刊上登載着我的名字，她便賭扯她的什麼親戚的名字也是上過報的。那時我好奇地問她住過什麼學校，她說她在北京的什麼女子中學畢業。可是我曉得這一定是瞎講，——北京根本就沒有這末一個學校。……」

「那末以后就送來了這張條子？」望着還不會到結論，孫丘立便追問一句。

「倒還沒有這樣快。」曹孝植一笑，又說下去，「一天我從外邊回來，姨姨笑着說大小姐來要我的文憑看，不久她又說，大小姐託她來說，要我託人去向老太婆把她討了一空到東洋去。當時我以為是姨姨說的笑話，誰知果然竟真有了今天的怪事。」

說完，曹孝植的身子象還在興奮而微微發抖，于是他兩步過去往床上一倒，吊在床沿上的兩隻腿子也不自然地前后擺動。這時孫丘立也禁不住

再把那張條子拿過來細看，但從筆跡，從那一串的圈圍裏看來，無論如何都不象是一個女子中學畢業生幹的事。末了，他便將條子往桌上一擱，笑着說道：

「你莫笑道寫得不好，其實這些圈圍比一首新的戀愛詩還來得有意思些。」

「我看那大概是從什麼婚譜作法之類的書抄下來的罷，」曹孝植依然橫躺在床上，祇扭過半個身子來說。「她走進來一句話不說，祇臉紅紅的把紙條打開給我看時，我真一時看不懂；待她又把金戒指拿出來時，我才勉強明白過來了。」

「那末，你打算怎樣應付她呢？」

「我麼？……我想祇有另外搬一個地方住。」

孫丘立暫時無話。沉默了一刻，他想趁此把話告訴與曹孝植了。便將凳子往前移動一步，說道：

「孝植，我正想來與你商議退房子的，現在我們不搬也得要搬了。」
「怎麼？是不是撤職書已經下來了？」

曹孝植彈簧似的坐了起來，一股驚疑從臉上掠過，使剛才的笑容，即刻斂住了。

「那倒還沒有。不過在幾天之內總會要來的。今天我走了好幾處，連一個人都會不着了。」丘立冷靜地說到這里一停，眼睛注視着曹孝植，但一見曹孝植並無話語，祇站起來，擰着手在房內團團打轉，才又繼續說道：「所以，孝植，我想你得決定個主意，看仍是回北邊去讀書，或者回家走一趟，我那里還可賸得一點錢，搭房船的路費是夠。至于我將來，則船頭船尾都可以趨起走的。」

「我想先到上海去再說罷。」曹孝植這才突然止步，一屁股坐到書棹前面，兩手抱住頭。向棹子上一靠，但不久又揚起面來，很沉痛地說道：「回家去，太無謂；再回北方也不大願。現在我倒想當真實現我們所撒的

那個誑，——到日本讀書去罷。我覺得中國這社會實在容納我不下，也許是我自身的不徹底。所以我想趁這機會到外國去，看看別人又是怎樣。……」

「那也可以的。問題總是在早些離開此地，而且頂好是比我先走，因為將來我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走法，現在還難于預定。」

不久娘姨便擺上飯來了。於是兩人邊吃邊談，終於決定了先向房東退租，曹孝植遇着有船便到上海。

午后，太陽又似火球般懸在半空，街上的石板路晒得象鏡子樣的發亮。孫丘立心里一陣發急，便忙着要走，曹孝植也想到街上去望望，並順便打聽何時有船開。

兩人走上后花樓時，沿途依然泛着不安的空氣，靠近交通路那面，彷彿還湧擠着一大堆人。孫丘立急走上前去，看是否派有人維持秩序，可是剛到不幾步，忽然見着一個隊士拖着槍急跑過來，滿喘着氣，說道：

「報告隊長！前面一個兵不聽招呼，硬要搬東西。……」

聽着這話，孫丘立雙眼一楞，即刻向着所指處跑去，曹孝植也跟在后面，待剛到交通路口上，又祇見一個分隊長將出鞘的手槍插在腰上，同樣滿臉慌張的跑了過來，而一見孫丘立時，也即刻站住，說道：

「報告隊長！前面有人在搗亂！……」

「在那里？」

「就在前頭路上。」

「跟我來！」

孫丘立性急地將分隊長腰間的手槍取過來一揮，就大踏步前進，后面跟着分隊長和幾個拖長槍的隊士，自然也還有一大網看熱鬧的人。這意外的場面，使曹孝植心里禁不住突突發跳，不自覺地落后了一些。

一瞬間，前面的人，似乎在一家舖門前停住了。然而就在這時，祇見幾個拖着槍的隊士，突然一齊散開，將槍口對準一處，街上人和車子象螞

蟻似的，四處急竄，使曹孝植本能地回頭就跑；大約跑了幾丈遠路，便忽然憶起子彈是直飛的，才又一倒拐，躲到一條橫巷中去了。

可是，意外地並沒有鎗聲。曹孝植貼住牆壁，定了一會神，慢慢地伸出頭來探看，祇見街上的人們象一扇掠走了的蒼蠅似的，早又三三五五的聚集起來，在這人羣中，孫丘立提起手鎗走在前面，后面分隊長和幾個隊士押解着一個魁梧的兵和一挑担子，此外，似乎並無特別變動。

「是怎麼一回事呀？」

知道事情已完，曹孝植才趕快湊過去這麼問。同時，孫丘立一見着他，便也立即將手鎗還給分隊長，與他另走一旁，一面帶着興奮的口氣回答道：

「是一個團長派的兵押了一大挑銅板 and 洋錢，硬要通過。現在金融這樣的紊亂和緊張，都是這些人搗出來的鬼！」

「爲什麼剛才許多人都那樣跑呢？」

「啊，那倒沒有什麼！」孫丘立知道剛才曹孝植一定也受了一番虛驚，微笑着說，「當我走上去時，那兵還仗着是團長的人，不肯服從，于是不客氣，我就拿着槍尖對準他的胸口。后面幾個隊士見我把手槍一揚，便一個散兵線散開，所以把大家都駭跑了。」

原來如此！曹孝植不覺暗暗慚愧，剛才自己的無膽量。但他終於又問道：

「那末，現在打算把這個兵怎樣辦？」

「先押到隊里，再解過總局。管他什麼團長不團長！總之權力在我手上一天，我得一天對這些搗亂傢伙不客氣。至于總局怎樣發落，我就管不着了。」說着，孫丘立一手揭下軍帽，性急地從額角上揩了兩把大汗，隨又使勁往頭上一戴，很悻悻的自言自語道：「媽的，什麼革命軍！從前蒙頭蓋面的人，現在都把尾巴露出來了。」

兩人走走邊談，不覺已快到了獨安里口。這時，曹孝植忽然想起自己

得趁早到河街一帶去看船期，分手而去，這里，孫丘立便獨走回隊來。

回到隊里，先的分隊長室內將押回來的兵的那件事辦理清楚，然後向自己的房間走去。可是剛上完樓梯，他見着房門竟是開着的，內面似乎還有人在響動；細下一看，原來是好久不見了的龍華。恰象剛要到警察分署去接任的時候一樣：依然是那末一股不安的神氣，依然是那末獨自一人先來到自己的房內默默躡着，而且也依然搬了一口箱子來放在屋子當中。

「怎麼，已經撤差了麼？還是那末縮頭縮腦的！」

孫丘立走進來將帽子往床頭一撈，繼續在樓板上踏出一陣皮鞋聲，走到角落處去抓下濕手巾來一面揩臉一面問。但一見龍華遲疑着不言語，便又性急地走回屋當中夾着帶嘲笑的神氣，追問道：

「怎麼；祇有一隻扁箱呢？未必撤了差還連被蓋都失掉了麼！」

「差倒還有幾天的樣子。」龍華這才坐下來微笑着說，但聲音有幾分帶抖，笑也是寂寞而暗伏着怯意的笑。「不過我想先把這口箱子暫時借放在

你這里。」

「吃！」丘立知道龍華又在膽小，「我這里又沒有開保險公司，放在這里幹什麼？」

「真的，因為我那里部下太壞了，恐怕那些傢伙乘這機會故意來一個玩笑。」龍華將身子移動一下，眼睛幾乎帶着哀求的神氣。

「真沒出息！部下壞，怎麼就會見得你那箱子內藏得有金銀寶貝呢？」

「那不見得。這兩天就有兩個巡長常常跑來談東談西，看那樣子，顯然是探我的動靜。」

「疑心見鬼！在這樣的時候，誰不想談談天，知道點大家的情形。」

「但是假如你知道這些流氓平時是頂恨我們的話，你一定不會以為是簡單的來談天。不過萬一你這里也不好放的話，我去另找地方也好。」

「傻瓜！搬已經搬來了，誰叫你再搬走不成！」

望着龍華的面孔快窘得發青，孫丘立道才一陣笑，承認了。本來，他

也並不是有意；祇是愛和龍華開玩笑的事，幾乎成了他的一種習慣，雖然他這樣的笑謔與對曹孝植的恭敬同樣出于朋友間的親密。

但今天這樣的笑謔也沒有再繼續的了。望着這位一全由南京到上海，一全考學校，一全到廣州，一全進「黃埔」，一全來武漢，而今又快要一全開始流浪的朋友，使素稱樂天的丘立也不能不發生些感慨。

「喂，龍華，」在打鈴叫了茶之后。孫丘立重新改換了口氣道，「萬不料你這隻箱子祇搬去了幾個月又原樣地搬回了。記得麼，那還不過是三月間的事呀！」

「豈獨這箱子，連我們考上黃埔，也還象是昨天的事呢。」

「真的！這兩年的時間真象在飛；原因是我們過活得太暢快了。」

「你想剛『誓師』的時候大家是多麼的高興喲！誰知一場歡喜，竟是這樣的結局。」

兩人都暫時不作聲，一全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中。約莫過了一刻，孫丘

立才又慢慢地說：

「不過這也算不得什麼；一件事有起頭當然就有個結局，結了局祇好重新又起。老龍，你曉得過去這一場歡喜也不是白得來的。你若不與書店老板鬧架子，恐怕還在打包裏，開發票；我若不跳出叔父的家庭，恐怕也還在當跑街，買小菜呢。可是現在你是警察分署長，我也總算是一個小小的隊長了。」

「陸官發財了！」

龍華這才一掃了臉上的灰暗色，放聲大笑了，但笑聲立即被孫丘立壓斷：

「客什麼氣！官陸了，我們可並沒有發財。我問你：你這籠子內面裝了幾多鈔票？」

龍華苦笑不答。隨即吐了一口氣，慢吞吞地說道：「真的，早知道有這一天，倒應當抓點錢來放起再說。當時下面有人來勸我包賭，包廬，我

不承認，可惜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你那里也是這樣？」孫丘立不覺想起隊副會來要求包賭的事，暗自稀罕。

「還不是！就因為不會允許這些傢伙在外邊亂來，所以才弄得受大家的恨，不然爲什麼把箱子搬到你這里來！」

「真是些不可救藥的傢伙」孫丘立也微微地嘆了一口氣，「我常常想我們當時的理想是會師武漢，而『令』了過後，竟被派到這樣的機關來，做得不疼不癢的，就象等于修理爛機器。……不過我們總算還好，——盡了一番修理機器的責任；可惜的是曹孝植，那簡直白白的跑一趟！」

「現在他打算怎樣呢？」龍華關心地問。

「當然是徬徨得很。不過今天已決定了一有船便先到上海，以後說不定要到日本去。」

「真快；大家就這末又要分散了。記得最初在南京會合時，除了現在

的人而外，還有施瓚，大家都努力，可是這一次施瓚已經不見了，而孝植也成了這樣的遊離；將來大家萬一還有見面的時候，不知會又變成怎樣呢！」

孫丘立苦笑着不言語，祇低着頭在屋內走動。這時，外面太陽快要落土，一片殘照射在窗對面的晒台上，屋內也跟着反映出一般模糊的黃光。在這黃光中踱了一會，孫丘立象感着不可忍耐而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一下坐回床上來說道：

「喂，龍華，老談過去也不是辦法，至於將來怎樣，誰也不能知道；所以我想趁大家都還未走時，我們不若聚集起來跟孝植饒一個行，藉此快樂一次；將來大家如果還能更快樂地聚在一處，那麼就算是我們的一個新的出發點，假如從此永不見面了，那也不失為我們的一個小小的紀念。：至於人，倒不必多，除了我們三個而外，我想祇約約容姊和韋志成；老韋這人雖有點草苞氣，但倒也不失一個直心直腸的人。」

「好的」龍華欣然承認了。「那就由我兩個共同請客。」

「誰要你出錢呢！祇要你來參加就行了。時間地點都由我去定，定好后再通知你們。」

兩人談話完畢，龍華隨即分手走了。

這時窗對面晒台上的殘照早已爬上了屋脊，在那兒畫成蒼黃的一線，然而再望第二眼時，便又早已溜了下去，祇賸得一片灰色的薄暮的世界。

孫丘立輕嘆一口氣，倒上床去，想着明天過江去見蓉姊的事。

二十

兩三天后，后城馬路的漢江樓內，先到了孫丘立、曹孝植、章志成三人。餐館中人客很少，他們佔據着三樓上的一間臨街的房間。

這時房內祇有幾盤水菓寂寞地擺在棹上，天花板上，一隻電扇，無氣力地在空中畫着圓弧。孫丘立在這電扇下吹一陣風，便間走出涼台上去探望，望了一回又轉到房內來閒踱。章志成靠在茶几側邊嗑瓜子，一面問着曹孝植明天何時上船，船票，行李等是否弄妥。可是曹孝植坐着不大說話，祇帶着焦灼的眼睛，無目的地望望東又望望西，似乎對榜邊章志成的問話，也頗嫌嘈囂似的。

突然，樓梯上一陣響動，走進來的是龍華。額角上流着汗珠，圓圓的頭上，直冒着白氣，一見着孫，韋，曹，三人時。似乎自己真象來客一樣，腳踢得不知怎樣打招呼，而在解了皮帶，寬了衣服之後，便呆滯地坐了。房內顯然並不會因他而增加了活氣。

首先感着不耐的是韋志成。望着孫丘立再次走出涼台而又踱回來時，便突然站起來將瓜子壳往地板上一吹，問道：

「現在祇等你的姊姊了，是不是？」

「是的。」孫丘立答着，順便也伸手到茶几上抓了兩顆瓜子，可是隨即象想起了什麼似的，掉身轉來獸住韋志成說「本來一定出席的就祇有這幾個，可是今天也許有你意想不到的一個人要來。」

「是男的？還是女的呢？」韋志成即刻問道。

「徐若英！大概是同性戀已經厭了吧，那天我去邀蓉姊時，順便也請了她同那位奎斯周；奎斯周當面推辭了，可是她居然說如果有空，一定陪

着蓉姊來。老章我看這正是你的好機會。」

「哈哈哈哈哈！」孫丘立剛一說完，章志成便突然縱聲狂笑，可是這笑聲，依然是象從前在路上將徐若英的事告訴與丘立時的那樣絕望，那樣使人驚異，而在笑聲一斷，便又勉強止住流到嘴角邊的瓜子漿，翹起扁長的下巴道；「算了吧！咱們大家都是要走的，誰還高興來鬧這些玩意！不過今天有個把小姐來點綴一下也好；咱們丘八的生活索來就乾燥，現在大家又快要走的走，散的散，若這最后的一次，聚餐都還喫得不痛快，那未免太那個了。」

「老章，我看你儘可以不必走；將來的差，大概是撒不到你面前來的。」

這時龍華突然插進來老老實實的說。

「吃！真這樣瞧不起老章。」章志成略帶頹廢的臉突然轉成憤怒，彷彿龍華的話，萬分地傷了他的自尊心。「將來你們若見我老章不走，儘管

把我的名字倒起喊。你以為不撤差，我就沒有生腳了麼？老韋雖然不是怎樣的革命家，但也有一股硬勁。哼，笑話！」

這一段意外正經的話，竟說得龍華臉紅紅的不好再問了。孫丘立則知道韋志成剛離開兩湖書院時的那種牢騷又要發作，便急將話岔開，笑着說：

「好了，老韋，我擁護你剛才的意見；大家痛痛快快喫一餐，不准說起這些掃興的事。書上常常說英雄失了意都離不開女人，我看你今天還是不要放過了這機會，免得再去尋勤務兵開心。」

「拿來當成勤務兵，逗着玩一玩是可以的；要去戀愛，老韋可沒再有那附開心腸。」

說着，韋志成帶着鄙夷的神氣狂笑了。

這時曹孝植沉默地坐在旁邊，不大聽三人的話。事實上，他今天知道蓉姊要來，而早就在感覺不安。自從到漢口后，他曾幾次想過江去訪問。

都爲他的怯懦心所阻，同時，當時參加工作——對事業的一縷的希望心和房東的一個奇怪女子的意外的糾纏，也勉強將他的對蓉姊的追求抑制住了。可是及到最近的一切過度的失望，使他的一縷不斷的愛念心却又猛烈地抬頭，而且他以爲這次的創痛，祇有一個蓉姊才足以爲醫治。但是可憎的性格！殘酷的環境啊！可惜一切已經晚了，已經遲了，剩下的，祇有今天最后的一面！……

曹孝植正蔡迴着無聊賴的心情，又象期待着什麼似的。坐着，忽然樓梯上起了一陣輕巧的皮鞋聲響，茶房引了兩個女子進來，正是蓉姊和徐若英。這時大家一齊回首過去，祇見蓉姊穿一件白色的印度綢旗袍，走進來向各人溫和地點頭，徐若英則照例穿着絳黃色的上衣和黑胡縐裙子，細眉細眼的緊跟在后面。繼續着一陣椅凳響動和各人的招呼聲，房內的沉鬱的空氣，這才象得着一股新風，立刻活潑起來；韋志成首先勇敢地走去與徐若英說着「今天怎麼捨得出來」一類的打趣話，使對面臉頰發紅，曹孝植

站起來迎着蓉姊，象有很多話要說，然而結果祇不自然的問了聲好，便又坐下來了。

在這中間，兩個茶房也正忙着擺席；四碟水菓先撤到茶几上，台布一換，幾大盤涼菜便佔住了圓桌的中央，讓烏骨筷，高腳杯之類守候在四周。不久，在孫丘立的一聲「請坐」之下，大家便圍過來拉了一張圓凳坐下。跟着茶房便在每人面前斟了第一巡酒。

這時祇見孫丘立的旁邊坐的是蓉姊和徐若英，兩人都規規矩矩的，口內噙着瓜子饅；徐若英下面正是韋志成，早先挾了兩塊涼拌肉到口裏，伸出長下巴來大嚼；韋志成隔壁坐着曹孝植，他却很少動筷子，祇時舉起熱灼的眼睛，望住正對面的蓉姊；曹孝植旁邊坐着龍華，這也一面噙着瓜子，一面眼睛在各人的臉上打轉。

望着第一盤熱菜很快的上席了，樣子是蝦仁炒鷄丁。韋志成摸住筷子想即刻動手。但這時孫丘立忙端起酒杯來止住：

「喂，老韋，莫老發揮你的『五皮』主義，大家一同乾一杯后再說。」說着將杯子向衆人面前一繞，大家也就各自端起酒杯，呷了一口，放還原處，然后才一起發動筷子，吃了起來。

第二盤是紅燒海參。祇有韋志成很饜饜，不斷地轉動着扁長的下巴，嚼得嘴角流油，一面還常常回頭過去勸蜜斯徐不客氣，說與丘八們一道喫飯，小姐客氣是來不得的。徐若英的確也該勸，她輕輕地挾了一筷子后，不是要把嘴唇舐兩舐，就要取出小手巾揩兩下。至于孫丘立則象真人似的，時時批評口味的好壞，說天津館敵不過廣東菜，一面又與龍華等追懷着從前由黃埔進廣州時，一定要到半齋川菜館去大吃「豆花」，說那時把「豆花」吃完了還要湧進廚房去把「膏水」都喝盡，以顯示黃埔生的「五皮」之一的大肚皮。

這樣，菜一碗一碗的上，酒也一巡一回的喝下去。……望着大家的臉都有些熱刺刺的，而雜亂的談笑也愈漸生風起來。有時他們常擊徐若英來

作中心：孫丘立說今天祇有蜜斯徐是客，蓉姊則勸她與同住的蜜斯周帶菜轉去，於是韋志成乘興說她與蜜斯周是同姓戀，而話一轉，則又說自己與徐是小同鄉，要特別奉敬她一杯酒。……但除了這些戲謔的談笑而外，有時也談到正經事：龍華一面挾菜，一面興奮地說自己前兩天在街上見着有人發傳單，待檢來一看，原是某主任臨行的宣言。韋志成說起許多人已經東下，孫丘立則很感慨地說想早些回廣州去喝「雙蒸酒」。

可是，這時蓉姊忽然注意到了曹孝植對於這一切的談話似乎都不發生興趣。而大家也象無意中忘去了他。她見孝植往往剛一動筷子，便又即刻放下，祇是一對焦灼的眼睛，在跟着青筋的顴角下面，憂鬱地轉動，而這眼睛偶一與自己的碰着時，便又突然地閃亮，似乎有很多委屈的話要說。蓉姊覺得這閃亮的眼光有些害怕，但對那焦灼徬徨的神氣，也暗覺得有些可憐。

「蜜斯特曹明天就要上船了，應當多吃一點菜。」爲着誘起曹孝植也

多參加談話，在茶房送上一盤波羅蜜羹時，蓉姊便隨便想出一句話來說。

「對了，我們得一齊來敬孝植一杯酒，祝他沿途平安。」這時孫丘立也忽然想起孝植好久沒談話了，便一面附和着蓉姊，一面邀着大家舉起了酒杯。

但這時曹孝植突然站起來了。他象異常受了感動似的顫着聲音道：

「感謝大家的好意！但說敬我，我實在不敢。第一大家都在努力，都在奮鬥，現在鏖戰也快要走了，可是走也得有個目標。至于我，則慚愧得很！來既白來了一場，而走也是無所謂的白走，一切都很漂渺，一切都像幻影一樣，所以倒是我應得先來敬大家一杯，祝大家今后的努力成功。」

「那算得什麼，孝植；」丘立即刻說，「這一次不過來得時機不好罷了，將來需得你們有學問的人的時候正多呢。事實上今天除了老章和蜜斯徐而外，我們都全賴着你的力量的；從前在南京的時候，若沒有你的幫助和指導，我們決不會有今天的。」

「好了，大家別客氣；我們就同時乾兩杯罷，」韋志成端起酒杯性急地說。「一杯作爲與曹同志餞行，一杯就算我們大家喝個痛快。」

衆人贊成了。于是一同站了起來。曹孝植在大家陪同之下，很感動的滿地喝了兩杯。

「其實孝植這次並不算白來。」坐下之後，孫丘立眼望大家，像要說出個什麼來。「他剛到了漢口，便意外得着了一個女子熱烈的戀愛，祇可惜這女子太配不上了。」

「那好極了！咱老韋偏遇不着這樣的好事。」韋志成象等着一樣，即刻鼓噪起來。「我想曹同志與我們丘八不同，一定有許多戀愛故事的，現在就請講一個出來，免得我們這場酒喝得不夠興。」

分
「可是戀愛孝植的這女子並不是那些穿軍裝的女同志，倒是一個十足的閨閣小姐。」丘立又說。

「那更有趣！我倒不想聽那些今天鬧追求，明天鬧倒戈的女同志們幹

的標調，倒想聽一點有特殊風味的。」

「要有特殊風味的就請你講你和勤務兵的戀愛好了。」

「好，我講！」韋志成掉上一拍，順手將坐凳往後一移，與緞益被扶動，「那我們率性每人都講一個。但是話既從曹同志身上起，應得從曹同志處順次講下去，不講的是狗！」

曹孝植臉紅紅的，不作聲；但終於望了望蓉姊，說；這原是一件片面的事，所以說起來也沒多大趣味；丘立既然曉得，那就請代講好了。

「好的，我替他講。」爲着不致使曹孝植受窘，丘立即刻承認了。韋志成雖然一次反對，但爲着要急於聽故事，也就無異議。掉上先靜了一刻。徐若英還未聽就早紅了臉。於是孫丘立這才有聲有色的先說那房東女兒是怎樣的穿的大長褲，怎樣的梳着油鬆辮子，怎樣的偷眼看曹孝植，怎樣的想找孝植的文憑看……及至說到女子怎樣的走進了房，又怎的拿出那一串圈圈的紙條及金戒指來求婚時，大家早已經是由嗤嗤之聲轉成了前響

后仰：章志成笑得敞開扁嘴巴，幾乎噴了一掉，徐若英笑得抬不起頭，急取手巾出來拭眼淚，蓉姊則一面笑，一面用手巾蒙住嘴，又暗暗瞧住曹孝植，孫丘立這時也跟着笑得講不出話，龍華的笑聲，也特別比往常高。

「好了好了，」笑了一刻，章志成才喧鬧的站起來舉起兩手往下直按，「這回該龍華講了。」

於是這才勉強止住笑，一齊望到龍華身上。原來龍華是喝一點酒便要上臉的，現在又加上喜噪，所以雙頰簡直象關爹一樣。

「我有是有一個，但也不是女同志的。」他說。

「快講！誰要聽狗屁女同志的。」老章即刻在一旁催促。

「那還是我在南京書店里當小伙計時候的事。」龍華遲疑了一刻說，「那時常常有一個女學生到店裏來買書，人生得真漂亮。後來我把她的學校和姓名也探出來了，想了幾天，我終於在夜里偷偷的與她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但是這封信現在還擱在箱子內面，一直沒有發出去……」

「還有呢？」老韋性急地問。

「信都沒發，還有什麼。」

「哈哈哈哈哈……真沒出息！」

衆人正聚精會神的，聽得起勁，殊不知得道末道一個下文。然而大家却反爲這個下文大笑了。笑聲一完，老韋又提頭嚷道：

「好，也算他怕死（*scared*）過去。這回是孫丘立了。」

但是孫丘立却推沒有戀愛故事願意喝三杯罰酒，而且說着就要端起杯子來預備喝。這可使得龍華，老韋兩人忙起來反對，說不能夠誰先破例。這樣，於是兩邊開始一推一勸，鬧得份外嘈雜起來，連茶房送上來的清純鷄都沒人理。後來，在正不可解交時，韋志成突然站起來大聲嚷道：

「好了，你說你沒有故事，我來爲你指定一個；就講你和蓉姊戀愛的故事罷，我看你們兩姊妹的感情倒蠻好，講出來一定很特別。……」

「瞎說八道！」

不料章志成有這一來，孫丘立忍不住還末罵一句，蓉姊也羞得即刻掉開了臉。至於早就有些討厭章志成的喧鬧的曹孝植，這時突然感覺一股異樣的不快侵上身來，心窩突突地跳得直往外迸。但章志成早又在旁邊放聲大叫了：

「怎麼，未必你還有那種封建思想不成？我曉得你們並不是親姊妹，在優生學上一點妨礙都沒有的。我還曉得：像你們這樣的姊妹，日本人還可公開結婚的。……」

望着章志成帶着酒意，愈講愈不成話了，蓉姊終於乘間離席，走出了外面的涼台。這時太陽已經偏西，窗上的帆布篷遠遠遮出了台外。雖然熱，但一股暖風拂去了剛才的酒餚氣味，頭腦倒反覺得一陣輕。憑着欄杆俯望下去，街上人很稀少，祇有洋車夫在烈日下兜圈子，和間有一些灰布軍人，忙碌地往來。

這末呆呆的站了一會，蓉姊忽然覺得背后似有聲息，回頭過來，原來

正是曹孝植站在那里，臉上有些發青，樣子依然很苦悶。

「密斯脫曹，你的船票，行李等都弄好了麼？」蓉姊帶着笑，溫和地問。

「是的。」說着，曹植乘勢走了出去，但忽然感到身體有些發抖，便也即刻將上半身靠上欄杆去。

「我看你象有些不好過，是不是酒喝多了？」

「沒有什麼。祇是剛才一陣鬧，弄得頭有些發昏。」

兩人暫時對站着無話。祇聽見房內還喧鬧着章志成的聲音，似乎在說着密斯徐什麼的。可是曹植顯然沒有聽，腳躑着弄手指。未了，忽然抬起感傷的眼睛望着蓉姊道：

「蓉姊，萬不料我們能夠在這樣的地方會着，又萬不料僅僅這末見了兩面又要分散；這一別后，不知又能在什麼地方見面了！」

「真的，以為大家在這邊可以常常的見面了，誰知現在又都忙着要走

了。……可是密斯特曹，這些時，你怎麼不過江來玩玩呢？」

「我何常不想來，……」說着曹孝植便感覺心里一陣酸，真的象千頭萬緒，暫時不能繼續下去。但蓉姊的親愛的態度，顯然給了他勇氣，剛才感傷的眼睛，突然發出神經質的視線，顫顫一陣顫動，身子緊緊地貼住了欄杆，便冒險地說：

「但是，蓉姊，假如我常常來了的話，你會對我怎樣？」

這異樣的態度，果然使蓉姊一怔，黑大的眼睛，驚異地睜得份外大，這時曹孝植即刻又補充道：

「不懂我的意思麼？——我是說：假如我常常來的話，蓉姊會不會拒絕我？」

「你怎樣會忽然說起這話來呢？——我們這樣熟的人。」蓉姊略爲鎮靜一下，說。

「那末，告訴我：假如從前我不離開南京，而又常常到了你那里的

話，你會怎樣？」

「孝植，你不是真的吃醉了酒麼？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問起這些。」

「不，」曹孝植搶前一步，眼睛屈強地釘住蓉姊，「我很清醒，我一定要知道這個。」

「但是那種已經過去了的事，你知道它有什麼用呢？」

「我要知道的；我要知道：假如我不走，而且比施璜還更常來你那里，你會不會拒絕我。」

早就猜疑着的蓉姊，這才完全明瞭了曹孝植的意思，也完全明瞭了他從前爲什麼那末突然離開了南京。她想即刻退回房內，但她不忍；她想留在這里，但又有些怕。這種複雜而矛盾的心理夾攻着她，衝動着她，逼得她眼睛一陣紅，幾乎流出了眼淚。末了，她忍住發酸的心，很溫和地轉頭過去，真象個姊姊似的說道：

「孝植，我覺得你不該在這些上面胡思亂想，你得再好好去讀書，預

備將來做點有用的事。你看丘立他們從前那樣地流浪，現在不都在幹着事了麼？可是你呢，你現在却反流浪起來了。……」

「不，我一定要告訴我。這是我這兩年來天天都放在心上的事；假如我不明白這個，我會永遠流浪下去，我會一事也作不成。……」

蓉姊輕輕地微笑一下。隨即舉起黑的濕潤的眼睛，向曹孝植臉上釘了一眼，象在怒斥一個執拗的無出息的弟弟，終於低聲說道：

「孩子氣！自己不明白的就離開了南京，現在反來纏住人問！……還不明白麼？我問你：我曾几時說過拒絕你的話？但是我也得對你說，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一切都已遲了，我已經是值得你那末胡思亂想的人。……你得好好的振起精神去讀書。你是聰明的，有作爲的，不要爲了這些值不得的事弄壞了一生。我也知道你很苦悶；但你如果信我的話，世上是不少好女子等着你的。……懂得麼？將來有好機會，我一定爲你介紹一個。你如果聽我話，能象丘立他們那樣爲社會幹點事，我就感謝你不盡，

定會領會你的心的……」

孝植埋住頭靜靜地聽着蓉姊的話，這時忽然一長串眼淚淌下胸來，使他即刻取出手帕，掉頭過去蒙住面暗泣一陣。這哭泣又辛酸，又慰藉；他明白過去的失敗了，這失敗是完全由于自己無勇氣，不徹底；但同時心里也來了一股新的生機，自己隱秘着的愛算是傳達了蓉姊的心，而蓉姊也依然還能愛護自己。就聽信蓉姊的話罷，從前是由于戀愛的失敗而來了事業上的落伍，今后得由事業上的成功，以求戀愛的勝利。

他揩乾了眼睛，想回頭過來謝蓉姊，但蓉姊已經不在跟前了。這時他注意到房內還是韋志成的喧鬧和大家的笑聲。待他也踏了進去，祇見韋志成一手端杯，一手攔住密斯徐，象一隻鷹進攻小雞似的，在強住勸酒，一面口水連天的說自己與勤務兵戀愛的故事都講了，密斯徐竟不肯把自己的同性戀愛的經過公開，所以非喝三杯罰酒不可。可是密斯徐便連這罰酒也祇肯喝一杯，推着再不能多吃；孫，龍兩人站在一旁助笑，連兩個茶房也

暫時在門口笑嘻嘻的，看着韋志成乘着酒興在尋女人作樂。

掉上真已經杯盤狼藉。但粉蒸肉，紅燒魚，三鮮湯之類都受委屈似的，原樣未動，原來還是兩個茶房走來問大家喫粥飯時，蓉姊才去勸密斯徐硬喝了兩杯才完事的。

好容易，一餐飯后，已經快是三四點鐘。韋龍兩人都各自散去，徐若英也說要即刻回武昌，所以一到了馬路上，便祇賸下孫丘立，曹孝植和蓉姊三人了。這時孫丘立似乎興還未盡，說不若再到新市場去走一趟，蓉姊則暗憶着曹孝植的孤寂和苦悶，也想再陪；到江邊街路樹下之類的地方去納納涼。可是曹孝植則兩處都無心去，他略為遲疑一下，終於毅然地掉頭過去，在街上留着一個瘦長影子，先回家去了。

「現在真的向什麼地方走呢？」在蓉姊還癡癡地望着曹孝植的背影時，丘立在一傍問。

「隨你罷，丘立，現是你到那里，我就到那里。」蓉姊回頭過來，很

溫和的，但也很寂寞的回答。

「那末，今天我們索性過一天資本家的生活罷；剛才你說要到江邊納涼，那我們不若叫一部汽車去兜幾個圈子的風；待太陽陰下，再到新市場去看看戲，回去。」

蓉姊點頭說好。於是兩人便到附近汽車行去叫了一輛無蓬車，坐到江漢關前，再叫車夫開足馬力，向前直駛，這時祇聽得耳傍一陣風起，左邊巍峨的洋房一排排往后飛退，右邊成列的街樹，一線線迎面穿來，使蓉姊眼睛一陣花，心里一陣緊，一手直抓住丘立的臂膀，一手又急按住被風吹亂了頭髮。這樣奔馳了幾分鐘，汽車的速度才又慢慢的減小下來，但冷不防就在這時，蓉姊忽然覺得心裏一慌，全身向丘立傾撲過去，待勉強坐直起來，車已經拐灣駛進一條街來了。街上行人很少，但路沒有江邊寬，車子緩行下來，蓉姊這才鬆了一口氣。

不一刻，車已經繞了一週，回到江漢關前；可是這次蓉姊在狂奔的車

箱中，再已感受不到驚異了。她祇軟綿綿地躺在褥墊上面，讓溫和的江風打着她的四肢，吻着她的肌膚，使心里感着一陣暢快，急想緊緊抱住一件東西。

「丘立，今天到了新市場恐怕不能再過江了」待汽車又緩行下來時，她捏住丘立的手問。

「當然用不着過去了，橫豎明天孝植走，索性送了行再回去罷。」

「那末今晚在什麼地方睡？」

「到旅館去開一間房好了。」

「可是我一個人有些怕。」

「我陪阿姊就是。」

「不怕有人說話麼？」

「愛鬧的祇有章志成。但據他今天在席上說的話來，似乎已經感覺到
了。」

「祇有孝植似乎還什麼都不曉得，……這人真可憐。」

蓉姊說到這里，不覺輕微地嘆了一口氣，但忽然車頭一陣爆炸，車輪又開始飛滾，兩人的話也就在此中斷，祇是兩人的手握得緊緊的。

這樣，汽車不斷地兜着迴旋，兩人身上也逐漸感覺到涼意，而在天色快打身的時候，他們便叫汽車車直駛到新市場門口停了。

場口一股熱氣迎着他們。穿過收票處時，兩個隊里派來的守衛，已經恢復了故態，先是要理不理的，末了才勉強與丘立行個立正禮。旁邊一個佩着繫上了紅綠帶子的木壳槍和子彈袋的小兵，見着丘立便想逃跑，但丘立已經認出是隊里的小姑娘樣的勤務兵秀實了。

「跑什麼！」孫丘立先一聲喝住，隨即溫和地說道：「玩就玩，何必把木壳槍也帶了來？萬一被傷兵搶去，看你怎辦！」

秀實臉紅紅的俯首不語，後來，蓉姊見着這孩子可愛，才叫跟在後面，一同進各書場，戲園來遊覽。

場內遊人並不少，但多係流氓，傷兵之類，而一見着女子時，則加勁地亂撞亂闖。蓉姊顧着背後秀實身上有鎗，勉強止住發跳的心，聽了大鼓，看了京戲，終於跟着丘立走進一個特別人多的戲場來了。待她看兩傍柱頭上的粉牌時，才知道演的是什麼花鼓戲；台上大約是兩個貧窮夫妻，女的因楊花水性，終於被另一富豪當場誘去幽會，而在將要幽會時，却盡量表演得有聲有色，使全場人拍掌大笑，若醉若狂，蓉姊也看得耳燒面熱，全身發軟，終於挽着丘立退出來了。

約莫全場騷了一週，兩人都已不想再遊了。不特場場都是俗不可耐的把戲，而且到處都現出紊亂，慌張，和不安的氣象。丘立望着蓉姊身上已經走出了汗，背心上隱隱濕了一小塊，便提議先到餐廳上去喝點冰結淋或汽水之類然後回去。可是待他們靠着一張桌子坐下，侍者剛送上杯子時，祇聽得外面一陣喧鬧聲起，繼續便是砰砰的鎗聲四面響來，頓時駭得蓉姊臉青面黑，跌跌地望住丘立，但幸好鎗聲一下便又停了。這時丘立出去一

看，原來又是傷兵鬧事，自己隊里的兵在開槍彈壓。

「快走罷，丘立，這裏真是駭人！」

丘立回座時，蓉姊勉強忍住調匙，臉上還在發青。祇有秀實這傢伙象若無其事似的，正在埋頭苦幹。

不一刻，三人果然走出了后城馬路。馬路上行人稀少，兩傍店舖，早已關得緊緊的了。於是孫丘立叫了三部洋車，拖到大同旅館前，叫秀實先回隊去，自己便陪着蓉姊走進了二樓樓上的一個房間。

房內更悶熱。茶房先打開窗子，又扭開電扇，走去之後，蓉姊便將衣襟扣子一鬆，敞開胸脯，讓電扇霍霍地吹了一陣，然後回頭過來，輕輕拉住丘立的手，說：

「你看，那翁聲真駭人，胸窩子現在還在跳。」

丘立果然順勢將手探上胸去，祇見蓉姊的豐滿的左奶下面，果然份外跳動得厲害，但自己的手，也象受異樣的刺激，不覺跟着打抖。

「蓉姊，今晚上你一個人在這里好不好？」

丘立取回手坐到床上去，忽然感覺一陣心煩，象有什麼豫感似的，便老實的向蓉姊說。

「爲什麼呢，——你怕人說話？」不料丘立會忽然有這樣的話，蓉姊偏着頭問，黑眼睛也顯出驚疑。

「倒不是怕人說，祇是心里煩燥得很，恐怕今晚上隊里要發生什麼事。」

「橫豎自己是要走的人，還管它什麼呢？」

「唯其是這樣，所以份外覺得不安。」

「還有事沒辦妥麼？」

「什麼都辦妥了。但心里不知爲什麼突然不安起來。」

「那末，一定要回去？」

「我想回去一趟，明天一早便來。好麼？」

蓉姊莫明所以的，低頭不語。約莫沉思了一刻，才抬頭說道：

「那也可以的；就明天早點來罷。」

於是孫丘立將解下的皮帶重新掛上，又伸手擎着帽子，慢慢向門外踱去。……可是剛一到門前，他忽然聽得蓉姊從後走來，將一股什麼水傾到在他的頭上，那水隨即流到眉尖，頓時一陣香氣刺進鼻內，待他急回頭過來，祇見蓉姊兩眼含淚，手上擎住一個小香水瓶，癡癡地望住他。

「怎樣哪，蓉姊？」丘立即回轉房來問。

「沒有什麼。祇是我的心也感着有些慌，好象你這一去就不會回來了
一樣。」

「那我就去了，好麼。我們永遠在一起。」望着蓉姊的眼淚往下直
淌，丘立便牽過雙手來緊緊捏住。

「你萬一有事，還是回去一下罷。」待兩人同時坐到床沿上後，蓉姊
便把頭偎了過去。

「沒有，真的什麼事都沒有，我們就在二道。」

「輕一點，丘立，你的皮帶硬得很。……」

於是丘立又將帶子和上衣鬆下來放在床頭上。這時祇見蓉姊揩乾淚水，微笑着說：

「真的，丘立，現在我祇有你。以後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你做什麼，我也做什麼。我們沒有家鄉，沒有人管，我們永遠一道走下去罷。」

約莫過了一刻，蓉姊便說身上發熱，於是她站起來將旗袍脫掉。祇有一件綢背心和短褲纏住身子，跟着兩隻絲襪子也脫掉了……

「丘立，今天章志成說的話是真的麼？……日本真有那樣的事。」

蓉姊在丘立的耳朵上輕輕地問。丘立即刻回答她一個微笑……

次日起床時，辰光已經不早，兩人都覺得身體有些疲倦。丘立坐在床上等蓉姊梳洗，預備出外過早，但就在這時，門上忽然起了一陣急迫的打門聲，跟着，一個人慌張地開門進來，腋下似乎還挾了一包什麼，兩人在

驚異中勉強認得是章志成。

「你兩個還在這裏做夢！事情已經弄糟了，曉得麼？……」
章志成走進來滿臉緊張，一隻手掌壓住嘴巴，彎着腰幹說。

「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情？……」

丘立瞪起眼睛，若信若疑地問。同時蓉姊也急湊過來，驚望住章志成。

「龜子才誑你！我衣服都替你拏來了，你們趕快預備罷。」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丘立接過衣衫，依舊呆然不知所措。於是章志成這才機敏地向房門口打望一眼，即刻回首過來低着喉嚨說道：

「幸好昨夜你沒有回來；不然糟了！今早天還沒有亮，突然有四五個人帶着手鎗走來，說要見隊長。到隊副出去說隊長沒有回來時，幾個人便拏出公文，就是從衛戍司令部來的，據說有人密報了這邊隊長有圖謀不軌

嫌疑，所以要搜查一下。這樣，幾個傢伙便一齊湧進你的房間來了。現在有幾個已經回去，有幾個還守在那裏。……」

「可是我並沒有反動的嫌疑呀！」聽到這裏，孫丘立不特驚異，而且有些忿恨。

「噫，這事情奇特得很！」韋志成繼續說道，「這裏幸虧得隊副這人還有點交情：在走了幾個人之後，他便去探聽出這是外邊有人在你搗鬼，說要你躲避一下。當時我問他這是什麼人，他說就是前些時你抓來打過一頓的王金華……」

「王金華？……」孫丘立的驚異愈大，說時幾乎跳了起來。

「是的，就是這個入了什麼『幫』的王金華，趁這混亂的時候，竟到那邊的特務隊去報告說你圖謀倒亂。」

「那我可以不怕他。這顯然是在報私仇，而且我房裏並不會有什麼證據。」

「可是精就精在這點。幾個人搜查了一陣，竟在龍華借放的箱子中拿了一包東西走了，你知道這是什麼麼？」

孫丘立臉色又變了，祇突出眼珠恨恨地望住地板。想着自己到漢口後唯一快事就是懲罰了王金華，然而現在畢竟又要歸王金華這般人勝利了。「龍華的箱子內面放了些什麼呢？」望着丘立喪氣無語，蓉姊也就心着問。

「拿來時我並沒有檢查過。」

「所以我看你還是即刻換裝，搭曹孝植的那隻船走，橫豎遲早都要走的。」韋志成這末催促着，隨又望了蓉姊一眼說：「頂好蓉姊也一道走；想來王金華倒不過勾搭了幾個下面的人在搗鬼，不至到船上來查人，可是莫怪我又開你們的玩笑，你們若能裝成兩夫婦，則沿途也方便得多。」

「吊二郎當！……但是一點準備都沒有，而且兩個人的船錢也不夠，怎麼能走呢？」

「你還捨不得你那點爛被窩麼？」章志成又性急地催道，「船要十二點才開；祇要能把蓉姊的行李搬上船就夠了。至于船纜不夠也好設法！叫曹等下一隻船再走罷，你們用他的票去，以後的事自有我擔當，誰也不敢動我老章的一根毫毛的。現在問題是在趕快，你們快去設法搬蓉姊的行李，我去叫老曹把票送到船上來。不過老孫要當心，謹防路上有人認得你。……」

說着，章志成便催孫丘立換下軍衣來包好，即刻慌張地向門外走去，可是剛一到門口，便又象忘了一件大事似的，回頭過來說道：

「孫丘立，你說秀實那孩子可愛不可愛？……今早上是他睡在你的房內，可是他死人不肯說出你的地方，後來才偷偷地告訴我，說你在大同。不然，我怎能找得着你們！……」

章志成終於又走出去後，丘立與蓉姊互相注視了一眼，祇見蓉姊跟着輕輕地嘆息道：

「事情真來得奇怪！幸好昨夜你沒有回去。」

「是的，昨夜突然那末一陣心煩，果然竟發生了這件怪事。……不過，我的離開漢口也總算是別緻；上一次是搭『黃魚』走的，走後兩年便來了這一次的大北伐；這一次又是這樣奇特地走了，不知後來又將起怎樣的一個變化。……」

說着丘立便穿上了韋志成留下的長衫，兩個人又隱隱地走出了旅館。這時，江漢關突然响出一陣鏗鏘的鐘聲，像是在表示歡迎。

一九三五，十，十七。

一九三五，十，十 付排

一九三五，十二，一 初版

1——3000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實售大洋九角

